

止痛普拿疼·醫界享盛名



頭痛的時候，醫生指示我服用  
止痛有效的——普拿疼<sup>錠</sup>

我經常患有頭痛症狀，醫生指示我服用不含阿斯匹靈 (Aspirin) 的普拿疼 Panadol，有效地為我緩解頭痛的症狀。當您頭痛的時候，建議您服用止痛有效的普拿疼 Panadol

※全省各大西藥房均售※

普拿疼<sup>錠</sup>  
Panadol Tablets



施德齡股份有限公司製造  
美國溫莎大藥廠台灣分公司 總經理

省衛藥廣字第7501047號

人間 9 《怒吼吧！花岡》特輯 歷史斷層裏的哭聲 / 花岡恨 《悲劇的背後》線索追蹤 不孝兒英伸 / 冰凍的春天 民國七十五年七月(第一卷)第九期

# 人間

9

75年7月2日

《怒吼吧！花岡》專輯  
花岡恨  
歷史斷層裏的哭聲  
人性大寒下的虐殺史  
血腥的建設



## 《悲劇的背後》線索追蹤

- 線索 1：曹族少年  
不孝兒英伸
- 線索 2：十字街頭  
隱藏的陷阱
- 線索 3：沉哀以後  
冰凍的春天

(本期特大號出刊)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總編輯 / 高信疆 (高上秦)

## 第9期

# 人

# 間

召集人 / 陳映真  
編輯顧問 / 王禎和 黃春明 郭 楓 尉天驄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馬以工  
韓 韓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靜吉 吳嘉寶 梁正居 李乾朗  
法律顧問 / 董良駿律師

WHO'S COMING SECOND?  
誰是第二?

**BRAVO IVAN !!**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圖片編輯 / 郭力昕  
採訪攝影 / 李文吉 官鴻志 蔡明德 陳 列  
鍾俊陞 潘庭松  
業 務 / 史庭輝  
行銷主任 / 曾伯堯  
會 計 / 吳文娜  
助 編 / 曾淑美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惠 鄭子敏

# 讀者信箱

## ●讓買主生過幾年「人」的日子

感謝你們為人間的報導，使一些被人們幾乎遺忘的人、事、地、物及總總，能重返人間。再一次感謝你們為人間所貢獻的一份心力，願上帝祝福你們。

台南縣 王德明

接到第7期「人間」雜誌，第一眼就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封面的那一雙手，那從水泥牆洞中伸出來的，佈滿刻紋的手，強烈而深沉的撞擊着我，牽引着我的無奈和好奇……急忙翻閱了「封面報導」的內文，一股莫名的悲傷，在剛剛下過一陣驟雨的午後，完全把我淹沒了。貴刊的報導，委婉細膩，在客觀的陳述中有真摯的深情。買主生的遭遇，豈不正說明了我們這個社會整體的問題？我們一邊誇耀着自己的經濟成就，一邊卸任由貧病的、無知的、傷殘的人在陰暗的角落裡掙扎、受苦、困頓。我們的社會福利，為什麼照顧不到這個角落？

台中 江豫生

〈編按：〉

第7期（5月號）我們刊出買主生的故事以後，來自社會各方面的熱烈反應與關懷，深深鼓舞著我們。6月上旬，在熱心人士的奔走下，這位被拘禁了21年的老人家，終於跨出了他那8尺見方的囚室。為此，我們要向所有關心的人、奔走的人，致上最深的敬意和謝忱。有關買主生的近況，請參閱本期「從棺材裡爬出來的人」一文。

## ●血癌兒童感謝社會各界

感謝「人間」雜誌深入感人的報

導。這一群不幸患血癌的小朋友，應該感謝的不是楊醫師，而應該是社會上許多默默付出關懷的人們。

善心人士伸出的愛心援手，不僅讓患血癌的小病人得到醫療上的補助，更給予這些小朋友莫大的鼓舞，讓他們能夠堅強的面對血癌，且以無比的毅力戰勝血癌。

「人間」無形中發起了抗癌大軍，融集大家的力量，向血癌甚至其他癌症挑戰，進而戰勝血癌。

我由衷的感謝「人間」，更向愛心人士致最大的敬意和謝意。

花蓮門諾醫院 楊義明

## ●我的寂寞感轉為一股喜悅

為了拍攝小市民的生活與面孔，去年7月我志願調職三重教書。每天往返板橋、三重之間，看到的、體驗的總是超越於軟片的「一小格造形」。雖然我計劃用五年來整理、報導或出書……，但一個人工作太艱苦、太寂寞，甚或有心力不足之感。

從「人間」出版那天起，我那「寂寞感」才稍微寬慰，也立刻轉化為一股喜悅。

很希望為貴刊提供棉薄的助力。參與人間的「大事」是一份神聖的使命，如果我有足夠能力，一定要拋開一切，全力以赴。

板橋 林義祥

〈編按：〉

感謝林義祥先生的道義支援，更感動於林先生個人的默默努力。我們歡迎一切的有心人，提供訊息、資料或作品，來共同耕耘這塊園地，畢竟「人間」是屬於人間每一個人的！

## ●我相信，政府會重視智障兒童的問題

景仁教養院的種種，經貴刊披露，我相信社會處有關單位將認知「給錢並不能解決問題」。我真的無法想像，每名兒童每月補助3500元的生活費用，未含各界捐贈在內，竟連苦難的兒童所僅有的享受「吃的問題」，都無法獲得妥善供養。

會的，終有一日。我相信政府裏頭仍有很多肯做事、肯負責的官員，會重視智障兒童的教養問題，讓我們來期盼！

貴刊筆觸下的「聖安娜之家」、「救星教養院」卻是令人感到溫馨，確認到世界上真的有愛。縱使我不是天主教徒，仍強烈感受到有股衝動，想去台東做一名長期義工，付出我從未展露、給予的愛心。但事與願違，退伍下來，父母仍希望我考上大學，走物質生活。對我這種低俗的人來說，或許賺錢，賺更多的錢，才是我真正生命的意義。但今日起，我願意節省開支，每月寄錢給需要捐款的地方；雖屬微薄，但我的計劃是：擴大層面，影響我周遭的朋友，共同付出，做為人類應有的愛心。

我周遭的人都是有入性、有愛心的一群。我相信，世人皆有，只是不知從何處著手，從何表白對這世界的關愛。近幾年，很多家庭遭遇不幸，社會上群起聲援，救濟的錢數甚多。但這只是熱士人士的一部份吧，還有大半的人們在背後，待有心的人去引出。

我選定「救星教養院」，一則因貴刊報導中所說，捐款時斷時續，二來救星顯示出竭力抽取新知，從事特殊教育，是懂得關愛的地方。在此，誠摯地祝福「救星」的工作人員，一本愛心，使「救星」繼續茁長，收容更多苦難的孩子，自闢成人間的「天堂之國」。

誠懇期盼貴刊能撥冗告知鄙人，「救星教養院」的詳細地址，雷院

長全名，或者捐款管道的劃撥帳號。想必貴刊蒐集回來的必有這些資料，請來信告知。並期待貴刊日後更精緻、更入微的報導。

台中 姚富彬

〈編按：救星教養院院址為台東大武鄉尚武村 231 號，電話 (089)～791465，雷玉清院長收，請直接以匯票或現金袋郵寄

我是高雄醫學院幼幼慈惠社負責人，前幾天看了人間雜誌第八期，有關於肢障、智障兒童的報導，深覺自己資訊的貧乏，欣聞貴刊以半年的時間，搜集有關於這方面的寶貴資料，是否請影印一份給我們，讓我們能在課餘之暇，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去幫忙值得和需要幫助的受苦者。

醫學系 陳仁達

〈編按：在高雄市就近的公私立啓智中心有：

高雄市立啓智學校

(07) 7211705 黃正弘先生

樂仁啓智中心

(07) 7225840 陳青青

紅十字育幼中心

(07) 5512101 洪瓊華

若望啓智中心

(07) 3342593 夏樂博

台灣其他地區的啓智機構一覽表，我們將另函給您寄去，隨信我們會附上有關特殊教育的資料 美國 Kirk 博士所著「特殊兒童教育」：美其他有關智障、肢障兒童教育的專書和書刊，請另與師大特殊教育教育中心洽詢。電話(02) 3962270 吳武典主任。〉

## ●我希望「人間雜誌」能够更開朗

每次看完「人間」後的感覺，總

有一股無可言喻的壓力擁塞在心頭。社會上種種的問題之後，有著強烈的無奈，一種以己輩之力無法改善的無奈。每每閱讀「人間」，總被筆者鬱鬱的陳述筆調抑制了再閱讀下去的念頭。

我希望人間的執筆者在不失公正、深入、揭發問題的前提下，以較為開朗化的筆法撰稿。當然這涉及雜誌編輯風格與宗旨的問題，但我相信，若想使大家參與改善社會品質的工作，總要使大眾接受社會問題的存在，不是嗎？有「人間」的出刊，對社會無異的是一大幫助，希望貴社能再接再勵，用開朗的筆，更親切、更寬潤的引導讀者，使社會大眾自然而然的正視「社會問題」的存在，而不再視若無睹，任由問題擴展蔓延。謝謝。

世界新專 鹿俊為

深深被您們感動著，您們是群真正的工作者，耕耘著良知的田地。寶島終不荒蕪，因您們以「人間」見證了這裡確有愛的種子，它還會繼續吐芽結穗，祇要子孫們不怠惰冷漠。

一直是您們忠實讀者，從創刊到第八期，您們以深具說服性的圖文教導我認識人間的艱辛敗敗，告訴我隣人的飽餓以及母親（台灣）的傷痕。

您們更不遺餘力地彰顯人性尊嚴，介紹何處有堅韌生命和勇敢的愛。反省自己對人、對鄉土的情感，是不是已被個人主義洗劫一空。自小我懂得的，就是「考」；讀書的目的，沒人會反對一些自私自利的理由，（譬如：謀個好職位，將來工作輕閒、收入高）功利為重的時代，有幾人敢無畏地鼓勵下一代：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

如果教育祇是沖淡人類的同情心，那麼請讓我們無知却有温情、不

解理論却懂得照耀。

一個渴望健康的社會，是容不下半個懦夫的。我們需要您們的堅持，如泉噴湧信、望、愛。謝謝您們為這裡奉獻的憂慮與關懷，您們永遠配得更多的喝采與掌聲的。

讀者 林小玉

最近看到某雜誌周刊，其中一篇報導環境污染的文章，內容是介紹美國杜邦公司製造「二氧化鈦」的化工廠，欲到台灣設廠而引發的問題。可是這篇報導比較偏重新聞性的觀點，而我們要的是更深入的報導：究竟「二氧化鈦」是什麼？杜邦公司真的能「有效」地防治污染？為了工業、為了經濟，就不要保護生態了嗎？工業界的保證可以相信嗎？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多的污染地區？

希望「人間」雜誌能為讀者做真正深入的報導。以「人間」一向負責、而又不失客觀的態度，為我們報導「杜邦事件」。

台南市 徐守義

## ●請容我簡述一個小故事

我是一位在學的學生，非常冒昧的寫這封信給你們，任何打擾之處，還請見諒。

寫信的意念，則源於「人間」雜誌。它，再次揚起我曾經澎湃的激情，也時常叫我不知「如何是好」的處理眼眶裏打轉的水……。請容我在此簡述一個小故事。

1984年6月

我，還是一個高三的學生，為了能夠獨自安靜溫書，在停課的那一個月，來到侯硯——父親工作的地點，當時，他是當地礦業公司設計課課長。我，則住在父親監工設計，最新的職員宿舍。

高中三年在浮華台北讀書的我，

停課之後，離家來到這靜僻小鎮，山居生活的恬適，居民樸實刻苦的情感，是我難忘的印象。

六月中旬，海山煤礦災變。

雖說父親一直任職於礦業公司，但是，從小到大，我不會對煤礦業有什麼清楚概念，住在侯硐的那段時日，是我首次接觸到下層工人的悲喜辛酸……。猶記得災變當天傍晚，我正準備到職員餐廳吃飯，只見父親匆忙交待說不同我一起用飯，要帶工人到海山救災；只見他們面色凝重，而無知的我還不曾感受到災變的意義。

隔天，經由報紙、公司的工人口中，我才曉得真實的慘劇。我，無力的癱在牀上，啜泣、疑惑。

「天呀！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從礦工居住的工寮回到職員漂亮、舒適的公寓，萬般複雜的思緒在腦海中重重翻攪……。左隣右舍這些生活安然無憂的大人和子女所坐享的一切物質，竟是建築在同樣擁有生命卻永遠面對一條「生死未知、黑暗、冗長的隧道」而生活的工人身上。

對我這個從小生活在中等家庭、沒什麼大風大浪的挫折的孩子而言，我，首次知道什麼叫做「貧困」，什麼叫做「苦難」，什麼是「不幸」……。

那一夜，伏倒在他面前，不知有何可以言語？心裏好痛、好急。如果，如果人爲的努力，能夠為同樣生存的人爭取到更多的權利、尊重、平等，我，願意獻上……

那一夜，社會學系成爲我聯考的第一志願。

1986年6月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二年級的學生  
有時，沉浸在社會學各家理論之際，感受一些些無力；也擔心似乎漸漸看不見「人」，只知結構、組

織、制度這種巨大的名詞的我。真的，有好一段時間，意識到自己「冷了」很多。但是，兩年前，那一個經歷，我並未遺忘。我，如果能說是所謂的知識份子，該如何冷靜又熱情？該如何在客觀多面向研究觀察、分析的社會學領域內，不冷卻曾經的激揚氣概？

人間雜誌的出刊，給了我信心與勇氣。

我看見一群默默耕耘的人，即使這塊土地已逐漸失其原本之味，我看見一群認真，誠實愛這塊土地的人，即使似乎愈來愈感孤單。

這裏亦是我生長二十年的地方，有著跟我流著同樣血脈的同胞手足，幸運的我，從小在一個比較開朗的家庭長大，若我感受過被愛、被尊重，我也期盼，更多在不同各地的人，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平等，得享應有的權利。

「人間」讓我看見一種關懷的方式，看見希望與愛。

我，只是一個平凡學生，沒有什麼專業上的知識能力，如果勉強要有什麼的話，大概是個心緒敏感易波動的孩子吧！在這漫漫暑假將至的時間內，能否提供一個學習、參與關懷的機會？如此冒失唐突之請，希望您不介意。

將一份對人間雜誌的感想，給你們分享，實是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波動。這封信零亂不成熟的記錄，但願你們不介意。謝謝你們，將它讀完。

東海學生 胡茱玲敬上

〈編按：〉

近數月來，曾有國內不少大專新聞科系的學生，來「人間」雜誌實習。看到這些年輕朋友的熱情和努力，更使我們相信，人間是可以更好的！只要肯吃苦，我們歡迎一切有抱負有熱誠的青年朋友！

## 「人間」洋溢著和平美好之歌

我曾想，在人間對乎自己所託身的空間，以及生命生存的過程，就像是一段漫漫的塞外旅程。在俯仰無垠蒼穹，人除了受宵小的迫害誣陷外，也難免會生出一種茫然之情，很容易地感受到一種無可奈何的孤獨哀傷。而在夢想建造昇沉起伏中，人生長在這塊古老的泥土上，可以說是落淚傷心的時候多，歡欣的時候少。豪氣干雲，氣吞萬里，有思想、學品的諤諤之士，都黯然神傷，躑躅於無人理會的幽暗角落。而「人間」這本雜誌，却又能讓人體會出，幸福與困苦差別，這差別不是高下相傾，而是音聲諧和；不是妬情生恨，而是隱喻有義。在波濤起伏，人心激盪的圖片及文字中，「人間」印證了生命的某一層面，「人間」指出人要記取什麼，「人間」提醒人要改進什麼。在充滿了無盡淒愴變調的人間裏，「人間」揚溢著和平美好之歌，並肯定了人。

台北 董良駿律師

♀

## 編輯室報告

多年來，日本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篡改戰時加害於人的歷史——赤裸裸的侵略變成了溫文爾雅的「進出」；血淋淋的屠殺淡化為撲朔迷離的「傳聞」在日本境內，滿手血污的戰犯竟被供奉入日本的國廟「靖國神社」；帝國的幫凶，照樣的進出東亞、雄飛日本……

歷史的弔詭，冷冷地嘲諷着受難的人和受難的民族。冷冷地，歲月掩埋了死亡的枯骨、吹散了酷烈的血腥，也玩弄了歷史的本身。歷史，真的就只是強權和巨騙的註腳嗎？

畢竟，正義還沒有絕滅。這一期，我們的特輯「怒吼吧！花岡」，就是一個鮮明的為歷史洗恨雪辱的見證。這是又一頁沉埋在黯黑歷史中的黑暗史實：二次大戰前後，日本「奴工狩獵」的冷血內幕。

這其中，包括了——不甘在強制酷役中凌虐至死的中國奴工，在日本本土所作的一次自殺式的抗暴始末（見12頁，抗暴事件策劃人耿諄的親筆回憶「花岡恨」）；40年後親臨死難者現場的一位中國青年，如何演出「報告劇」、參加「中國人殉難者慰靈祭」的經過（見24頁，「歷史斷層裡的哭聲」）；百餘年來，日本擄掠殖民地人民從事「強制勞動」的非人國策，令人髮指的罪行的揭發（34頁，「人性大寒下的虐殺史」）；以及對於附生在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政策下的「鹿島建設公司」的追索指控（40頁，「血腥的建設」）。

感謝石飛仁先生的大勇和大愛，如果不是他15年如一日的挖掘和批判，多少歷史的沉冤，還在繼續埋沒沉淪；感謝陳慧如小姐和王墨林先生，如果不是他們的熱心奔走和資料提供，我們的工作又不知要遲緩多久、艱困多少；感謝每一位堅強地站立起來，無懼於打擊迫害的正直的日本人，是在這些人一點一滴的努力下，真實、良心、歷史、和平、人間性……這些字眼，才展現了可能的豐沛與價值。

我們更在悲憫中感動於少數從死亡邊緣跋涉回來的中國人，他們不屈的表現，他們有力的證言，他們的烙印與控訴，都是中國民族極可珍貴的資產與動力，我們不該遺忘



《75年7月》人間

，更不應漠視！本刊以最沉痛的心情，公布這些資料，為的也只是：歷史不容被扭曲，受難的歷史尤其不容被掩藏；我們可以寬恕日本帝國主義罄竹難書的罪惡，但它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尊和歷史的真實之中！

本刊在7月號推出這個專輯，並同時邀請石飛仁先生和他的劇團，前來台灣演出同一名稱的報告劇，意義也正在此。何況，6月30日是「花岡抗暴」事件41周年祭；7月7日，更是中國全面對日抗戰49周年紀念日。

本期「人間」雜誌的另一個主題：「悲劇的背后」，則是針對一月下旬發生在台北的一樁慘案所作的深入調查和縱剖。它的目的，也在於尋找出一個社會案件的內在線索和人文根源；也在於我們對「真實」的追問和反省。我們不忍於這個悲痛的事件，我們更不願再見到類似的不幸再次上演，然而，怎樣才是最確切的把握和呈現呢？

好幾個月間，我們反覆研討、錐心自問：為什麼一個師專肄業的山地青年，一個能詩能歌、深受族人和同學喜愛的好兄弟、好朋友，一個剛剛才滿18歲的校園裡的運動明星，只來到台北幾天，只是初次的工作，就犯下了如此的滔天大罪呢？是什麼社會的、文化的、教育的、個人的背景下，誤導了、刺激了、迸發了這樣的鉅痛沉哀呢？

我們以悲憫的心、沉重的筆，摸索著血的線索，儘可能多面的接觸了它的核心：究竟是誰的負罪和天譴？（參看92頁「不孝兒英伸」、114頁「隱藏的陷阱」、120頁「冰凍的春天」三文）。

回到溫暖的主題上，在「人間燈火」裡，我們看到一位殘障學校的美術老師，他的可貴的愛情與藝術心路，他的計程車生涯裏的曲折與啟示，每一樣，都映現了動人的質地……（48頁，「計程車上的藝術家」）。在「人間追蹤報導」裡，我們欣慰於買主生的重回人間，也振奮於社會的救援行動；作為一個傳播媒體，眼見自己的報導有了立即的回饋，我們要向每一位關心的朋友，說一聲衷心的謝謝！（116頁「從棺材底爬出來的人」）「阮義忠速寫簿」，更爲人間的讀者捕捉了生命誕生的悸動和喜悅，人類的希望、種族的繁衍、文化的傳承都是從這裡開始的。（82頁）

這一期，是我們的特大號。爲了實質的需要，我們增加了20頁以上的篇幅，價格却仍照舊；這也正是本刊的精神：內容指導篇幅，而不是頁碼框死了內容。相信您會同意我們的說法。

♀

12 《怒吼吧！花岡》特輯之1  
撰文■耿諄 木刻■新居廣治 / 瀧平二郎 / 牧 大介  
**花岡恨**

6月30日是「花岡抗暴」41周年祭。  
這個沉埋了多年的歷史悲劇，由當年被判處死刑的策劃人耿諄，  
沾着血淚來回溯，不止是生者的控訴，是死者的血祭，  
更是一聲「還我歷史」的正義的怒吼！

24 《怒吼吧！花岡》特輯之2  
撰文■王墨林 照片提供■石飛仁  
**歷史斷層裡的哭聲**

漆黑的舞台上，這位舊日本兵一聲聲沉重地敘述着  
他在中國屠殺中國人的殘酷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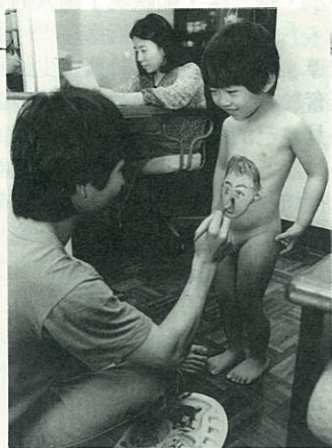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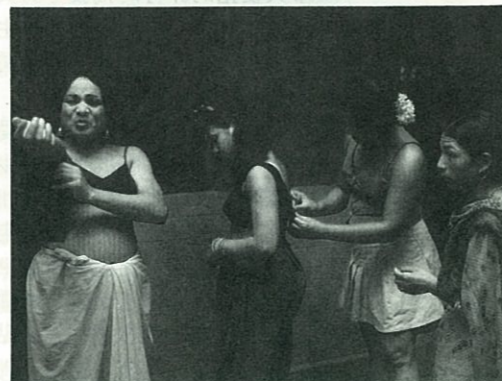


34 《怒吼吧！花岡》專輯之3  
撰文■石飛仁 譯寫■趙人傑  
**人性大寒下的虐殺史**

一百多萬中國的、朝鮮的奴工，被虐殺而死……

40 《怒吼吧！花岡》專輯之4  
撰文■石飛仁 譯寫■陳映真 攝影■鈴木邦弘  
**血腥的建設**  
附生於日本擴張主義而肥大的  
鹿島建設公司

戰後狡猾地脫逃了它那罄竹難書的罪惡，  
繼續以東亞人民的骨血，「進出」中國、雄飛日本的  
鹿島建設公司，早自1894年創社以來，  
就和日本帝國主義密切結合，迅速成長……



48 《人間燈火》攝影■李文吉 撰文■殷人珏  
**計程車上的藝術家**  
他是藝術學院的旁聽生，他是殘障學校的美術老師；  
他是計程車司機，他的故事裏充滿了曲折和啓示……

60 《歷史見證》  
攝影■郭俊綸 撰文■Jules Ars'ene 中譯■胡詩  
**半個世紀以前的見證**  
訪問一位上海老攝影人  
50年的憂患過去了，古老的照片却奇蹟般保存下來……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  
11弄17之1號  
電話 / (02)702-7609 · 705-6801  
700-6304 · 704-0061

68 《人間山河》改寫■梁春幼  
攝影 / 撰文■Lambert Vander Alsvort  
**台灣海峽的另一面：廈門近景**

82 《阮義忠速寫簿》 攝影 / 撰文■阮義忠  
**生的悸動**

92 《悲劇的背后》線索1：曹族少年  
攝影■王華 撰文■官鴻志  
**「不孝兒英伸」**  
慘案的凶嫌，竟然只是一個師專肄業的公費學生，  
到台北工作9天，只有18歲的曹族少年，…而且，  
他能詩能歌，是族人眼中的好兄弟，  
是校園裡熠熠發光的明星……這是為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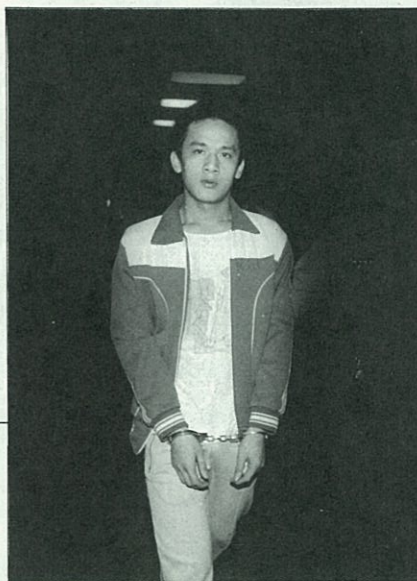
114 《悲劇的背后》線索2：十字街頭  
攝影■李文吉 撰文■黃小農  
**隱藏的陷阱**

120 《悲劇的背后》線索3：沉哀以後  
攝影 / 撰文■江上城  
**冰凍的春天**  
一步步踏尋着血的線索，我們心懷着鉅痛沉哀，  
走入這一個悲劇的中心……

126 《人間追蹤報導》 攝影 / 撰文■蔡明德  
**從棺材底爬出來的人**  
終於，21年的惡夢過去了，  
買主生告別了他那八尺見方的囚室，重回人間……

132 《人間世界報導攝影名作選讀》  
攝影 / 撰文■Mary Ellen Mark 中譯■宋碧雲  
**孟買妓女**  
爲了這一組孟買妓女的照片，她被人辱罵、  
潑水、丟垃圾、打耳光，  
甚至還有人當她是瘋子……

145 《人間座談》 攝影■曾伯堯 記錄■李瑞  
**把權利還給他們**  
本刊「智障兒童座談會」記實



《封面圖說》  
爲遣送被日本強行押至日本花岡的中國人回  
國而奔波的王勝及。(攝於1945年11月下旬)

# 花岡恨

## 中國奴工抗暴事件策動人耿諄的回憶

6月30日，中國奴工自殺式抗暴的「花岡事件」41周年祭。這個沉埋在歷史斷層中的殘烈史實，被有心的日本人和無心的中國人遙遙忘懷了。一直到今天，大多數人仍舊茫然不察：戰時日本侵華的血腥暴行中，還有這麼慘痛的一章。本文原名「40年前的回憶」，是花岡起義策劃人耿諄的親筆自述。撥開40年的塵沙迷霧，這位自地獄中受難而回的抗暴主角，以他浸濡血淚的筆墨，回溯了這一樁樁非人的災劫，一件件刻骨錐心的痛事……耿諄的回憶，不止是生者的控訴，也是死者的血祭；對於有心抹煞這段歷史的侵略者而言，更是一聲「還我歷史」的正義的怒吼！爲了存真起見，本文除大標題外，內文及文中的小標題全部保留了原貌。文末另有一段企願和平的感言，因篇幅關係略去，特此說明。

撰文■耿諄

木刻■新居廣治／瀧平二郎／牧大介



耿諄先生是文武雙全、教養良好的英雄人物。  
他正在爲主辦花岡暴動40周年慰靈祭的日本大館市民題字相贈。

## ●戰場目睹

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略戰爭，在侵入中國山西省大同時，我第15軍奉命共赴大同抗戰，到懷仁縣與日軍接觸。敵人以侵略銳氣，使用強大空襲，對我平民區施行濫炸。人民死傷，房屋倒塌，牲畜死亡，不計其數。有些地區，被一掃土平。燃燒之烟火，數日尚不能熄。

1937年冬，我軍由懷仁一帶向雁門關內撤退時，人民群眾扶老攜幼，跟隨祖國軍隊入關，途中軍民一起同行。敵機沿途俯衝襲擊，一瞬之間，屍橫道路，人馬堵塞。有坐地裂衣裹傷者，有血流浸浸扶肩強行者。有一婦女死在血泊之中，一會爬之嬰兒，趴在死者懷中吃奶，這一小生命，在人荒馬亂中，有誰來愛，不知尚能活在世間幾時？睹此情景，催人淚下。戰爭之慘，豈限於此，必有更慘者。

1944年春，我軍佈防洛陽。敵以強大陸空兵力攻陷洛陽外圍後，集中重火器，轟擊市中心；敵我血戰十餘天，進入巷戰。砲火之下，一座繁榮、文化名城，頓時變成廢墟。軍民死傷之多，無法估計。屍體塞滿街巷，不暇掩埋。人民生活用品，如，食鹽包、糧食包、布匹等物堆積街巷，作射擊掩體之用。素日斤寸必惜之物，今日則糟蹋如糞土。門窗摘去，作掩蔽部之用；屋牆挖孔，作射擊之用。種種破壞，不堪目睹，人民隻身逃避荒野，生命時有危險，死者暴屍街巷，生者惶惶以度日。悲哉！戰爭之為禍。

1985年11月11日，在河南開封市的開封賓館裡，原抗日游擊隊的劉智渠（左）和原國民黨軍上尉耿諄，睽違了39年之後，兩個花岡抗日暴動的歷史證人，做了歷史性的會面。

石飛仁（右）到河南省找到經過39個年頭才確認尚健在人間的耿諄（左一）和劉玉卿（左二），向他們收集花岡抗暴事件的真相。



人間(75年7月)



## ●戰俘營中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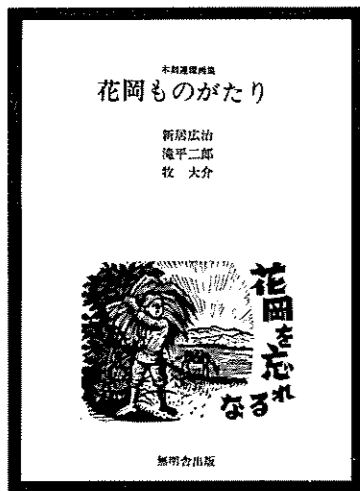
在洛陽抗日戰役中，我方陣地被摧毀，我身負重傷（腹部貫通），被敵軍俘虜，送入石家莊戰俘營。戰俘營周圍設有電網，四角設有高架哨兵碉樓；戰俘們大部份住的是蓆蓬，睡的時候，就地而臥，夜間寒氣襲來時，大家擠在一起，把鋪

的蓆子蓋在身上禦寒。吃的是高粱米，每頓僅能半飽。戰俘中每天都有死亡，掩埋時，僅用爛蓆片裹住屍體。儘管敵人監視森嚴，還是人人思逃。一天下午，我戰俘中一位上尉副營長楚子玉潛出逃跑，被敵哨兵發現。敵人開槍打傷拉回，即刻集合全體戰俘，把楚子玉拉出槍斃。同時又用一只狗擲向電網，狗

觸電網即死，使大家知道電的威力。敵軍官用戰刀指著電網說「你們能逃出嗎？只有死了、死了。」不久，一部份戰俘，又被送到北京清華園戰俘營。此處，除戰場被俘之軍人外，還有農民、商人、碼頭工人。這些人，都是日軍在大掃蕩中，加以通八路軍嫌疑的罪名，而被拉進來的。此戰俘營，周圍有矮牆，牆上架電網，監視之嚴，與石家莊相同。吃的食糧更少，人人每天都在飢餓之中，每天擡出的死亡者更多。一天下午，敵人把我戰俘集合到一個台子前，把一個被砍掉頭的逃跑者拉到那裏，讓大家看，並告訴大家說：「要跑就是這樣。」

試想，一個國家的人民，在自己的國土上安居樂業，過著一家團聚的生活，有何犯罪行為，竟被拉進毫無人身的地獄裏，人人有家不得歸，父母妻子離散。人道何在？天理何在？正義何在？

同年8月間，敵人把我300名戰俘，用槍兵押出清華園上火車，送到青島碼頭，坐在海岸邊。槍兵托槍窺視於前，如同對處決之囚。我戰俘，人人低著頭，落著淚，預料到更惡的命運，快要降臨。傍晚時，被驅上輪船。開船之後，眼前祖國的河山漸遠，不禁放聲大哭。何時能歸祖國，重返家園？渺茫難知。如今，生死相訣之時，不能與親人一語之接，心肝碎裂，痛不欲生。日人見此情景，把我們驅入船艙；甲板之上，不許站人。船上的生活更苦，渴極時，只得吞口水止渴；下雨時，脫衣溼潤，藉以解渴



「花岡的故事」木刻集扉頁。

。因柴溼難炊，一日之中，僅吃上一餐。人人因飢餓難忍，開飯之時擁擠亂搶，飯未到口，滿地飯屑，弱者不能沾唇。於是，敵以我為隊長，隨把 300 人，分為中隊、小隊、班，編隊之後，對同胞們之生活起居，略就秩序，人心已稍安定。航海 5 日夜中，因嘔吐不止，死去 3 人，敵令在死者屍體上縛一塊鐵，拋入海中。4 天 4 夜到達日本後，在下關登岸，上火車，兩人縛在一起，前後左右被押被送到秋田縣花岡町中山寮。

#### ●花岡勞動中生活慘況

我們一共 297 人到花岡後，僅休息 3 天，即開始從事鹿島組礦山挖掘水道之工。每天押著我們上工

的日人，名曰：「輔導員」，實際上就是管理我們的「看守」。他們，都是從戰場回來的日本軍人，我們勞工，都得尊稱他們為「大人」。每天，天剛亮，就得吃完早飯上工。午飯送到工地吃。天黑透才收工歸舍。每天勞動時間，長達 12——16 小時之多。相繼又送到我中國同胞 700 人，前後共為 1000 人，我仍是大隊長。以下有中隊長、小隊長、班長等。我千名勞工中，

年紀最小者十四、五歲，最大者五、六十歲。每天的工作，大部份是在泥水之中勞動。每人發給蓑衣一件，天陰下雨，從不休息。吃的每頓飯，只能半飽，食糧以橡子麩為主食，有時還得吃蕪菜渣，乾蘿蔔英等。嚴冬到了寒風刺骨，我勞工身上穿的還是單衣，只得把水泥袋纏在身上禦寒。手足凍裂，行動困難；稍有意慢，即遭看守們的棒打腳踢，罵不絕口。有一夜，天降大

雪，天明積雪 2 尺多深。我勞工以為可以得到休息，誰知看守押著照常上工。到工地後，先給看守大人們清出一片地方，架起柴火，讓他們圍火取暖。而我勞工則在泥水中勞動，還不斷遭受他們的打罵。相形之下，所謂：亡國奴，不如喪家犬，蓋即指此。

我難胞，在深夜寒冷，難以入睡，只得數人擠成一團，參差倒臥，藉以休眠。而臥病者則更苦，呻吟

號寒之聲，不絕於耳。我只得令健壯者，架火取暖，圍臥在火傍。將騰出之毯子蓋在病者身上，暫解一時之苦。

該鹿島組的大人們，對勞工虐待之慘酷，人世罕見。因此，我勞工日有死亡。歷時不足半載，即死去 200 餘人。臥病者，尚數十人。將死者火化時，得集至 5、6 具屍體，始准堆集一處火化。彼等為了節約木材，而作此滅絕人性的集體焚

化，至今思之，尤覺寒心。我難胞，本因飢餓而病倒，敵人又規定「病人」只能吃日口量之一半。試問，病倒者，如何能得痊癒？只有死途。

我每到病室，爭握我手，一言未吐，聲淚齊下，嗚咽吞泣，以死相訣。我自咎身為隊長，拯救有責，親睹此景，心何能安，不啻以刀刺胸。此時不唯病者之慘況如此，而倖存者，已人人自危，朝不慮夕。



日本農民瞭望輸送中國奴工來到花岡的貨車。

被押送到日本花岡的中國人。





從中國押送中國奴工到日本的船上，日本軍隨意打殺中國人，丟進海裡。

1945年3月間，鹿島組特規定一名目曰：「突貫期間」。每日工量增大，看守們督工更嚴，時時加以打罵。我勞工，有被打死而復活者；有被用燒紅之鐵塊烙傷者；有飢餓難忍，偷食草根中毒者。我難胞，在此嚴重摧殘下，人人輕生，莫不以速死為快。因此，遂有劉智渠、李光榮、劉虞卿、宮耀光、賈毅民、趙書森、劉玉林、翟樹棠、李克金等，紛紛提出曰，「鹿島組的大人們」，如此兇惡殘暴，如此虐

待勞工，我們寧願斷頭流血，不能坐以待斃，決心殺敵暴動，不圖倖生。意懇言切，促我採納，我亦深贊此議，但一再盤旋於腦海，而躊躇難決。心想倘我同胞幸而歸國，各奔家園，尚能享一家團聚之樂。親人再無倚門遙望之痛。今如一舉暴動，不難即刻全部被殺，於心有所不忍，不敢草率。是以遲遲不能取決可否。但暴動一念，自此默注於心，不能去懷。

我全部勞工，因迫害所致，暴動思潮，與日俱增。相繼提暴動之議者，如：劉錫才、張金亭、張開化、褚石斌、張贊武、張照國、孫道敦、李秀深、劉當路、王占祥等，都意志堅決的說：我們的血不會白流。用鮮血才能洗掉我們心中的怨

恨，頭斷之後，促使敵人，對他處的勞工生活，或可有所改善，那麼我們的血，豈算白流。豪壯之言，可使懦夫有所立志。於是，暴動之議遂決。自此而後，日有秘密會議個別醞釀。進行密會中，幸我同胞團結堅固，衆心一致，和衷相濟，同仇敵愾，進行秘密會議，不下百次。歷時兩個月之久，均能保守秘密，無洩露之虞。尤能忍辱負重，不動聲色，直至暴動之夜，得以從容行事，中山寮全部敵人毫無查覺。

### ●促成暴動

有一天，我難胞中，一名「薛同道」者，潛出食居民家一碗剩飯。被看守們發現，即刻痛打一頓，拉回關起。晚飯後，集合全部勞工，



把薛同道拉出來。看守們各拿棍棒，對薛同道連打帶罵，薛同道已滿身傷痕，哀號不止。他們並不以此而足，一名「小畑」者咆哮而出，手執用牛陽物製成的皮鞭，對薛同道又一陣毒打。薛同道立時喪命。此時突然一陣冷靜。彼等散去時，「伊勢」尚說：「死了死了的好。」我全部難胞，目擊之下莫不以侮辱我中國人太甚，怒火燒胸，不能再忍，決心暴動，決心以鮮血洗刷敵人對中國人的侮辱。暴動決心，不容動搖，大家還要求宜速行動，不宜遲緩。暴動之舉，從此決斷，不再猶豫。遂進行暴動計劃的商定事宜。

中山寮的輔導員中，有一位最少年的，勞工皆呼為「小孩大人」。

此人格正直，心地善良。另外還有一位老者，對我勞工之苦況，常常表示同情。故對此兩人，不忍置之死地，意在暴動中，使其脫險。經查知彼等看守，每天有2人休班，歸家宿住。為此，暴動時間向後推遲，改定為6月30日。

暴動計劃 (1)佈好外圍，選定突擊人員，一舉把中山寮全部敵人消滅後，造飯飽餐，每人帶圓鋸一把，做戰鬥武器。帶足乾糧、草鞋。病人儘量隨隊逃走。

(2)分別派遣李光榮、劉錫才兩人，各率健壯者50人，分別突襲美軍戰俘營及花岡警察所，奪取槍枝。

(3)劉玉林、劉智渠帶上藥品，由

為了趕嚴苛的工作進度，中國奴工在勞動中不許喝水。禁不住乾渴，衝到河邊喝水的中國人，立刻遭到日本人毒打。

劉當路小隊，負責協助護理病人。

(4)整隊出發，向北海道方向邁進。途中各中隊長、小隊長維持本隊秩序，保持肅靜，不得脫節，不得掉隊。

(5)不得驚擾居民，不得私入民房，不准恐嚇老人和小孩。

(6)途中遇有堵截，且戰且走，不得停止前進。直奔北海道海邊後，集結我全部隊伍，與敵決一死戰，而後投海自殺。倘能奪得

奴隸們怒吼了。  
在耿諤隊長領導下，  
花岡的中國人  
密謀抗日暴動。



1945年6月30日，  
花岡的中國奴工  
毅然蜂起。



暴動策謀過程中，  
中國人不願殺害平  
時較有人性的日本  
監督。  
《中國人因義殺人  
是選擇對象的！》  
日本人感佩地說。



暴動的主力隊伍，  
起軍後向深山出發



船隻，飄流大海，任其所之。

(7)在消滅敵人時，把翻譯于傑臣救出，彼雖為敵作事，但尚知自己是中國人，對於難胞深表同情。曾自動同我兩次向「河野正敏」要求增加食糧，因此不忍加罪，救出之後，任其所去。

### ●失敗入獄

當進入敵之住室後，劉錫才，一棒把電話機從牆上打落。敵在熟睡中，驚吼而起，越窗逃跑，室內一陣亂打，僅擊斃敵人4名，其餘逃脫。瞬間警報之聲四起，情勢緊急

，不能按計劃行事，只得倉皇整隊出發，又不得不放棄直奔北海道的原定計劃，採取小路入山。入山之後，密林叢草，崎嶇難行。我同胞，拖著飢餓疲憊的身體，又經一夜之驚慌奔走，脫節掉隊，在所難免。次晨拂曉前，敵已滿山遍野層層包圍。當此之時，隊伍已難集結。我取刀自殺時，袋中之刀，不知何時墜落。急迫中即斥李克金解下綁腿帶，隨即投環自殺，昏厥中與李克金一同被捕。

被捕後，在花岡警察所，經憲兵「大佐」（司令）審訊。翻譯是「



暴動失敗。無數的中國人被抓到以後，受到日以繼夜的酷刑拷打。

王岡」中國人，家住東北，在日本留學。審訊中，問答如下：

- 問：你在中國是什麼階級？  
答：上尉連長。  
問：在什麼地方被俘？  
答：在洛陽戰場。  
問：怎麼被俘？  
答：腹部受重傷。  
問：為什麼要暴動？  
答：受虐待，幾百人被餓死。  
問：為什麼不要求增加食糧和改善生活？  
答：我同翻譯于傑臣去要求過兩次。  
問：生活改善沒有？糧食增加多少？  
答：糧食一點也沒增加，生活毫無改善。  
問：你向何人要求？  
答：河野正敏。  
問：我查明你是中國的將官階級？  
答：我是尉官，被俘時尚佩有徽章。  
問：中國政府授給你什麼任務？  
答：我階級很低，是在戰場上受傷被俘，根本沒有接受政府任務。  
問：是不是中國政府授給你顛覆日本的任務？  
答：不是。我完全是為了拯救我勞工同胞的死亡和虐待。  
問：你們出去後，往哪裏去？什麼地方接濟你們？  
答：為了不能在中山寮等著餓死，出去尋生路，哪裏也沒有接濟。  
問：你要暴動，計劃了多少年？  
答：沒有計劃過，只是大家受不了慘酷虐待，一致願意暴動。  
問：沒有計劃，怎麼會把人帶出去？

在共樂館前，瘦弱飢渴，飽受拷打的中國奴工相繼死亡，曝屍在六月的烈日下發臭。



- 答：把人餓死，又活活把人打死，又用牛陽物打人，侮辱我中國人太甚，我向大家下達命令，我又親身帶著他們逃出中山寮  
問：打死日本人，你都指定誰？  
答：我沒有指定人，命令是向大家下的。  
問：你知道都是誰，下手打死日本人的？  
答：不知道，那時很忙亂。  
問：按法律，打死人是要抵命的。  
答：中山寮，中國勞工死去幾百人，何人負責？  
問：這與直接殺人不同，直接殺人得抵命。

答：我殺人，我抵命，我願自己剖腹。

大佐說，這得考慮，審訊到此結束。大佐起身去。王岡說：「隊長，他說你偉大！」

我在花岡警所，經憲兵審訊時，起初由憲兵中士、上士、下級官、連續審問，因無翻譯，彼等僅粗通中國話，對事件，不能透徹申述，此次經大佐審訊後，越二日即送入秋田監獄（入監者12人）。

入秋田縣監獄後，曾被提出審訊2次。審訊者，皆身著便服，在審訊中施以棒打腳踢，每次都使我氣

戰後，經過正義的日本人屢次揭發以後，花岡中國人的英魂靈骨終於被送返祖國的鄉關。

絕昏倒，彼等數人頗類暴徒，我的生命雖未喪於彼等之手，而大胸受損，時患劇痛，終生難癒。

而後經秋田縣法庭審判，開庭審判中，辯護人為我出庭辯護，審判結果，宣判我為殺人主謀者，判處死刑（9月11日行刑）。日本戰敗後，出獄歸國。

# 歷史斷層裡的 哭聲

## 我參加了「花岡事件」 報告劇的現場演出

漆黑的舞台上  
一位曾經參加「三光作戰」(殺光、燒光、搶光)的舊日本兵  
正一聲聲沉重地對觀眾敘述着  
他在戰時屠戮中國百姓的酷虐經驗……  
背後的銀幕，  
同時打出一張張血淋淋地  
日軍殘殺中國人的幻燈片……  
他的聲音愈來愈顫抖，  
終至哽咽起來，  
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到他的泣聲……  
在回東京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花岡事件」不只被日本人忘記了，  
為什麼身為中國人，我們竟也絲毫不知？

撰文■王墨林

照片提供■石飛 仁



石飛仁與新發現的花岡事件木刻本

(鈴木邦弘攝影)

## 沈沒在黯淡湖水中的 悲劇舞台

「從大館市公所往北行6里，橫過花岡車站的平交道，登上左邊花岡礦業所的產業山道，繼續走上20分鐘，就看到了一彎三面環山的湖泊，再走近一點，將可聞到一股強烈而又奇特的異味；等到閃著金屬粉質暗光的黑色廢水在眼前出現時，多少可以瞭解，這是一座礦山的湖泊了。就在這片黯淡的青色湖水的底下，沈沒著曾經是慘劇發生的歷史的舞台——中山寮。

昭和19年（1944年）8月8日，在『鹿島組』（現在改稱為『鹿島建設』）的花岡分社，送來了第一批297人的中國勞工，簡單地說，他們是有去無回了。他們腳在中山寮裡，不久就被鹿島組驅使出去，投入改建花岡川的工事之中。

工事一開始，就有愈來愈多的中國勞工在飢餓之中，在鹿島組管理員動輒毆打的暴行之下，紛紛死去。次年5月，又送來600人；6月，再有100人被『補給』了過來。直到6月底，7個中國勞工中就有一個人死去，死亡人數已高達140人。

## 遺忘在歷史背後的抗暴血淚

『與其這樣等死，不如幹了這些日本鬼逃走吧！』中國勞工啞啞著這樣的怒吼，準備掀起一場抗暴運動。6月30日晚上過了10點鐘，約800名中國勞工殺了4個管理員，以及一個與管理員裡通的中國勞工而大舉逃亡。但是，起義終於失敗了。從中山寮開始，一路上有300多花岡村的村民在守衛著；另外還有2萬多警察和警備團所組成的搜索隊在山上圍捕，中國勞工除了被殺的



之外，幾乎全部人員都被逮捕回籠。

管理員對他們嚴刑拷打逼供，7月有100人死亡，8月有49人，9月有68人，10月有51人，11月有9人陸續犧牲，一直到戰爭結束後，因為醫藥匱乏，每天都還看到有人亡故。總計從中國內地被強迫連行到花岡分社的986名中國勞工之中，有418人被折磨至死。彷彿，把這批中國勞工強迫連行到日本來的目的，就是爲了要殺死他們，而不是爲了要奴役他們。

戰後30年，時間慢慢疊起了一面牆壁，隔開了人們對『花岡事件』的記憶，因而這段歷史也漸漸消失了……。」

——清水弟「花岡事件記」  
（1976、3、20出版）

旅行公演途中的石飛仁與劇團同仁。生於1942年的石飛仁，也屬於「不知道戰爭」的日本人。他認為，日本應該回歸到萬葉時代那豐富的人間性。

（鈴木邦弘攝影）

報告劇場觀眾席與  
幻燈機。

（鈴木邦弘攝影）



人間(75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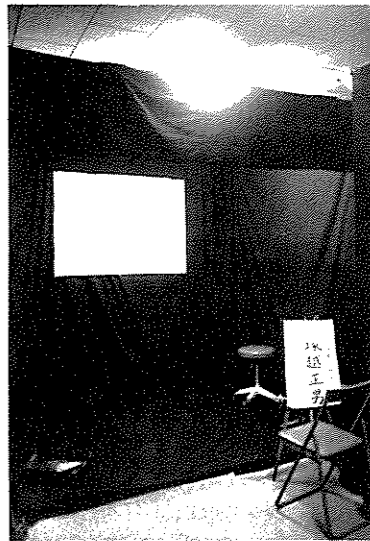
## 15年的研究與挖掘 ——石飛仁的控訴

當我第一次從「花岡事件記」這本書上，知道「花岡事件」的歷史時，我的反應已經不再像高中時代看「中國之怒吼」一樣了，好像連敵愾同仇的心緒也會隨著年紀增長而變得深沉起來。比較吸引我注意的，倒是爲什麼這段歷史不只被日本人忘記了，身爲中國人的我們，竟也絲毫不曾知悉？

從那時起，我常常到各大圖書館或書店去尋找有關「花岡事件」的資料，才慢慢發現，早有一位石飛仁先生，已經投下了15年的心力和時間，專志於此，以巨大的悲憫和沉痛，從事於相關的研究與挖掘，要還出歷史的原貌，給出人間的水平。

這位石飛仁先生，原來是從事於戲劇工作的。60年代，他曾參加由岡田英次（電影「廣島之戀」男主角）和木村功所領導的「青俳」劇團。當他在偶然的機會裏，得知了這件已被湮沒在歷史灰塵下的事件後，一心覺得有責任也有義務，要讓更多的日本人重新記起這段歷史，面對這個教訓。15年來，除了發表許多研討「中國人勞工強制連行」的論文外，在1984年，他又成立了一個劇團，以「報告劇」的形式把「花岡事件」重新搬演上舞台。

這個劇團因爲是臨時編組的，沒有辦法做固定的演出，每年只有一、兩次對外公演。去年3月間，我在東京的四谷首次看到他們的演出，帶給我相當的震撼與反省。除了內容本身的血淚交融外，它的形式也簡單有力，極富啓示。在表演的過程裏，他們儘可能的抽離了戲劇



一坪大小的舞台

性的元素，只用敘述性的台詞配合著打在銀幕上的幻燈片，深沉的營造出一個逼近真實的歷史空間。雖然所謂戲劇性的高潮因此而有所減弱，但相對的却帶來一份廣濶、堅定的理性思考的力量。

## 邀請我參加 「中國人殉難者慰靈祭」

此後，只要他們在東京附近演出，我一定抽空前去捧場；於是，就這樣認識了石飛仁先生。去年6月下旬，他邀我跟著劇團到秋田縣大館市參加「中國人殉難者慰靈祭」的特別演出。更使我心緒澎湃，情難自禁——大館市，正是40年前發生「花岡事件」的悲劇現場啊！

6月28日

早上十點鐘趕到「石飛仁事務所」，男女團員都已到齊了。石飛仁幫我一一介紹，他們也紛紛對她表示歡迎。這些團員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有的是小學老師，有的是大學生，有的還是公司行號的上班族；爲了這次遠赴大館市的演出，他們不但要向單位請假，還要自掏腰包支付個人的交通、食宿費用。他們的熱情使我感動，但他們依舊認爲



到大海，然後再找一隻船划回大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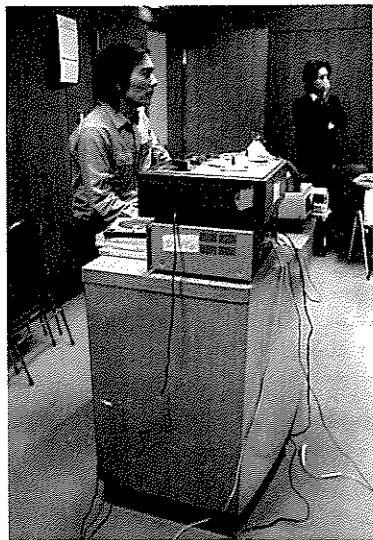
在書裏曾不止一遍讀到過，中國勞工怎麼被鹿島組逼著做工，他們又怎麼拚死反抗起義的記載；然而，像現在這樣，當事人就在身邊，一聲聲提起這些瑣碎而沈重的往事時，他們帶給我的撞擊和傷痛，竟仍如此強烈！

後來，巴士車又載著我們到共樂館的遺跡憑吊。40年前的共樂館是花岡村的一所戲院，前面一大片廣場也是村中舉行大型活動的場地。當中國勞工被拘禁著飄洋過海，辛酸跋涉到花岡村來的時候，就聚集在廣場上面臨等待宰割的命運。

### 他們一排排的被綁在 炙熱的廣場上

「花岡事件記」這樣寫道——

「在終點花岡車站下車後，一個一個綁著的中國勞工拖著疲憊的步子，走到共樂館的廣場。不管在大館或在花岡，他們都沒有吃上一粒



演出中操作幻燈機（鈴木邦弘攝影）

米或喝上一滴水，每一個人的身體都已瘦弱得只剩下皮包骨了；在他們灰撲撲的臉上，因為過度飢餓而凹陷下去的眼睛，却仍透露出警戒的眼色。

他們一排排的被綁在炙熱的廣場上，因為身體衰弱極了，沒有一個人是直立起來的，都相互靠在難友的肩膀上支撐著身子。

有不少村民圍在他們身邊，像看什麼從天降下的怪物一樣議論紛紛。一位中年婦人不經考慮的脫口而出：「瞧這付可憐像，大熱天的還光著腳丫子……」

正巧被維持秩序的警察聽到，立即走上前去，一把抓起那婦人，用力一巴掌打上去，一邊罵道：「你這個不忠於國家的混蛋！」

中年婦人被打倒在地，鼻血在流，但誰也不敢向前扶她一把。空氣中瀰漫著騰騰的殺氣，看熱鬧的人一個個離開了現場，而把身子躲起來偷窺的人卻愈來愈多……。」

### 鞭打、灌水、死亡的拷問

在中國勞工起義失敗後，他們被抓回來，也都是綁在這個地方接受拷問。「花岡事件記」如此的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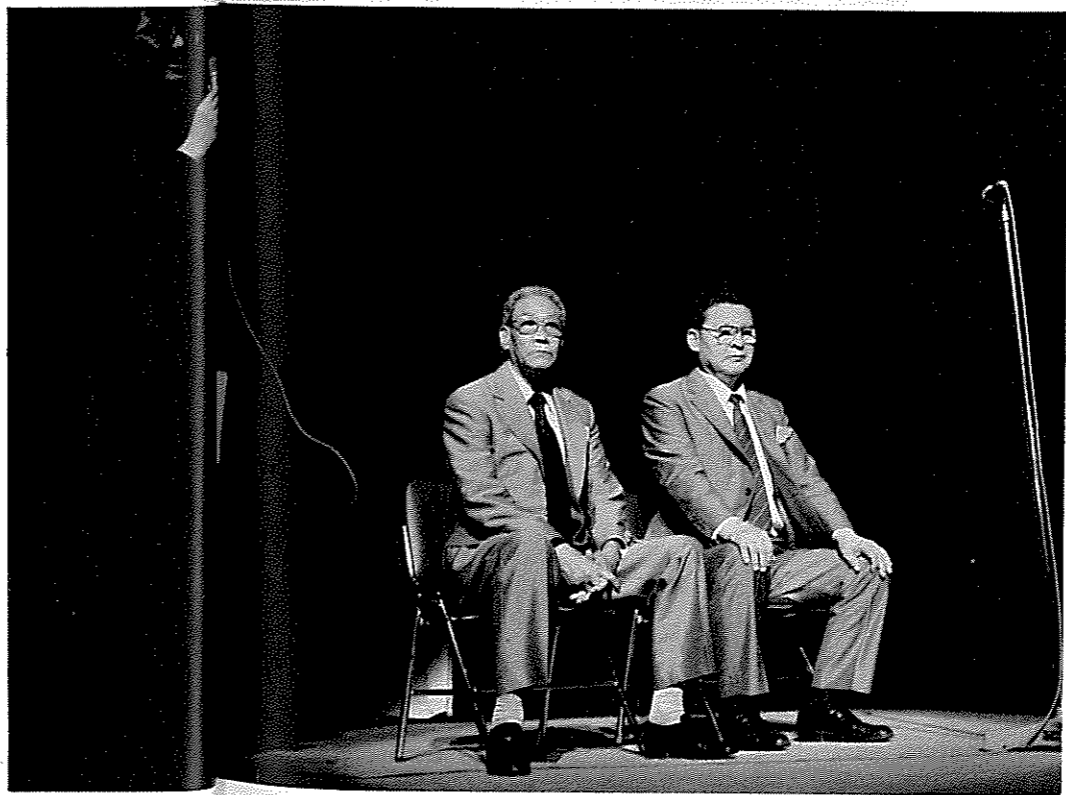
「起義後的第二天早上十點鐘左右，中國人一個個陸續被抓了回來，送到廣場。日本警察把這些人兩個兩個的，雙手在背後綁在一起，然後從卡車上一腳踹下來。有人就用槍托毆打他們，一個個都血流全身。四周除了烏壓壓的圍觀人群，就是帶著武士刀的警察、憲兵或軍士在監視他們……。」

「戲院裡，拷問的刑具並排著，先用皮鞭抽打一頓，然後綁在長板凳上，把水灌進嘴巴和鼻子裡面，直到奄奄一息為止；然後再豎立起



演出中的舞台。  
幻燈上是劉智渠。  
演員讀著劉智渠的  
證言。

（鈴木邦弘攝影）



演出中的舞台。  
劉智渠和李振平  
以歷史證人坐在舞台  
（鈴木邦弘攝影）

長板凳，把灌進去的水嘔吐出來，等到稍稍恢復一點力氣以後，再重覆一次。有的這樣被整了四、五次之後，若是仍不招供，就吊在半空中，用棍棒拚命毆打……。」

「陸續被抓回的中國人，坐在用小石子舖起來的廣場上，一個個等待著被抓進戲院裏面接受拷問。他們長時間在炙熱的陽光下坐著，身子不准移動一下。若是身體漸漸麻痺而倒下去的話，監視的警察立即走上來，不停地用棍棒毆打。

一日、二日、三日，這些人就這樣被綁著坐在廣場上，沒有一滴水，也沒有一粒米，他們不只飢餓，還像火在心口燃燒一樣乾涸，還沒有等到拷問就已散失力氣的大有人在。直到第三天晚上，下了一場小雨，每個人都用口去接雨水，才免於一死；第四天中午，熬過來的人終於分到半碗的麵疙瘩……。」

### 地獄裡被折磨的鬼魂

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共樂館的這些建築物了。原地只豎立著一塊紀念碑，上面刻著共樂館不痛不癢的歷史。後來，我們終於來到中山寮的遺跡附近，市公所人員指著面前的一片湖水，告訴我們：「中山寮已被淹沒在這個湖底了！」中山寮是當時中國勞工的「宿舍」，李先生曾回憶說：「中山寮實在不是人住的地方！我們剛住進這裡，已經是8月中了。因為在山裡，白天熱，晚上冷，每個人只有一床被子，其他什麼都沒有，只好一半用來鋪，一半用來蓋。還得拿自己的手臂當枕頭。白天做工累得要死，晚上又凍得睡不好。」

劉先生也說：「中山寮根本沒有洗澡的地方，身體就成了藏污納垢之處，又因為沒有刮鬍刀、剪刀這

類東西，鬍子、頭髮也只好任它叢生；一件衣服穿到底，已變得破爛不堪了……。我們的樣子就像在地獄裡被折磨的鬼魂一樣。」

中山寮怎麼會被淹沒起來的呢？問起來，大家都不知道，難道這個謎也隨著中山寮永遠沈沒在湖底了

嗎？我想起曾在廣島看見一座被原子彈炸得光禿禿的所謂「原爆紀念建築物」，日本人說，他們保存這座光禿禿的建築物是提醒世世代代：記住原子爆炸的恐怖。被害的歷史如果不能忘記，加害於人的歷史又何嘗能輕易忘記呢？我一點也不

能理解：為什麼「花岡事件」不只被日本人忘記，身為中國人的我們竟也絲毫不知？

### 慚愧的泣聲—— 一位參加「三光作戰」的 日本老兵



6月30日

早上10點在大館市民體育館舉行「中國人殉難者慰靈祭」。「鹿島建設」到現在為止，仍不見有一位代表來到現場，看來他們是有意把「花岡事件」的歷史徹底否定了。劉先生與李先生在來大館市之前，

已先在東京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們發表了公開的談話——

「我們現在並不懷著那時被傷害的心情，但我們要求鹿島建設應該支付工資的意願卻一直沒有改變。然而鹿島建設直到現在，依舊不曾表示出應有的誠意，對我們來說，

戰爭尚未結束！」

從40年來第一次舉行的「慰靈祭」，到未來取得「鹿島建設」的全面賠償，想必還有一大段遙遠的路吧。

下午，「報告劇」正式上演。這次演出增加一場特別的證言場面，石飛仁請來一位曾經在中國參加「三光作戰」的舊日本兵塚越正男先生。

他站在舞台上，一聲聲沈重地對觀眾敘述著他在中國屠殺中國人的作戰經驗……背後的銀幕，同時打出一張張日軍血淋淋地屠殺中國人的幻燈片。他能够在廣大的日本人及中國人面前，坦誠地訴說他的罪惡，這份勇氣不由得令人佩服。在敘述的過程中，他的聲音愈來愈顫抖，終於哽咽起來，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到他的泣聲。……當他回到後台，我一直在旁邊安慰他。唉！這些到底是誰造的孽呢？

演出結束以後，石飛仁也在舞台上傾談40年後這齣戲在大館市演出的意義。他強忍著奪眶而出的淚水，停頓約1分鐘，然後繼續說，中國勞工被日本人虐待的情景，時時在他腦海裡浮現；只有為這些還留在世上的生存者討回公道，才能稍稍彌補一點做為日本人的罪惡感吧。

### 為什麼？

7月1日

在回東京的路上，大家都疲倦得蒙頭大睡；還是福田義務駕駛。我卻毫無睡意，我仍然一直在想：「花岡事件」這段歷史，不只被日本人忘記了，為什麼身為中國人，我們竟也絲毫不知？

「花岡暴動」40周年（1985）在大館市舉行慰靈祭，倖存的中國人奴工隊中過去的伙伴來獻花。

《鹿島建設那麼大的土木工程公司，為著被他們奴役而死的中國人，却只會豎起這小小的石碑！》劉智渠忿怒地說。  
（鈴木邦弘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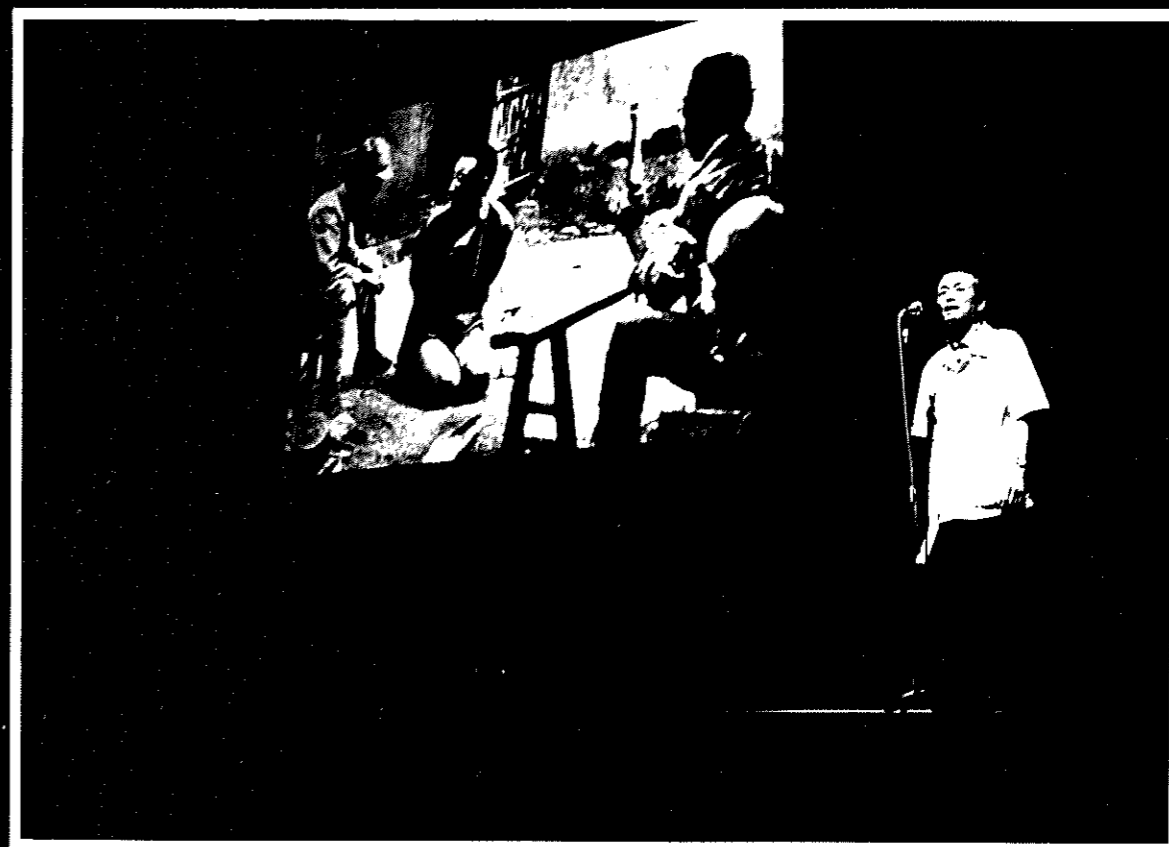
# 人性大寒下的 虐殺史

## 日本「奴工狩獵」的台前與幕後

早在日俄戰爭期間，  
日本已展開了「奴工狩獵」的黑暗原型  
1931年，日本炮製偽「滿洲國」，  
這一強制酷役的罪惡政策，更臻圓熟。  
這期間，一百多萬中國、朝鮮的奴工，被虐殺而死。  
1934年10月，日本內閣議定  
「有關朝鮮人移住對策案」，  
更積極的開發了血腥的奴工勞動；  
1937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的戰爭……  
在強制押送的非人國策下，  
日本公然在中國鄉間，  
在朝鮮農村，進行捕捉人仗的奴工狩獵；  
從1939年到1945年之間，  
兩百萬以上的朝鮮奴工被強押到日本；  
中國奴工也有一百萬以上被殺害……

攝影■鈴木邦弘

撰文■石飛 仁 譯寫■趙人傑



石飛 仁劇團的演出舞台。原日本兵塚越正男 為日本在華北的「三光作戰」罪行見證時，幻燈打出日軍在華北的的暴行



日本憲兵拷問中國農民。

### ● 日本強制押送 殖民地奴工的系譜

十五、六世紀，西歐白人在廣大的非洲大量、長期「狩獵」非洲黑種人民，販賣到北美、歐洲各地當做奴工的所謂「奴隸貿易」，賺得龐大的利潤，並且成為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重要的原始資本積累。這個事實，在西歐經濟史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了。

但是，在日本經濟發展史中，也有充滿了「血腥的原始資本積累」的一章，却罕為人知。早在日本經營殖民地朝鮮的時代，強制押送殖民地奴工，加以殘酷役使和剝削，幾乎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與生俱來的個性。日本對殖民地的剝削奴工政策，其實是近代日本壟斷資本的積累和擴張的一個主要因素。

日本對殖民地異民族強制勞動的原型，最早於強制徵用朝鮮人，在

日俄戰爭的過程中役用朝鮮奴工開始。在日俄戰爭中，日軍入侵西伯利亞時，更擴大了強制徵用朝鮮工人的規模。到了建設偽「滿洲國」時，日本帝國主義強制役使殖民地奴工的政策，已臻完成和成熟的階段。1934年10月30日，日本岡田啓介政權，經內閣議定了一項「有關朝鮮人移住對策案」，開始強制徵押朝鮮人到中國東北部去從事奴工性的開發勞動。為了實施這個政策，日本在1936年創設了「鮮滿拓殖會社」於漢城。同年，實際支配「滿洲」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制訂了「在滿鮮人指導綱要」，確立了把朝鮮奴工徵入「滿洲」加以酷使的政策。

在「滿洲國」內，日本當局早就役使強行押送的朝鮮和中國奴工，從事構築關東軍對蘇聯軍事要塞、開礦、築壩等工作，並有百數十萬人被虐殺而死。日本當局此一奴工政策，正是在戰後日本政治中名高



一時的岸信介、椎名悅三郎等當時由商工省轉勤於滿洲的「革新官僚」們，所擬定的「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的產物。岸信介和椎名悅三郎回到日本後，更以「滿洲經驗」，進一步制定了「國家總動員法」，終於確立了從朝鮮和中國大陸強制押送奴工移入日本境內的國家政策。

### ● 國策性的強制押送 奴工政策

1937年，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並在日本全國推行軍需工業總動員。隨著戰事的發展，日本各工業企業面臨了日本勞動力深刻不足的難題。於是從煤礦業開始，日本的土木、軍需工業、基幹工業等紛紛要求強制押運殖民地奴工，以補勞動力不足，日本開始有系統地從朝鮮押送奴工來日。1939年，日本各業主代理人到朝鮮，在日本警察機關和傀儡行政單位的協助下，在韓國農村公然進行人夫的強制押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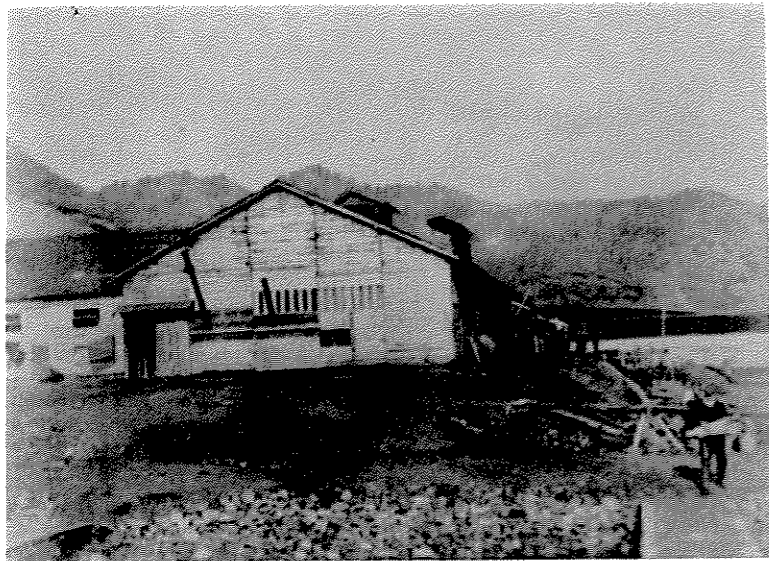
當年被押送來日的朝鮮人金達善做了以下的證言：

「那是1939年8月15日，我畢生難忘的一天。當時我才17歲。聽說村子里有從日本來的人正在徵集人夫。那天，我要到5公里外一個親戚家玩。走了3公里多，因為後頭有卡車駛來，我就在路邊站住。卡車上跳下幾個日本人和朝鮮人通譯，不分青紅皂白，就把我強制拉上卡車。」

「車上已有十八、九個男子了。可是誰都不曉得會被押送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就這樣被送到縣城，衣服被換為一色的卡其布服。次日，我們被押送到元山，在旅社過了一夜，被押送來的人愈來愈多。我們每個人都被嚴密監視著。最後，我和其他計約300個朝鮮人被送進一艘貨輪，運到日本北海道的靜狩金山。每個人都無法和家屬取得連絡……」

從1939年到日本戰敗的1945年，

悠閑地觀看屠殺中國人民的  
日本高級軍官



中山寮。是當年鹿島組在日本秋田縣花岡的建築物，是今日鹿島建設公司血腥的、戰爭犯罪的公司成長史中一張重要的歷史證據照片。(攝於1945年)

日本帝國主義從朝鮮強押到日本的朝鮮奴工，高達兩百多萬人之衆。

以強徵殖民地奴工為基幹的當年日本「國家總動員」體制，是日本壟斷資本、擴張主義企業豐裕超額利潤的泉源。在日本軍事擴張政策下，日本礦業、軍事工程、土木建設工程資本如鹿島組、飛島組，大肆酷使奴工工寮中幾乎無需給付工資的朝鮮奴工，從而不斷地在日本拓殖銀行存入龐大的利潤。這些利潤經日本拓殖銀行等金融資本而集中，最後不斷地肥大了日本天皇家族。

### ● 侵華戰爭和強徵中國奴工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以南滿鐵路柳條溝爆破事件為藉口，展開日本對中國東北全面的侵略行動，並在次年又迫不及待地炮製了一個偽「滿洲國」。日本當局，在滿洲國東北及東部朝鮮人口密集的地帶，展開「三光作戰」（殺光、燒光、搶光），虐殺了大量的朝鮮人，並強行押徵數百萬的中國人當奴工，從事對蘇作戰軍事工程的勞動，最後更以保守軍事機密為由，殺害了100萬中國奴工，並且大肆在其他礦

坑、礦山、土木工事現場酷役並虐殺這些中國工人。

1937年，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隨著侵略戰爭的擴大，造成日本國內勞動力嚴重缺乏。日本當局在強行押徵朝鮮奴工之後，開始策劃強行押送中國奴工的陰謀。先此，日本已在殖民地「滿洲」和樺太等地大量強徵為數龐大的中國奴工，在各廠礦、鐵路從事奴役勞動。正在此時，日本財界便向日本當局提出強制押徵中國工人到日本的建議案。

於是，東條英機政權在1942年11月27日，經閣議決定了「華人勞務者移入內地案」，確立了強徵華人奴工40000人的計劃。今日自民黨政要岸信介、賀屋興宣等，全是當年決定這個罪惡政策的內閣官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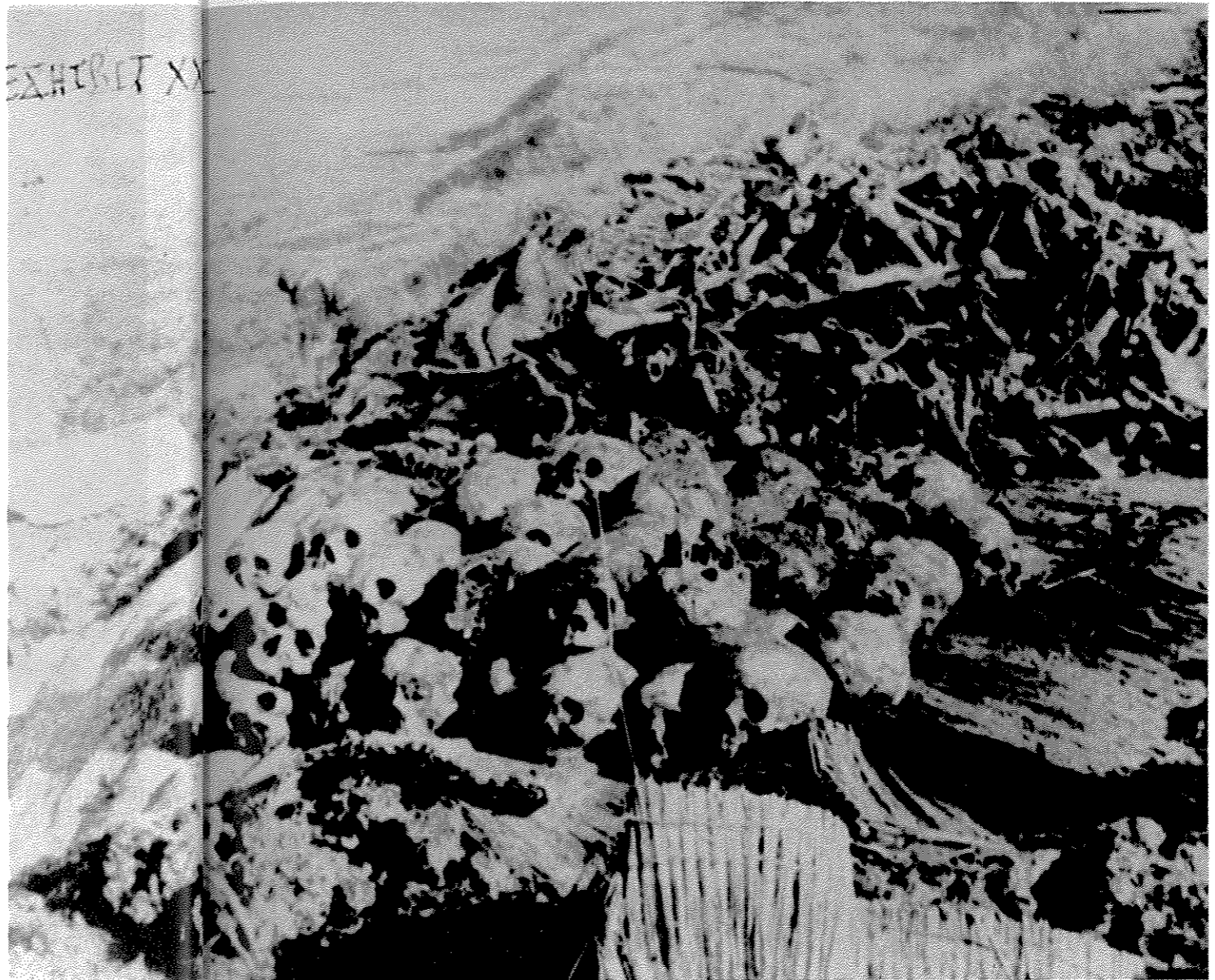
### ● 「花岡事件」和戰後史的問題

從1943年4月到11月，日本帝國主義當局決定先分成8個集團，強徵1420名中國華北工人到日本。1944年，強徵強押的行動正式展開，迄日本戰敗的1945年，被強押到日本的華工高達5萬人，其中有7000人被虐待、殺害致死。

在中山寮中死亡的中國奴工遺骨。這是美軍戰犯調查小組命令挖出來的屍骨，地點在中山寮的山背。時間：1945年10月6日。

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敗象已經日益明顯。6月30日，從中國大陸俘虜而來，押送日本秋田縣花岡被「鹿島組出張所」酷使的中國奴工800名，在不堪日人殘酷奴役，日本戰敗在望之際，由耿諄大隊長領導，斷然崛起，進行自殺性的抗議暴動。不幸事敗，在戰鬥中有50名華工被殺，其餘全部被捕。在共樂館前的炎日下，遭受3日3夜的嚴刑拷問，113名中國人死在拷問中。

戰爭結束之後，「鹿島組殘殺中國工人」案件被盟軍總部起訴。但



受到懲處的，只不過是鹿島組下層的「花岡出張所」現地警備員和地方警察。對戰時強制押徵中國奴工加以酷役和虐殺應該負起最高責任的岸信介和鹿島守之助，卻絲毫不加追究。而且在戰後，岸信介等戰爭犯罪官僚，一仍留在日本政府之中擔任最重要的政治責任，繼續對戰後東亞各國的政治、經濟呼風喚雨。而滿手血污的鹿島守之助，也搖身一變，使鹿島組蛻變成戰後日本跨國性土木建設工程企業，大肆在東亞各國「進出」雄飛。在日本

軍國主義戰爭中顛倒的歷史，竟而能够在戰後逃避歷史的批判，這樣一種的戰後史本身，隱藏著多少值得中國人民和東亞人民警惕的因子啊！而近數年來在台灣颯起來的，對於日本商法、「日本式管理」和日本青少年次「文化」的崇拜之風，恐怕也是戰後40年間，台灣在思想、和歷史教育中息忽了對日批判的一個總的結果吧。 ♀

# 血腥的建設

## 附生於日本擴張主義 而肥大的鹿島建設公司

1894年創社以來，「鹿島建設公司」  
就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密切結合、迅速成長——  
在我國東北、在台灣、在朝鮮……  
在整個東亞的大陸上，  
都留下了它血腥掠奪的烙印和鋼鐵刺透的傷痕；  
無數的中國人、朝鮮人、  
被驅迫到它那龐大嗜血的工事中，  
成為血肉的器械，消耗至死……  
未死的，更以保護工程機密為由，大量屠殺；  
此後，這個戰爭販子兼幫凶的日本公司  
又狡猾地脫逃了它那罄竹難書的罪惡  
大模大樣地  
繼續飽食着東亞人民的骨血，  
興旺、發展、壯碩……

攝影■鈴木邦弘

撰文■石飛 仁 譯寫■陳映真



中國人就是這樣被押送到日本當奴工，幾百人病死異國



在《獵兔作戰》中，日軍去華北  
大量「獵取」中國人強制押送到日本。

# 1840

年，日人鹿島岩吉首創了「鹿島組」這個土木工程公司。原初，它只在日本本土內從事鐵路建設工程，以「鐵路的鹿島」而聞名於日本。



日本軍隊在中國拉走人仗，搶光財貨  
給中國人民造成極為巨大的傷害……

這個工程公司，不久就和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密切結合而迅速成長。戰後，它巧妙地逃避了戰爭犯罪的追究與審判，又配合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新殖民政策，以更為巨大的資本，活躍於東亞各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國際性建設公司。以下，是鹿島工程公司最概括的發展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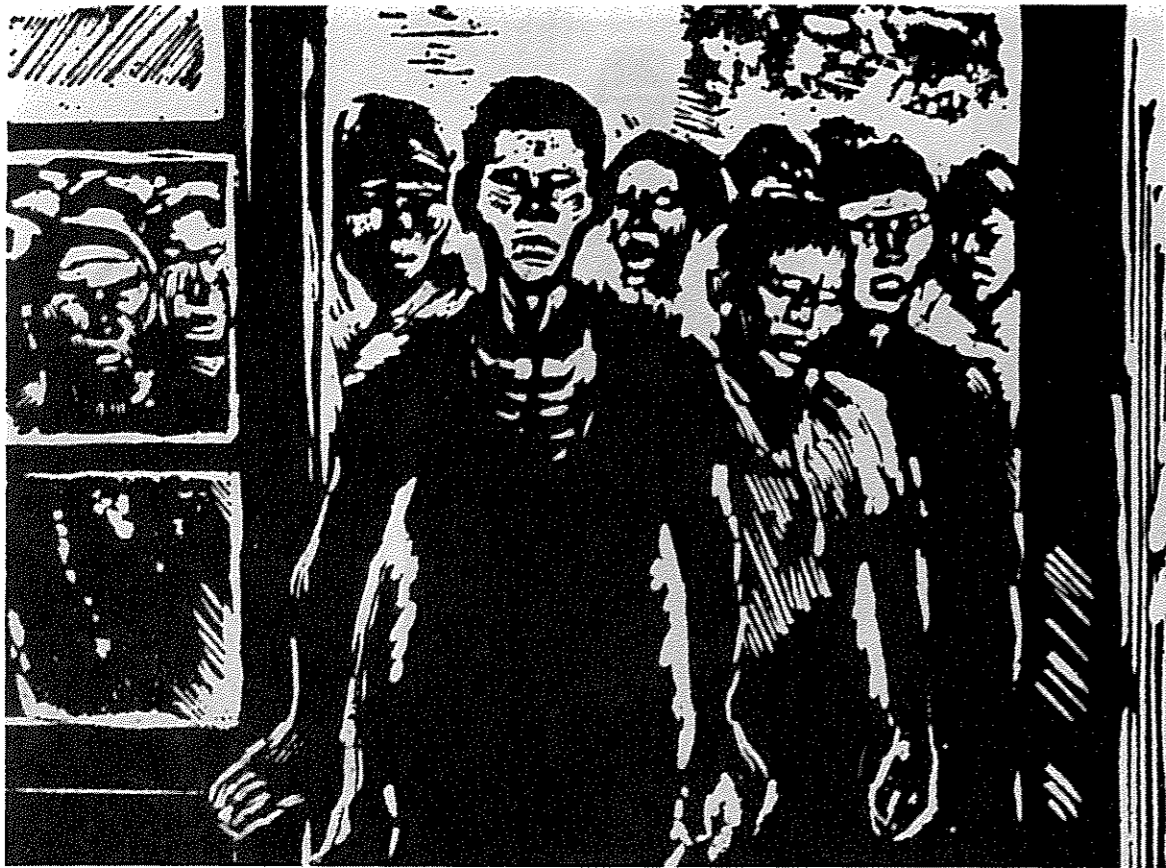
## ●一頁又一頁罪惡的歷史

### 1894

配合當時日本對清朝中國展開侵略、掠奪朝鮮和台灣的历史，鹿島組在我國東北、台灣和朝鮮從事日本帝國主義鐵道建設。

### 1900

7月，在日本殖民地朝鮮完成朝鮮半島上第一條鐵路——京仁鐵路的建設，是日本鐵路工程向海外擴張的開始。



頭一批中國奴工被送到日本，向鹿島組花岡事務所報到。

#### 1903

配合日俄帝國主義戰爭的迫切需要，與其他八家日本土木工程公司在殖民地朝鮮快速完成193公里的鐵路工程，使京釜線得以在1905年元旦通車。

#### 1904

4月，日俄戰爭爆發，鹿島組受日本軍方委託，快速完成漢城——義州線鐵路，全長499公里。至此，鹿島組具體參與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政策而完成其初期的資本積蓄。

秋，為配合日軍支配台灣，鹿島組與大倉組、久米組入台。鹿島組負責台灣縱貫鐵路南部工程，架設曾文溪橋、二層行溪橋，使全線竣

工。此外，鹿島組負責阿里山鐵路60%的工程。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支配，做出重要貢獻。

#### 1905

日本佔領我國東北旅順港，日本當局特命鹿島組負責我國東北鐵路的修復及新設，承攬了滿鐵、安奉線鐵路工程。在日本對我國東北地方的經略中，鹿島組負起積極的任務，並以酷役和虐殺中國苦力勞工而增加其資本積累。

#### 1912~1938

鹿島組完成日本殖民地台灣淡水溪橋樑工程、台東工程、日月潭水利工程，並接受日本殖民主義「東洋拓殖會社」之聘，在朝鮮承攬多項殖民地建設工程。

#### 1930

日本完全支配了我國東北，建立偽滿洲國。鹿島組在我國東北地方的鐵路工程（拉賓線、林住線、興寧線等），對日本掠奪中國資源運回日本，有重大貢獻。

#### 1937

以蘆溝橋事變為突破口，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心臟地帶擴張的過程中，鹿島組在東北、台灣和朝鮮從事活潑的擴張工程。這些工程包括鐵路、水力發電、開礦等，為日本侵略加強戰力、兵員輸送、物資掠奪服務。

#### 1940~1941

完成台灣電力公司、大甲溪開發工程。1940年在東北設「滿洲國法人株式會社滿洲鹿島組」，承攬日本軍部、偽滿等發包工程，截至1945年日本敗戰，完成1000公里的鐵路工程，誇稱其滿洲進出，並非為了營利目的，而是「配合日滿經濟陣營的國策」（「鹿島建設百三十年史」）。此外，鹿島組並協力建設機場、倉庫、兵工廠等軍需工程。

#### 1941~1945

鹿島組積極加入日本戰爭工程體制「軍建協力會」及「海軍施設協力會」。負責人鹿島精一出任協贊



日本侵略戰爭的「日本土木工程統制組合」第一任理事長；社長鹿島守之助出任支持軍方政策的「大政翼贊會」的調查局長，積極參與日本侵略總動員體制。

在這段時期中，鹿島組極為積極地從事侵略軍事所必需的各種工程：鐵路建設、機場、軍營、倉庫、開礦、兵工生產。在進行這些工程當中，大量役使中國人和朝鮮人奴工，並在工程完成後，以保護工程機密的理由，大量屠殺這些中國和朝鮮工人以滅口。

日本對英美宣戰後，鹿島組配合日本向太平洋「南進」政策，大舉登陸新加坡、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從事機場、開礦、鐵道業工程，具體地為日本向東亞的擴張主義服務。

自進入中國大陸迄日本戰敗，鹿島組從中國強制押送了2000多名中國俘虜，並虐殺了其中的500名以上的性命。1945年6月30日，在「

花岡事件」中，鹿島組殺害了至少200名被強制押送到日本從事奴工的中國工人。

#### ●逃脫了戰犯審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在戰時役用強行押送到日本的中國奴工之日本軍需土木工程業的連合體「日本建設工業會」，立刻著手規避戰時戰爭犯罪責任和戰後再起的周密計劃。這個計劃分成這三個部份：

一、迅速銷毀強制押送中國及朝鮮奴工至日本酷役的一切犯罪資料，湮滅犯罪證據，企圖隱瞞其犯罪真相。

日本建設工業會在戰後緊急成立了一個「華、鮮勞務對策委員會」，在日本帝國主義敗北的翌日，即8月16日，連續3天，燒燬一切有關強押及役使中國、朝鮮奴工的文書與文件，並且在各企業中，迅速進行人證的湮滅，把

日本軍在罪惡的「三光作戰」下，挨家挨戶，強拉中國人伙到日本當奴工。

曾在奴工現場直接從事役使的「輔導員」、「監督」及其他負責人加以調職、遣散或責其潛逃。二、以「華人勞務者就勞」為藉口，進一步詭詐大量的國家賠償。這些協助過日本軍事擴張主義，間接加害無數中國和亞洲人民、直接役虐和殺害中國和韓國奴工的工程公司，還進一步以「因為使用了華工而受害」，把自己打扮成戰爭的受害者，向戰後日本詐取了高額的「賠償」。1945年12月30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對戰後損害之賠償」案，使日本工業建設會獲得3200萬日幣。食髓知味之餘，該會又向日政府提出「戰時中之補償給予」，又獲得545萬日幣，再以戰後



日軍把中國人頭砍下的片刻。

緊急融資的名義取得6206萬日幣。於是，這些戰時為日本帝國主義幫兇的土木建築業，在戰時吸取中國、朝鮮奴工及戰爭國庫而壯大的人們，戰後非但逃過法律的制裁，甚且利用戰後的混亂狀態，竊取日本政府從殖民地掠奪而來的國庫公款，成為它們在戰後再發展的資本。

三、狡猾地逃脫戰時奴役、虐殺中國人和朝鮮人奴工的戰爭犯罪罪行，避過了國際性的戰犯裁判。鹿島組因為在花岡事件屠殺了被強押至日本從事奴工勞動的中國工人，使鹿島組現場負責人遭到戰犯審判的檢舉。但是，追究戰犯的正義之手，却没有上溯至最高負責人鹿島守之助本人。為了避免擴大戰爭罪行的追究，其他在戰時協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土木工程企業，也傾其全力支持鹿島

組、為鹿島組開脫，把一切罪責全部歸罪於各勞役現場的末端負責人，從而阻止波及各土木企業的上層。他們巧妙地配合駐日盟軍總部戰後建設的需要，為盟軍總部提供各種服務，把戰時各土木企業的上層與盟總工程人員的溫存結構建立起來，躲却了戰犯罪責，並隨韓戰、越戰而迅速地在戰後興旺起來。

### ●顛倒·荒謬的世界

1947年，戰後的第二年，「鹿島組株式會社」改名為「鹿島建設株式會社」，很快地在美國培植戰後日本資本主義再興的全球性戰略下，成為日本新殖民主義的先驅。

戰敗的日本，對亞洲付出了龐大的賠償。但這賠償的一部份，是以代替受賠償國從事公共建設的形式去履行的。易言之，賠償出去的錢

，巧妙地以化為建設的手段賺回來。戰後的鹿島建設積極地參與日本政府的賠償建設計劃，熱烈地從事海外工程的承包。

從1954年底至1960年春，鹿島建設承包日本對緬甸賠償工程，建立一個水力發電廠。1959至1961年，承包印尼一個巨大的排水隧道工程。1960到1962年在新加坡蓋了製油廠，在越南建好一座水壩。

此外，從1961至1963年，完成南韓三陟火力發電廠；1964至1965年間，完成新加坡一個修船船塢；1966至1969年，在馬來西亞承攬水壩工程；1967至1970年，在台灣完成基隆造船船塢。文革以後，在鄧小平體制對外開放政策中，這戰犯的國際性土木資本，承攬了不少大陸的重大工程，據說目前正承建「毛澤東紀念飯店」！

早在1894年創設以來，鹿島建設是隨著日本帝國主義戰爭擴張政策，以及戰後對東亞新殖民主義的成長過程而不斷肥大的工程企業體。它直接、間接地殘害了無數的東亞人民，更殘酷地以中國和韓國奴工的勞動和生命，完成它血腥的資本積累。戰後，它又巧妙地利用美國的全球戰略，堂堂進出於它過去所加害的遼闊的東亞。它在戰時罄竹難書的戰爭犯罪，非但不曾受到應有的追訴和懲罰，反而以東亞人民的骨血，不斷興旺和發展。甚至中共也對它的戰犯歷史視若無睹，阻止日本和中國人民對鹿島建設戰爭犯罪的揭發和糾彈，進一步讓這樣一個戰犯建設公司在大陸大模大樣地承包各種巨大工程。

這是怎樣一個顛倒、荒謬的世界啊……

# 怒吼吧！花岡



## 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 中國人可以寬恕，却不可遺忘！

您可知道：

1944年開始，日本擄綁了五萬個中國人到日本境內各事業廠礦，從事殘酷的奴隸勞動，至1945年日本戰敗，這些奴工有7000人被酷役、虐殺至死！

您可知道：

1945年6月30日，800名不堪虐役的中國奴工，在日本秋田縣花岡決然蜂起抗暴，不幸事敗，50名華工當場被殺，113名奴工慘死在拷問中。

這不是虛構的反日宣傳，而是真真實實的歷史！

人間雜誌社邀請了日本良心的、和平主義的劇作家石飛仁帶著他的報告劇團親自來台公演「怒吼吧，花岡！」，做台灣戲劇史上第一次「報告劇」的演出。不收門票，歡迎參加我們的演出。

### ●日間部份：演講會

主持：尉天驄教授  
策劃：中華雜誌社  
演講：石飛仁（日本劇作家）  
為什麼揭發花岡事件  
譚世麟（前29軍參謀主任）  
首先抗戰的29路軍  
繆奇虎（東吳大學教授）  
抗戰在歐洲  
蔡成源（台熊公司業務經理）  
我的父親（蔡智堪先生）  
如何審取「田中奏摺」

### ●晚間部份：報告劇公演

劇目：怒吼吧，花岡  
策劃：人間雜誌社  
製作：陳映真、高信綱  
演出：石飛仁劇團  
協助演出：人間世劇團  
藝術指導：關振瀛  
編導：石飛仁  
副導演：陳慧如

時間：7月7日 下午2:00（日間）/ 下午7:00（晚間）

地點：台北市國軍英雄館

（台北市延平南路長沙街口）

七七抗戰紀念會

主辦：人間雜誌社·中華雜誌社

# 計程車上的藝術家

在他的方向盤前面，裝裱著妻兒的合照；  
車窗前的平台上，還站立著好幾個泥塑的人像。

他說，「每一個乘客，  
在他坐進車內的那一刻  
我就暫時介入他的生命了。」  
他們都成爲了他創作的題材……  
他到藝術學院去旁聽，  
他在等待乘客的時候畫畫，  
他在深夜中觀察着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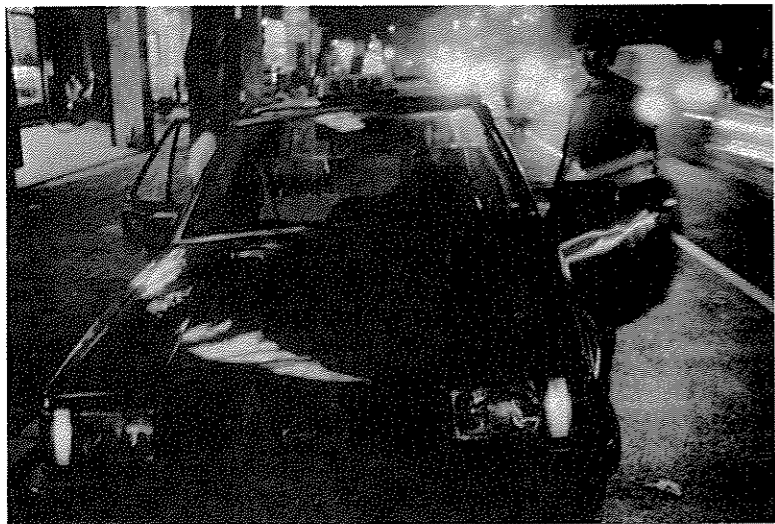
他，周孟德，一所殘障學校的美術老師，  
在教了七年書以後，放下粉筆，握起方向盤，  
開始了他曲折的計程車生涯。



周孟德的乘客塑像和計程車司機登記證  
速度錶和方向盤之間放的是妻子和兒子的照片

攝影■李文吉  
撰文■殷人珏





午夜的林森北路。放眼看去，儘是亮黃燈的空計程車。  
阿德和太太通電話報平安後，又載客上路。

### ■帶刀的惡客

凌晨時分，沁涼的夜風柔柔地撫觸著夜的台北，當人們漸漸進入睡鄉之際，林森北路和德惠街一帶才剛展開他們一日的作息。成群的計程車排列在燈火通明的大飯店前，靜靜地等待乘客的來臨。在這列計程車司機中，有一個蓄小鬍子、身材瘦削的中年司機，帶著略覺疲倦的面容，爲了多掙一些錢給家中的妻兒生活，默默地守候著、凝視著車窗外的世界。他的名字叫周孟德。

就在這時候，周孟德看見一個粗壯漢子，走進他的車子。他打開車門，讓那漢子上了車。「我這才看清楚他身上拿著傢伙，長條布包，一把武士刀吧！」周孟德在回憶中說，「我直冒冷汗啊。他指定了要開到附近的一棟大樓。開吧，只那幾分鐘的短程，我彷彿開了半天還沒開到哩……」車子到了目的地，「好好等著我辦完事回來坐你的車，」那漢子說，「你的車號、車行，你的名字，我全記得。我找得到你。」周孟德說他真是老老實實等著，心裡淨想著報上常說的滅門慘案……。後來呢？「後來？啊，才不過5分鐘，那漢子回來了，車子

開到他原來上車的地方，丟下一張百元鈔，不等找，走了。」周孟德說。

### ■倦怠的探險家

這樣的經驗在計程車司機的生涯中可說是屢見不鮮。「開計程車就像打零工，兜著一個鐵盒子在街上亂晃。下一分鐘會碰到什麼樣的客人，你根本無法預料得到。」周孟德的感歎使我忽然覺得，這種職業就像是在探險，雖然每天會碰到各式各樣的人。但是探險久了，是不是也會令人感到疲乏呢？

「我每天早上大概十點鐘左右出車，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一、兩點鐘才回家。算算我的工作時間，差不多有14小時左右。怎麼會不疲乏？」周孟德的無奈，也許正是台北市無數計程車司機的普遍感覺吧。漫長的工時，枯燥而需久坐的工作性質，帶給都市市民一出門就叫得到車的便利，也帶給他們自身難以言喻的煩悶與倦怠。

然而在這樣冗長、辛勞的工作中，周孟德告訴我，他每日結餘大約在一千多元。「我半夜回到家後，久等的妻兒有時早已睡著了。和他們相處的時間實在不多，這麼幾年



來，也難爲由她們來習慣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當我驚異於他如何能長久支撐這般透支體力的工作時，周孟德苦笑著說：「是啊！我當然累壞了！可是爲了討生活，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還記得那次見著周孟德，是在乍寒還暖的秋冬之交。和煦的冬陽，輕柔的涼風，靜靜地從車窗外滑進我所乘坐的這輛車子。穿著輕便短夾克的周孟德，留著鬍子，開起車來平平穩穩。與人交談時，總是面帶一抹溫和的笑容。而計程車中的擺設，尤其強烈地引起我的興味。



### ■妻兒的照片與乘客的塑像

注意到周孟德車子方向盤前裝裱著的妻兒合照，是我的第一個驚奇。他說：「這張照片對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尤其是在我工作太久，累得有點心浮氣躁時，一看到照片，就會不知不覺地把不安的情緒平撫下來，然後打起精神，繼續工作。」照片中笑意盈盈、清秀可人的妻兒，據周孟德說，一直是他工作上最大的動力，也是他精神上無窮的支持。

另一樁使我難以忘懷的印象，則

是擺在前座窗前平台上的幾個用油土捏塑出來的人像。「我喜歡美術創作，不僅是因爲我唸的主科與美術有關，而且創作的過程中，還能沖淡了許多職業上的倦怠。」周孟德告訴我：「計程車司機這個行業，剛好提供給我一個廣濶的接觸面。每一個乘客在他坐進車內的那一刻起，我就暫時介入他的生命了。」周孟德說，經由他們在車上的言談、動作、或是表情當中，他可以幻想出許多故事來安排在他們身上。而乘客的容貌、衣著、動作、聲音，都變成了他創作的題材。於是

是擺在前座窗前平台上的幾個用油土捏塑出來的人像。「我喜歡美術創作，不僅是因爲我唸的主科與美術有關，而且創作的過程中，還能沖淡了許多職業上的倦怠。」周孟德告訴我：「計程車司機這個行業，剛好提供給我一個廣濶的接觸面。每一個乘客在他坐進車內的那一刻起，我就暫時介入他的生命了。」周孟德說，經由他們在車上的言談、動作、或是表情當中，他可以幻想出許多故事來安排在他們身上。而乘客的容貌、衣著、動作、聲音，都變成了他創作的題材。於是

就嘗試著把家中的油土帶出來，「利用紅燈、塞車、或休息的時候，捏出一些剛剛搭坐在我車上，令我印象深刻的乘客的半身像。」周孟德說，「這在我枯燥的生活中，加進了一些調味品。然後我就把成品一個一個擺在平台上，自娛娛人。」無論哪一個乘客坐上車來，第一眼就會注意到這些油土雕塑。有很多人會好奇地同他攀談起來，這也



每個星期一是阿德一家人的假日。包包內裝的是自製的風箏、竹蜻蜓和素描工具。墨墨和媽媽揮手說再見。

使他感覺一股創作的愉快。「如果這能在人們平凡刻板的生活裡，多了一些新鮮感，使人快活，不是也很不錯嗎？」他說。

### ■殘障學生的美術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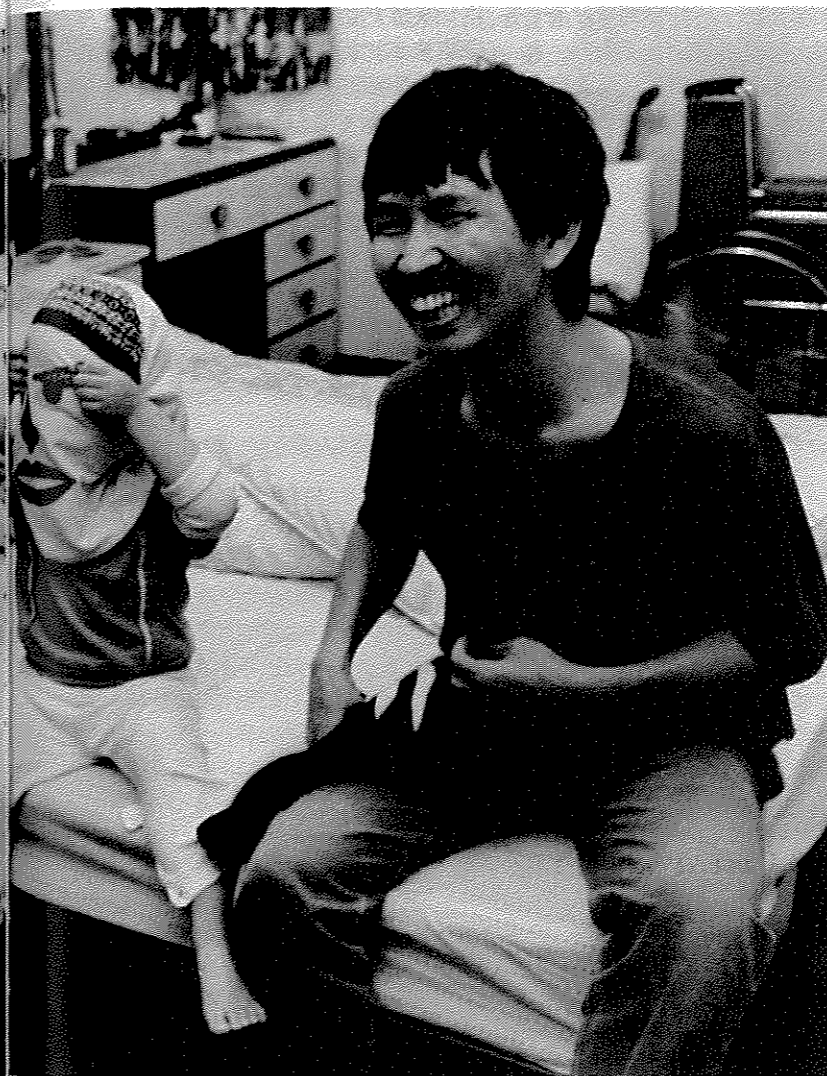
後來的日子裡，為了對周孟德作進一步的採訪，我一次次踏入了他的生活與家庭，更使我驚異於他的世界的豐富。

周孟德的學歷是彰化高商廣告設計科畢業。畢業後，他曾在彰化仁愛實驗學校當了七年的美術老師，

這是一所教育殘障青年的特殊學校。「我非常熱愛那份工作。一方面是因為美術創作的興趣，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在那段與殘障學生相處的日子裡，我獲得了許許多多的啟示。」他回想著說，「我的很多學生，雖然有著重度的傷殘，但他們內心卻擁有無比堅強的勇氣與毅力，去克服社會上的歧視和求職的挫折。他們使我對人的價值有一種全新的體驗，也讓我追求真正生命的意義上，獲得了最深刻的啟發。我一直都很懷念那段教書的時光。」



這種深植人心的啟發，真真實實地在周孟德的身上體現出來。在仁愛學校時，他結識了小他三歲的程惠鸞——一個雙腳患有小兒麻痺的女學生。由於她的肢體殘障，在彼此的交往過程中，數度遭受雙親的嚴重干涉。「即使如此，我每次要出去和她約會，仍然會誠實地告訴媽媽。媽媽總是用言語和眼淚來表示反對的情緒。」他沉思地說，「我不想惹媽媽生氣、傷心，但更不願欺騙她，因此我告訴媽媽，外表傷殘並不要緊，最重要的是：我喜歡她！」他說他要和她共同去面對橫在他們面前的任何問題：「喜歡就要堅持。我想得很清楚，一切可能遭遇的問題都考慮過了，我們可



以跨越這些阻礙和壓力！」

### ■一頁動人的愛情史詩

程惠鸞自仁愛學校畢業後，回到了基隆的家中。周孟德說：「她回家後，我還留在彰化教書。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不曾下定決心，沒有積極地與她往來，這段感情很可能就會中斷。她也許會在母親的安排下，住進教會支持的療養機構吧。」她是這麼說的：「如果我不結婚的話，我媽會給我一筆錢，我會拿這筆錢去教會當修女。因為教會裡比較有照應，環境也好些；父母姐妹總不可能照顧我一輩子啊……」周的眼光溫柔地凝注著她，輕輕地接過程惠鸞的話：「現在，我們相

互照料，不是更好嗎？……」

那時候，他倆雖然南北路隔，相距甚遠，但周孟德從來不以為苦。每個月，他都要抽一段假日，騎著自己那部50cc的小機車，風雨無阻地來往於彰化和基隆之間。前後一年多，他的誠意和愛心，深深打動了她和她的家人。

程惠鸞是個素淨、清秀的姑娘，比起周孟德的隨和與直率，她顯得格外的沉靜而細緻。初見面時，她常會給人一種柔弱的錯誤印象。「但是在我的觀念中，我從來不把她當成一個被保護與被奉養的瓷娃娃看待。我深深瞭解到，我的愛情裡如果滲雜了一絲同情與憐憫的成份，對她的人格與獨立，對我們相互

從幼兒數學教育書籍上看來的：「伸縮變形」

的情感，都是極大的傷害。」周孟德說，「並且這樣不健全的感情遲早會出現危機的。因此，我必須用平等的心態去對待她、尊重她。這樣惠鸞才有她自己生命的價值與尊嚴，我們也才有真正的愛與人生。」從他倆的眼神中，我彷彿看到他們堅韌的生命力與深刻相愛的光輝。

回憶他倆相戀的日子，周孟德說，當老師的待遇相當微薄，每個月的零用錢也不過三百左右。他那時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那輛摩托車，這對於肢體殘障的另一半來說，是很吃力的。有一次他載她到南橫公路玩，騎了兩、三個小時的車，連他都累得無法再撐下去了，她却仍然是滿臉的笑容，不說一句「累了」的話，硬撐到他們找到歇腳的地方。

### ■家，就是兩個人相互的扶持

婚後，他倆的生活更是所有親人、朋友所共同稱羨的。剛開始的時候，婆婆到家裡來，總會把兒子拉到廚房去，教周孟德如何做菜，做飯等家務事。可是，「後來媽媽知道我也能做好吃的菜、也會處理家務，對我更喜愛了呢！」程惠鸞笑盈盈地說。可不是？每一位來到他們家中的朋友，看到一切都那麼的井然有序，窗明几淨，看到她操持家務的成績，以及周孟德的仔細和愛心，沒有不深深讚佩著。周孟德說得好：「一個家，本來就是兩個人相互扶持的結果啊！」靈巧的家事她會做得很好，笨重的粗活，周自己動手。

這一段「師生戀」的動人婚姻，就是在這種相互珍視與扶持的背景裡，彌久愈深了。

原本任教的周孟德，滿以為日子可以就這麼平穩、幸福地過下去，却不料八年前父親突然中風，使得周孟德不得不放棄薪水微薄的教書工作，另謀他計。「我當時考慮了很久，認為開計程車的方式，最能

滿足家庭的需要，並且這種有較大彈性的工作，也可以讓我保有一些作畫的空閒。因此，我就將這個念頭告訴家人。」周孟德說。

## ■開始了「靠行」的計程車生涯

起初，家人都不希望周孟德去開計程車。「因為我的父親和朋友一向認為我是『古意困仔』，突然要進入這樣一個複雜的工作圈，會被人欺負的。」周孟德頓了一下，「再說，從前彰化的計程車司機大都集結在火車站附近做生意，或是在車行中等電話出去接生意。但是，在火車站附近有許多地方上的『角頭』盤據。他們常會向計程車司機索取『地盤費』或者『保護費』之類的。因此，一般人對於計程車這個行業，都懷著敬而遠之的態度。但是在種種權衡之下，除了開計程車之外，也沒有其他更合適的路了。於是我只好來到台北，買了部半舊的車子，入了行，開始新的營生。」

由於周孟德的勤勉與敬業，家境逐漸好轉了起來。「一年多前，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下這部新車，不過『牌照費』降了一半——剩下二萬元。」可是，這其中却存在著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因為，監理處發牌給車行是完全免費的，但牌照發下來後，車主却要交出幾萬元來「買」它。每次談到這類問題時，生性和順的周孟德總禁不住拉高嗓門對我說：「來台北入了車行之後，我就親眼看到我們車行的老板一幢又一幢地購屋置產；這些年來，又有幾個人是因開車而發財的呢？你知道嗎？車行的老板，往往是一個人就擁有幾十家的車行哩。」

## ■被忽略、被誤解的一群

多年來，計程車司機一直沒有自己的聲音與意識。也因此，大多數的司機都被人忽略了，甚至被誤解了。周孟德以為：「計程車司機雖然良莠不齊，但絕大部分仍是安份守己的公民。可是，很多人都用一些個別的特殊例子來認定所有的

司機。譬如說，上回計程車工會命令我們在後窗噴上車號，就是一種誤會與歧視。暫且不說噴字會造成倒車的不便與外觀的不雅，它給我的感覺是——認定我們這一群人是不較不可信賴的。請問，如果要讓大家更安全的話，怎麼不乾脆全台灣的汽車都噴上車號呢？」周孟德想了想又說：「工會應該要為司機與乘客雙方考量才對。事實上，司機比乘客暴露在危險的機會多得多。乘客可以挑新車，挑看起來比較安全的司機再上車，但我們常常為了生意而沒有選擇客人的餘地。客人可以在紅燈的時候，直接開門跳上車子，然後看看你的名牌，記下你的車號。但我們卻沒有資格知道乘客的名字。開車多年以來，我碰到過好幾次危險的狀況。有的乘客醉醺醺的、有的血淋淋的、有的暗中持有武器；有時，在暗夜裡忽然上來幾個彪形大漢。一旦碰到意外，頂多第二天的報紙上多一條社會新聞，諸如什麼殺人啦！劫鈔啦！又有誰曾為我們設身處地的想過？」談到這裡，周孟德似乎落入一種沉思，久久未曾開口。

## ■掙扎與突破

「開了六、七年的計程車，我感到自己像是一條失去了彈性的橡皮筋。」終於，周打破了沈默，緩緩地說出心中無奈的感受。「我知道，從事這一行愈久，轉業的機會就愈小；因為你會慢慢地喪失其他的謀生技能，最後只有認命開一輩子計程車了。」很顯然，周孟德一直都沒有忘情他所鍾愛的美術創作。「每天中午吃飽飯，我會打電話回家，問問家裡的情況，接著隨處逛逛，為家裡添些日用品；然後就到師大附近的美術社買些美術材料。我最近正在為自己的轉業做最大的努力。」周孟德說。

一方面是因應目前台北市計程車過度飽和而造成的極高的「空車率」，另一方面是為了多訓練自己的畫畫能力，周孟德想出了一個好點子。「兜著鐵盒子到處亂跑也不經濟，所以，我乾脆選擇一些定點，

例如大門口或是巷口等地方，停下車來拿出紙張畫速寫。我的對象就是我眼前的人物與街景。我常畫車站前的人，他們等車的姿態，往往都是最生動的素材。」他說，「有時候我還沒畫完一張畫，就會有人主動敲我的車門，問我要不要開車？」

說著說著，周孟德慢慢又恢復了奕奕的神采。在後來幾次訪問中，我也很榮幸能看到他所有的作品，分享他生命中喜悅創造的另一面。

## ■藝術學院的旁聽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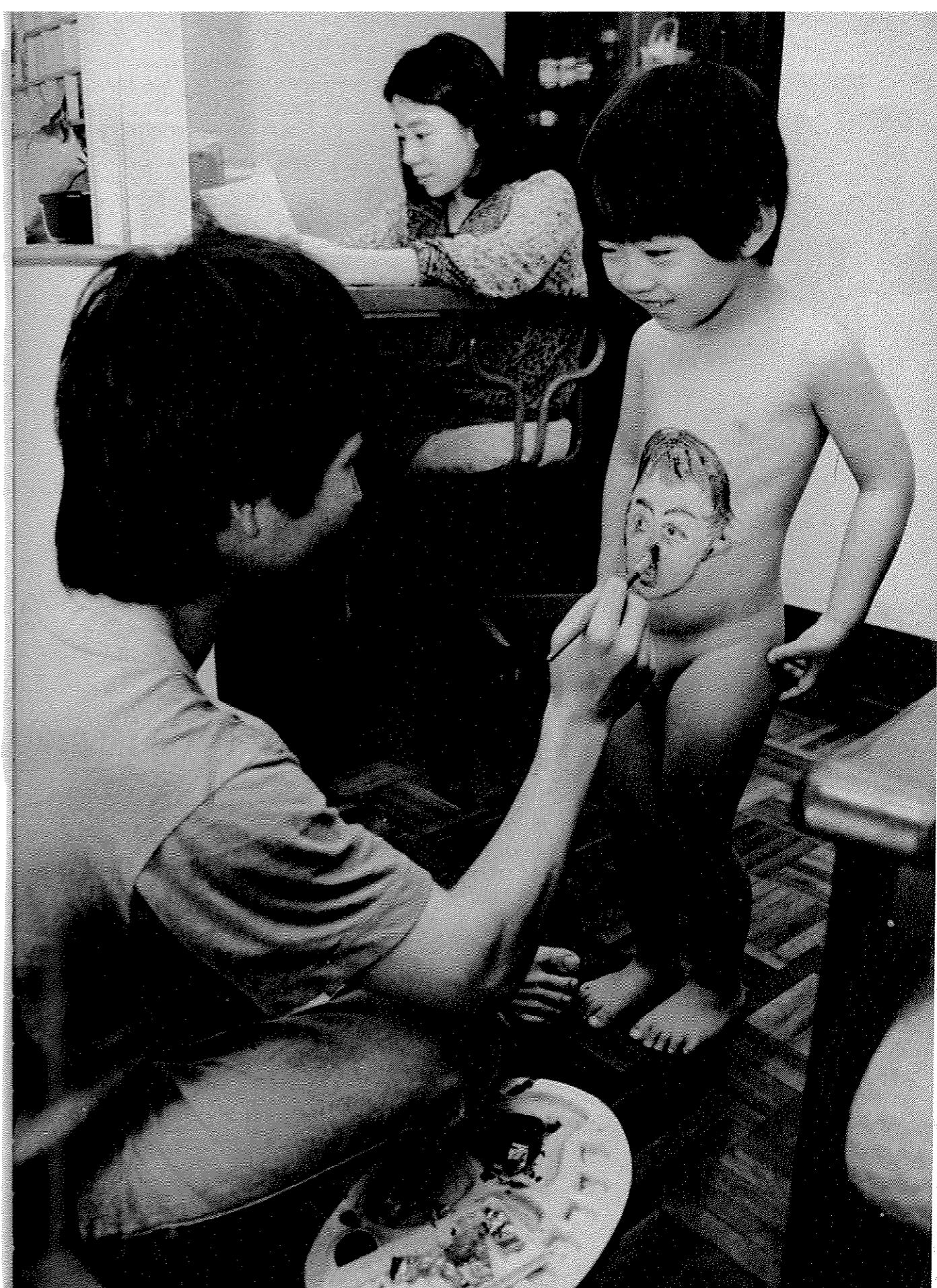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約周孟德在星期四傍晚採訪。那天，他似乎顯得特別愉快。原來他剛剛重拾了一份做學生的欣喜。「現在我每星期四都到藝術學院旁聽。好讓我漸漸回復到從前的自己。」他說完後，興奮地從褪了色的書包中拿出剛剛完成的一幅銅版畫，並為我詳細解說。看到他煥發的神采與那份心血的結晶時，我忽然間感動得無言以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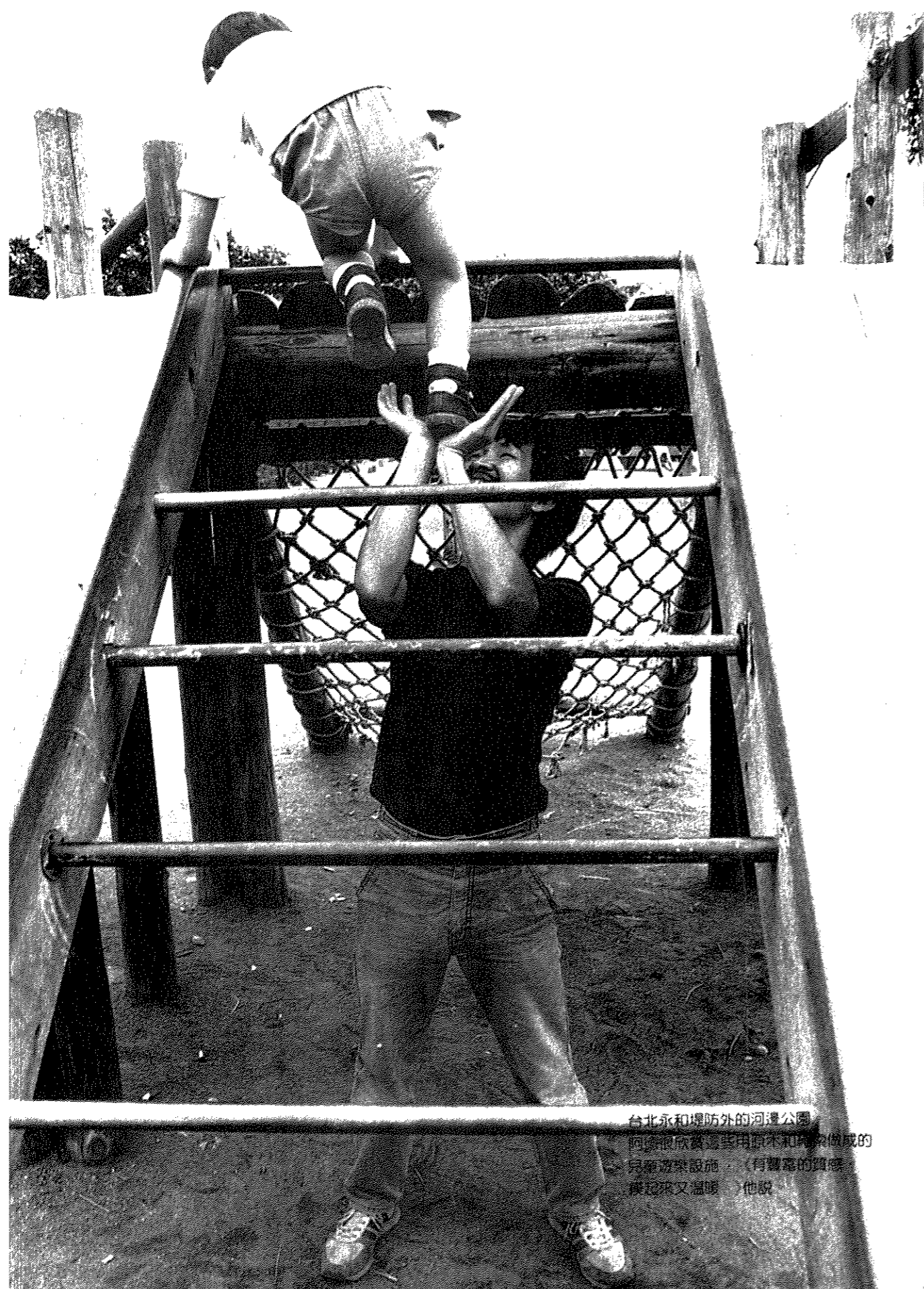
周孟德創作所採用的材料十分多樣，有水彩、油土、石膏、大理石、鋁板、銅板等等，在他家裡的陽台上和工作室中，擺陳著琳瑯滿目的雕塑和書籍；速寫簿裡，畫滿了他所觀察到的人間眾生相。從那一件件的作品中，我彷彿看到周孟德的生命力正在受到捶煉，正在發光。直到最後一次探望他時，他才興奮地告訴我，九月中，美國文化中心將有一次他個人的畫展。這個他期待已久的夢想即將實現了。我為他多年的努力和堅持感到高興，也深深期盼他的作品能得到社會的喜愛和藝術界的肯定。

## ■天倫芬芳

比較起來，愛妻和三歲的嬌兒才是周孟德生命中最大的重心。除了開車作畫之外，他把所有的時間都

墨墨是兩個家族間的潤滑油。阿德為他親手做了許多玩具，也把許多午夜的休息時間變成寶貴的創造活動。





台北永和堤防外的河邊公園  
阿德很欣賞這些用原木和磚塊做成的  
兒童遊樂設施。〈有響亮的鐘聲  
讓起來又溫暖〉他說

用來陪伴妻兒了。平易和藹、舉止從容的周孟德，沈靜清秀、笑顏常開的程惠鸞以及爛漫天真、好動不休的小兒子周武墨，溶繪出一幅令人羨慕的天倫圖。

周孟德說他每天都打兩次電話回家，把自己的地點與情況告訴她，同時看看家裡有沒有事情，或者有什麼需要他為家裡買回去的東西。「有時候，武墨也會頑皮地在電話裏和我扯個沒完。」周孟德說。「將來孩子到學校唸書時，我會懇請他的老師，要多多對班上的同學開導，告訴他們，周武墨的媽媽雖然行動不便，但是她的能幹和愛心絕對不輸於任何一位正常的媽媽，同學們應該加倍地尊敬和愛戴她。我也會叫武墨常帶朋友、同學到我們家來玩，一來可讓孩子的朋友知道，武墨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母親，二來也讓武墨培養出做人應有的開闊與尊嚴。」周孟德沉穩有力的述說著他的生活與家庭，我也更深一層的體悟到：他們夫妻之間、親子之間，凝聚著多麼真摯的深情與關懷啊！

### ■真實與挫傷之間

夜，是都市計程車司機的一段重要的工作時間。周孟德在晚間除了開車賺錢外，也獲得了一些特殊的體驗。他說，「在深夜中觀察台北，我常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周孟德眼中的夜台北，恰似個沉淪中的天堂。他說：「有一次，一群男人擁上車來，要我開往林森北路的風化區。他們在車內笑鬧不休，盤算著要如何在一夜間花掉他們多出的十萬塊錢。」從他們的交談中，他隱約感覺到他們可能是建築商和某個民意代表。周孟德說：「在他們眼中，十萬元好像是輕輕一揮就可來去自如一樣。」

他也載過許多特種職業的女性。她們有時喝醉了，會向周孟德傾吐一些感情的挫折，咒罵一些人與事，或言談著衣服、裝飾品的瑣事。對於她們，他總是抱著同情的態度。「我想，這種腐蝕一個人的職業，對她們不知造成過多大的傷害。

從公園返回阿德計程車的路上，阿德不想一輩子開計程車，開車是為了暫時安定一家生計。



」他說。

### ■一個殘缺者的聖啓

周孟德多年的「計程車生涯」中，給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一位殘障的乘客。他說，有一次，他在萬華夜市中載到一個失去了左手掌、右手和雙腿的小販，只靠著殘存的左臂、嘴唇和牙齒來整理東西，這位乘客是以販賣口香糖維生的。基於以前教書的習慣，周孟德很自然地要下車去扶他一把，但他却堅拒了周孟德的好意。

「雖然我很清楚自己的動機毫無憐憫的意味，但為了尊重他的選擇，我還是回到駕駛座上，等他靠著自己的力氣慢慢地撐爬上車。一路上他都閉口不說話，但在車子經過香火鼎盛的龍山寺時，他忽然冒出一句：『拜什麼！有什麼好拜的！』這話讓我嚇了一大跳。」周孟德感慨地說，「我在想，連這麼一個重度殘障的人尚且知道只有依靠自己的意志與努力，才能換得生存的

權利；知道求神拜佛，逃避現實的無益。何況我這個四肢健全的人，更沒有理由悲觀、不滿。」到達目的地時，他不願意收取這位乘客的車資，周孟德說：「他賺錢太不容易了，我也很想和他交個朋友。可是他說：『為什麼我就不付錢？』他用左手肘和嘴巴熟練地解開胸前的錢袋，把錢放在他的箱子上，示意我非收不可。」這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小人物，如同周孟德許多堅強的學生和他勇敢的愛侶一樣，都在周孟德易感的心靈留下深深的刻痕。

歷經了許多特殊而深刻的體驗，在這段計程車司機生涯裏，周孟德失去過一些，也獲得了不少。他從來不曾因此而有絲毫的自憐或自棄，反而對生命抱持著更大的熱情與希望。並且，逐漸地知道如何去珍愛生命、面對未來。誠如周孟德所說的：「我在開車的時候，還常常碰到我以前的學生，他們堅強地從社會的夾縫中站立起來，擁有自己

獨立生存的能力。每當我看到一個學生的成就，就多一份對人間的希望。」

從周孟德活生生的例證裡，我深刻地體會到，人的真正價值，並不建立在虛浮的外表上。因為在物質泛濫的今日，台北市的街頭，遊移著太多衣著光鮮而內心貧困的人們。相對地，在這段與他們夫婦相處的日子中，我看到了人性最可貴的尊嚴。比起終日在鬧市中徵逐聲色的人，他們活得紮實，活得真切。

因此，每當窗外的街路上有一輛計程車疾馳而過時，我就會想起憨直淳厚的周孟德，堅強美麗的程惠鸞，以及孕含在他們微笑中的，對生命的無限希望和神采。

## 採訪手記

### 一些題外的話

寫罷了周孟德的故事，心中卻擺盪著另外一些問題，不曾靜止，也不能靜止。我把它們記述在下面，就算是一些題外的話吧。

「靠行制度」是所有計程車司機所面對的第一個不合理現象，它的缺點為人詬病已久，但在經過二十多年的爭議後，這個制度的改善或廢止仍然遙遙無期。

根據「公司法」，一人不得申請成立公司，也就是每一個計程車司機都無法成立獨立的公司，因此產生了所謂的車行。司機自行購車後，必需將車子登記至車行名下，方能合法營業。這便是「靠行」。車行有車之名，却無車之實。形成「有行無車」的吊詭現象。並且對於登記在其名下的計程車，有行使、收益的權力。因此司機花費自己財產買得的車子，莫名其妙地變成了車行的財產。

由「靠行制度」便引發了兩項問題。其一是「行費」的徵收恰當與否，其二是「牌照費」的產生。

#### 一、「行費」所引發的問題

除了榮民車行的「行費」優待為每月800元之外，一般車行的「行費」，每人每月均在1400至1600元不等。依照今天的普遍狀況而言，每

一車行以銀行貸款的方式登記為公司，它所貸款的資本額大約在500萬左右（其實因為他們用銀行貸款的方式，而非本身擁有實在的資本額，所以大多也不合乎「公司法」的規定）。而每一部計程車的單價，則隨著新舊的比例分別有20~30多萬元的不等身價。將資本額除以車子平均單價所得的數目，即車行可以接受登記的車數。因此一部車行名下大約都有20~30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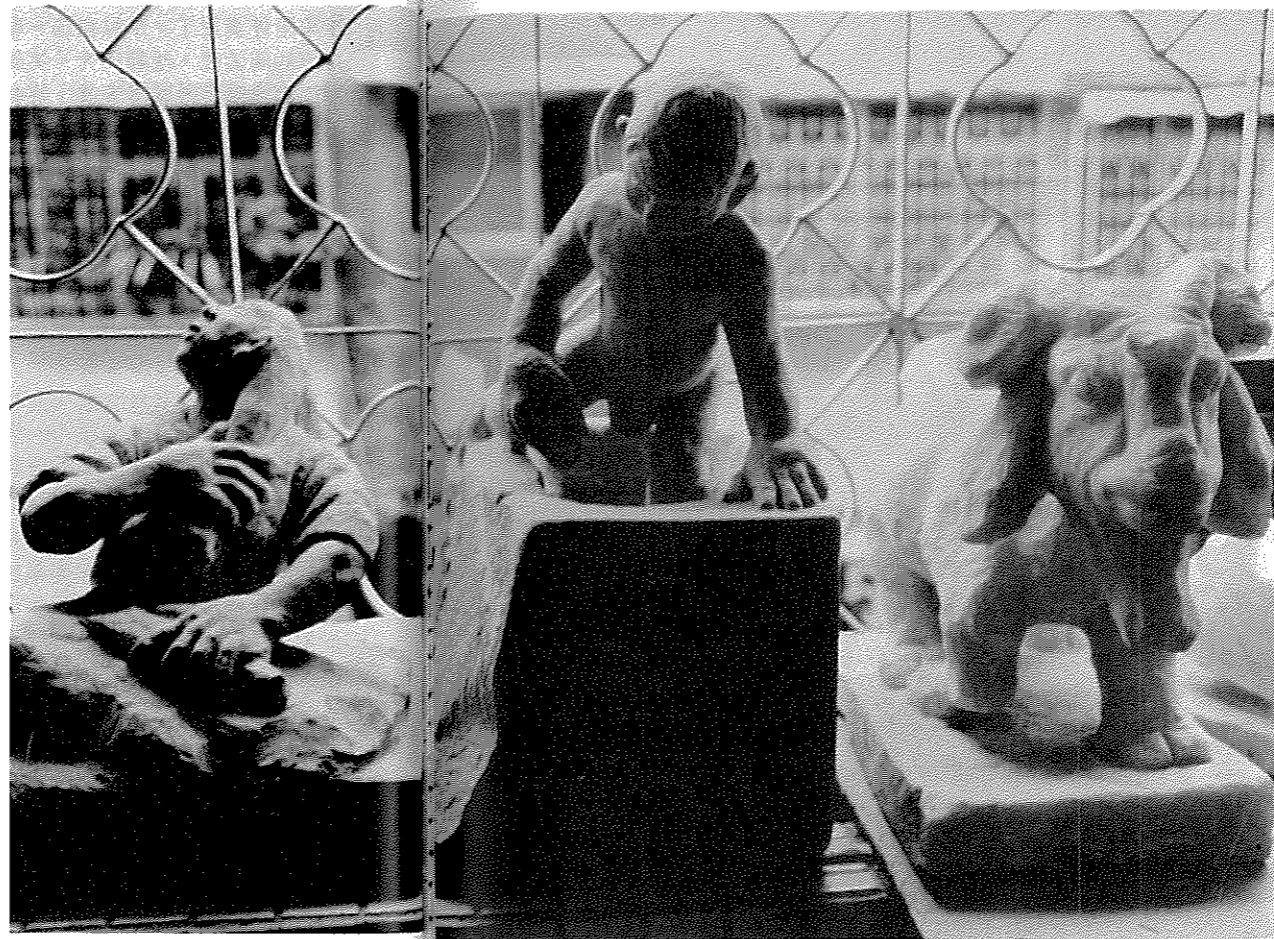
然而通常的情形是，一位老闆絕對不可能僅僅登記一個車行。他們會用妻子、兒女、父母、親戚的名字，登記一連串車行。少則十幾行，多則三、四十行，儼然形成「連鎖企業」，令人歎為觀止。

舉最普遍的例子而言，一個擁有20行的老闆，如果每行僅登記20輛車，每輛車「行費」為1500元的話。他一個月就可收入60萬現金。扣除車行中的幾個職員薪水（注意，一所車行與20所車行的職員數所差無幾，而且這些職員通常都是老闆自家人。）、房租、營業稅與計程車公會會費（每月每部車不到300元）、電話費、水電費、營利事業所得稅等，淨賺當在總額半數以上。

因此有人戲稱：「只要有個空房間、裝一支電話，再去銀行借點錢，就可以開個車行，等鈔票進來了。」這樣的形容並非空穴來風。

事實上車行所處理的事情，都只是行政事務（諸如封表、驗車、寄發罰單、車禍處理、審驗駕照、更換牌照等），簡言之就是跑腿。然而這些費用還都是由司機支付的。因此業者大都認為，如此不合情理的制度，早就該有合理的解決方式了。數年前，立法院曾有人提案，建議增設汽車運輸服務業：將車行廢除、改成服務處；並取消「行費」的徵收，而由政府統一訂定服務費。如此一來，司機可以免除「行費」的剝削，僅需繳交低廉合理的服務費，請服務處代為辦理行政事宜就已足夠。可惜這一提案，在立法院內遭到了流產的命運。

67年交通部採取權宜措施，准許成立個人車行（即計程車司機可以



自行設行，脫離「靠行制度」），然而它的條件非常繁雜。一般而言，司機必須符合下列幾項條件：一、駕駛人年齡在25歲以上，60歲以下者。二、駕駛人領有小客車職業駕照二年以上者。三、領有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滿一年者。四、表現良好、未曾犯重大刑案及違規事件（根據交通部法規，曾犯故意殺人、搶劫、搶奪、強盜、妨害風化、恐嚇取財或擄人勒贖之罪，經判決刑刑確定者，不准申請成立個人車行）者。五、居處附近證明有停車車位者。六、擁有自己的房地產（以證明申請人有足夠財力成立「公司」。）然而，讓我們來看看這些五花八門的條件吧。首先，第二、三兩點年限的根據在哪裏？其次，第一項的規定，豈不也漠視了年輕及年老駕駛員應有的權力？再說第五、六項吧，更是連車行

都極少能符合的條件。台北市有許多車行設在市區之內，而一個車行都擁有數十至上百的計程車。同理，是否應該規定車行附近要有相當數目的停車處呢？否則，車行無法做到的，又憑什麼去要求個人車行？第六項，在前文曾稍提過，大部份的車行辦公室，都是設在出租的公寓房子中，車行即非自己的房地，那司機又為什麼需要這種條件呢？諸如此類的要求，實在應該重新考慮了。

#### 二、「牌照」問題

民國48年以前，牌照全面管制。直到48年元月份開放後，計程車數量直線上升，至67年12月15日，交通部才決定「暫時管制一年」。可是在社會的不斷討論之下，終於在68年12月起實施全面管制，但仍然開放自行設行者的牌照發放。因此，當一部計程車脫離「靠行制度」

而成立個人車行時，他必須向監理處另外申請新的牌照。這時，原來隸屬於車行的原牌照仍然存在。於是市面上就會多出了一部計程車。

是故，台北市的計程車數量在這幾年內依舊激增不已。近年來的經濟危機與高失業率，使一部份人進入這一行業；加上台北縣及外縣市的計程車也紛紛湧向台北市內，爭做生意。使得台北市的計程車數量過度飽和，造成可怕的「空車滿街跑」的景象。

今（75）年元月，交通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下令全面禁止發放計程車牌照。但是，只是凍結牌照發行固然能抑止車輛的擴張，却無法根本解決環環相扣的問題。並且，全面凍結的最大副作用，便是使現有的牌照落入「黑市價格」。七年多前周孟德買車時，正值開始管制期間。因此他的一只牌照便高

阿德藝術創作的內容和型式，許多是來自紮實豐富的生活經驗。今年九月，他將在台北市美國文化中心舉行畫展。

達四萬元之譜。今年初的命令，也使得牌照價格立即高漲。一些計程車司機，甚至還將自己擁有的牌照，開價到七、八萬元。這已經到了令人咋舌的狀況了。

牌照的凍結，受益最大的還是車行。以周孟德的車行而言，該行收回牌照的代價是6000元，但賣出的價格則隨當時牌照政策的鬆緊而波動。大致行情在二萬~五萬元之間，因此只一轉手，便淨獲最少14000元的利益。

根據交通部的統計資料，截至74年底，登記在台北市的計程車數目已達31261輛（41年151輛，51年1637輛，61年11326輛，71年28140輛）。這只是個保守的估計，現在台北市內，不知有多少北縣及外縣市的車子來搶生意呢。再不尋求有效的解決辦法，台北市的車滿為患也將達到空前嚴重的地步。

面對着這樣的事實，我們的車行老闆在生活日益豐裕之後，是否也應該反省一下，自身利益的取得，建築在多少人的損傷和犧牲之中呢？對於大多數的計程車司機，車行老闆們，又該提出怎樣的回饋和輔助？當然，一個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制度，才更是我們真正熱切期盼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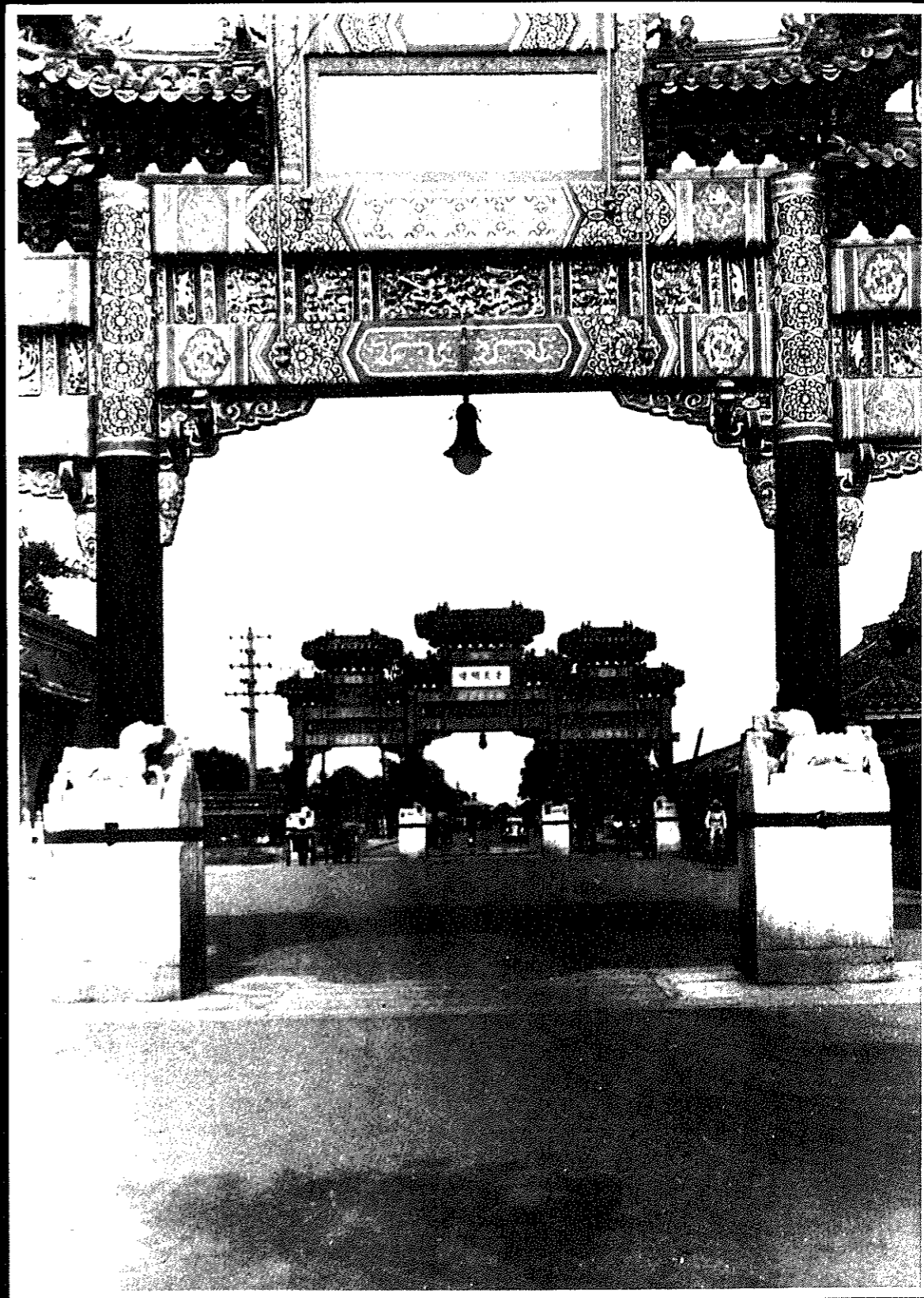
# 半個世紀 以前的 見證

訪問一位  
上海老攝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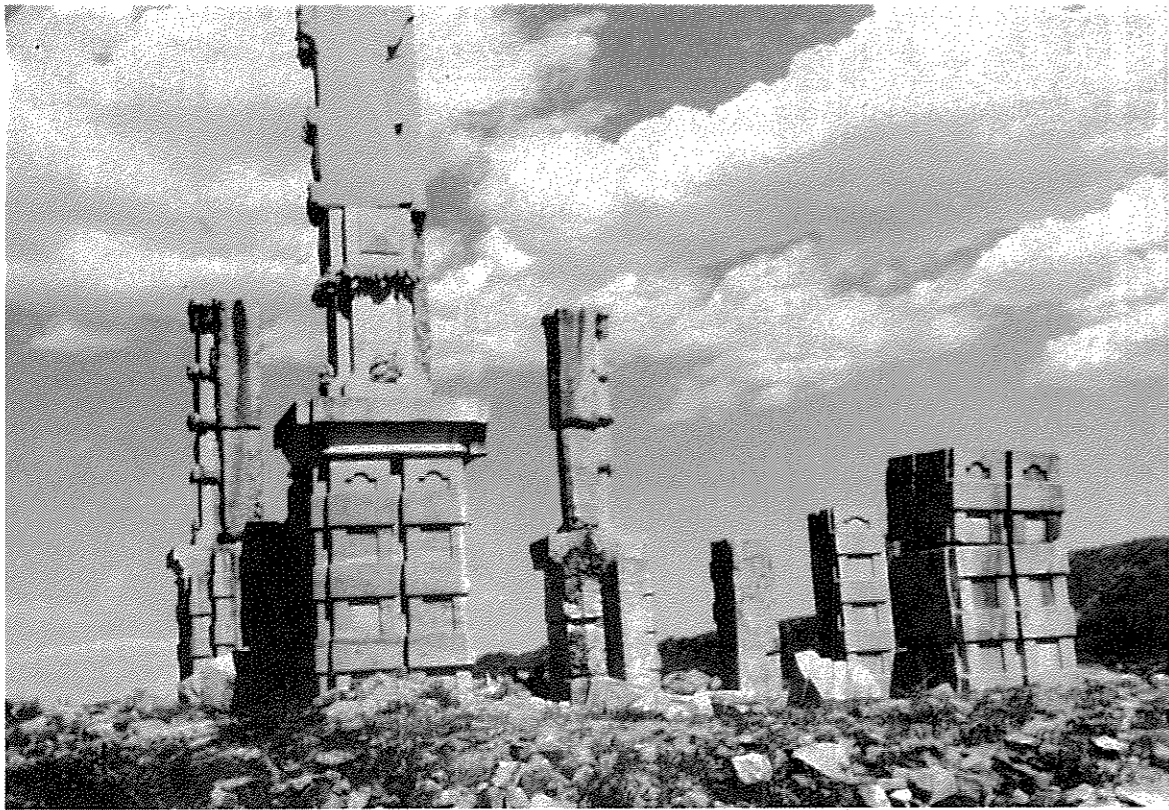


郭俊綸先生是上海名宅「書隱樓」的主人，他的先人，在鄭成功之前就已到過台灣。半個世紀以前，他開始了以攝影記錄中國建築、文物和名園的工作；他說，他深怕日本軍閥的炮火摧毀了我們的文化精華……於是走向北京故宮，走向江南名園……他的啓蒙老師，卻是「國家地理雜誌」。50年的憂患過去了。歷經抗日戰爭的烽火，文化革命的浩劫，許多古老的建築消失了、改變了，郭老先生的照片卻奇蹟般的保存下來。Jules Arsène 爲本刊所作的這篇專訪是一個歷史的見證，也是一個時代的回聲。

攝影■郭俊綸  
撰文■Jules Arsène  
中譯■胡 詩



故宮後面大高殿牌坊遺影，已被拆除



五十年前圓明園內「長春園」的西洋建築殘跡。

### ■真是奇蹟

當我望著桌上一落落的照片，而且是半世紀以前的舊照片時，禁不住心中深深的訝異和驚嘆了。

除了一流的攝影技術外，更令我吃驚的是：這些照片竟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如新。不僅50多年的歲月，沒有留下它泛黃的痕跡，就連對日抗戰的無情烽火和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摧殘，也都一一逃過了。它們能倖存於世，真是奇蹟。

擡起頭來，眼前這位白髮蒼蒼的郭俊綸老先生卻說：「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看法不同，在這裡不太可能出版。如果你能幫我拿到外面，介紹給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讓他們看看中國的這些東西——這麼好的建築，這麼豐富的文物，我就心滿意足了。我不考慮報酬的事，只希望將來出版了能賣得便宜，讓大家都買得起，都能欣賞這些優美的文化……」

郭先生已經七十三歲了。當他這麼說的時候，神情激動，雙手緊緊握住我的手臂，希望我這個外國人能夠協助他，完成他多年來的心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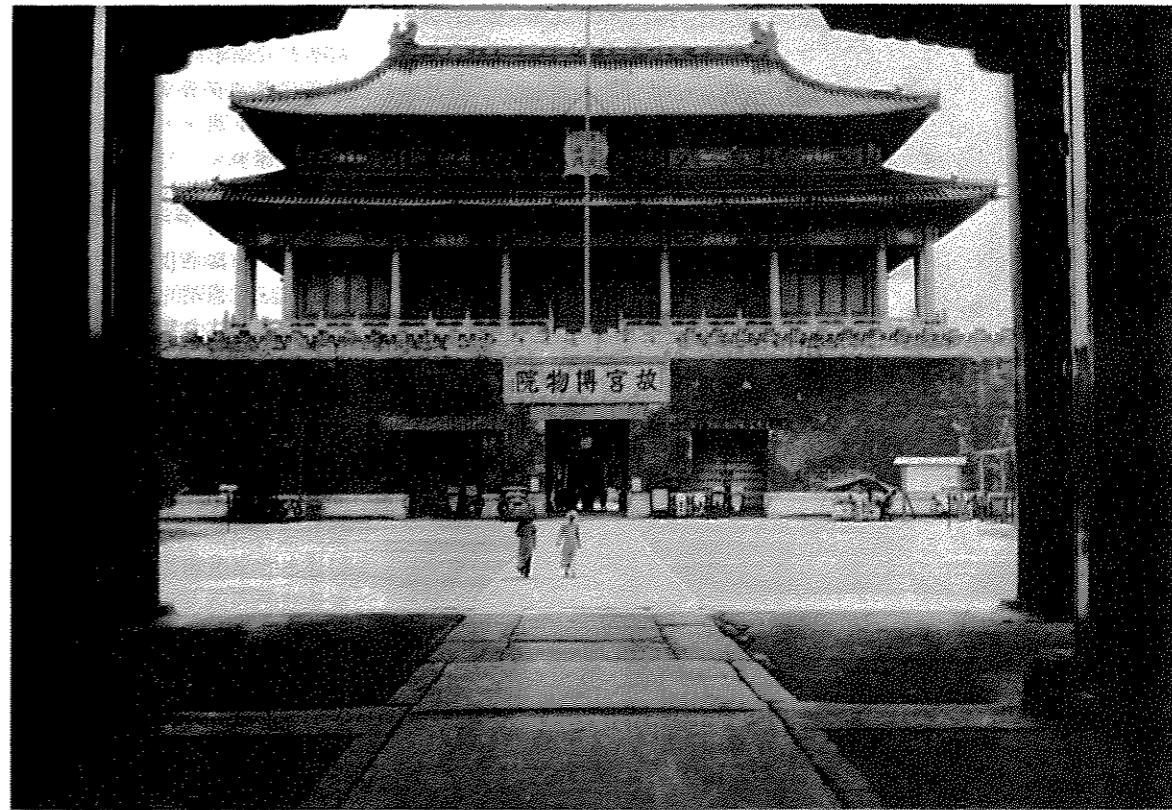
郭俊綸先生是上海著名宅園之一「書隱樓」的主人（見本文「後記」）。他的祖先曾經在鄭成功之前就到過台灣經商，歷代經營出口貿易的事業，家世富裕，但他個人却有著一股很濃的中國讀書人的氣質；他那一心一意傳揚中國文化的熱誠，尤其令人感動。

### ■幽深與瑰麗的投影

事實上，郭先生的青壯年，也都消耗在這種文化古蹟的記錄和見證的工作上了。他曾背著相機，在兵荒馬亂的歲月裡，在抗戰期間，跋涉在大江南北，拍攝下他那一時代的中國：幾百年的歷史古蹟，豐富多樣的園林家宅，古老的建築，優美的風景……充滿了激動人心的影像。

散置在桌上的舊照片，起碼有好幾百張吧。畫面的景色，有的已經不存在了，有的也變了樣；一張張翻閱著這些塵封已久的照片，想像著半個世紀以前的中國……對於我這樣一個當時還沒出生的外國人而言，不僅新鮮，而且充滿了歷史的幽深與瑰麗。郭先生是在怎樣的認識和心情下，開始他這些攝影記錄的歷程呢？

「那時我剛從上海交通大學土木系畢業，對中國古建築的精美，充滿嚮往與熱情。我一直擔心日本鬼子入侵後，燒殺掠奪，會把我們優美的古典建築也給拆毀或炸掉；一股不可遏止的年輕人的文化使命感，鼓動著我，前往北京，拍攝了故宮、頤和園。這是我的第一批作品。」郭先生邊說邊拿出照片指給我，沉靜的畫面上，除了宏偉蒼古的建築外，幾乎看不到人跡，給人一種時空彷彿都凝住了的感覺。



故宮博物院。

郭先生解釋，「那時候戰爭的陰影沉沉地壓住人心，這些地方的遊客都不多，比較容易選景，可惜啊！現在許多地方都被日本鬼子破壞了，頤和園的樹也給砍光了……」

### ■「可是我心中焦慮著……」

後來中日戰爭爆發，郭先生到後方去參加修築鐵路的工作。一路上，在南京，在蘇杭，也看到許多動人心魄的古代建築與庭園，引起了深入研究的興趣，他拍攝得更努力了。「不過，那時日本封鎖得緊，底片很不容易買到，可是我心中焦慮著，好像有什麼力量逼迫著我，局勢愈困難，愈應該拍下去。」郭先生說著，心情也似乎年輕了起來。在那麼早的年代裡，郭先生對攝影的自覺與認識，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

談起這些往事，郭先生的語調顯得快速、高昂。他說：「這些照片都是用同一個相機拍的，柯達六點三；目前還保存著，可惜不能用了。」他回憶，這個老相機是在上海「新新百貨公司」買的，「那時我還是個年輕小伙子呢！體力好，眼睛好，相機的鏡頭雖然很小，距離卻可以調得很準；放大後，不僅畫面清楚，位置也都正。哪裡像現在，人老了，戴上眼鏡都看不清楚……」郭先生說話時，夾帶著濃厚的上海腔，他深怕我聽不分明，隨時都會冒出一兩句英文。當他把這架古董相機拿給我欣賞的時候，我忽然回到了遙遠的童年：在父親的舊物品中，也有個一模一樣的老相機，父親曾告訴我，他年輕時就是使用這架相機的。父親今年已經八十七歲了。

### ■空氣也顯得沉重了

這份親切的感覺，更凝聚了我的興趣和好奇。記得父親說過，這種

相機拍照並不容易，用它來照建築物時，一定要端平，不能斜上，否則拍出來的就比原來要低了。郭先生也是這麼說的，他說：「那時候拍照，我都很注意兩臂的舉力，一定要平均。」後來郭先生也買過較新的相機，「可惜都沒有機會再拍了。」他說。

郭先生拍照，多數都使用柯達六乘九的大張底片。「49年後，底片很難買到，主要的只有東德生產的Agfa，那時什麼都要使用兄弟國的嘛；價錢較貴，貨又少，拍照變成愈來愈困難的事了。所以我的作品大部份還是抗戰前後留下來的。」郭先生感嘆著——特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文化古物受到了破壞，有的就此消失無踪了，有的連個鏡頭都沒留下……這是整個民族的損失啊！」說到這裡，郭先生忽然沉默了下來，不再言語。空氣也顯得沉重了。



兩百多年前，建造書隱樓的主人  
乾隆癸未榜眼，四庫全書副總裁、軍機大臣、兵部尚書  
——沈初自題的「書隱樓」匾額。



上海「書隱樓」磚雕門樓“古訓是式”。

爲了緩和一下氣氛，我探問他，當初對於攝影發生興趣，可有什麼特殊的因緣或指導？果然他被我的話題引出了興趣，又開始神采奕奕地談述起來。

### ■國家地理雜誌的啓示

他說：「當時我們家裡訂了許多外國雜誌，德國的、日本的、美國的，都有。其中我特別喜歡國家地理雜誌，那時一年的費用要五塊美金；他們的攝影報導引起我極大的興趣。我自己學的又是土木，對文化、藝術和建築，有著很深的喜愛，只要有錢，我就去買畫冊，買攝影書刊。以當時的水平來看，歐洲和日本的出版物都很精緻，雖然日本是我們的敵人，但是他們書出得好、印得精，我也不得不佩服……就在這些書刊畫冊裡頭，我自己摸索、學習，才有了這一點點成績。」

郭先生的書桌旁，陳列著一整排的康熙字典，清末民初的版本吧，字體很大；靠牆還有堆積如山的中外文書籍雜誌，都是早年的收藏。據他說，書和照片是平反以後才發還給他的，但也只是原來的一部份了。

至於沖印照片的事，爲了效果，郭先生儘可能要求自己動手。他說，「這些照片都是我自己放大的；後來情況比較壞的時候，放大機也是我自己做的呢！我用木頭盒子裝上燈泡當作吸光鏡，鏡頭是拿另外一個舊相機的，那時也沒有暗房，所以要晚上七、八點才開始放，一直工作到深夜兩三點。」

### ■中國和世界的鉅大變化

很難想像這麼細緻的相片，大多數竟然是在如此簡陋的環境裡，沖印，放大出來的。郭先生得意地告訴我一個故事：「有次我到北京一家照相館去放大照片，因爲他們用的是匈牙利相紙，比較好，價錢也較上海便宜，我想試試看做個比較——那時我們用的都是蘇聯附屬國的東西，資本主義國家的都不准進口——照相館的人看到我的相片，問我用什麼相機拍的，我說柯達六

點三，他很驚訝；又問我用閃光燈嗎？我說不用，他說真了不起啊！」說著，郭先生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目前，郭先生依舊興緻勃勃，打算再弄一個暗房。他說，「木頭門窗不透光，只要把洞堵起來，就可以了。現在年紀大了，精神不夠，我已經聯絡了一個老師傅，有空來幫我作，兩個人聯手也許可以實現我的想法吧！」

郭俊綸老先生還有不少底片，保存在一個餅乾盒子裡，沒有沖印。他希望利用生命暮年的時光，再拍幾張好照片，並且盡可能的把早年的作品，沖印放大出來。他說：「這些照片對我的意義很大，也給了我深刻的體會。照片有時真的比文字還厲害，既清楚又方便；很多東西都會因爲時間的變化而改變，而不存在了，但是照片可以把它保存起來。」

翻閱著他的作品，追憶著他的歷程，沉思著這些年來中國和世界的鉅大變化，他的話，更深廣有力的在我心頭震盪了開來。

### ■歷史的回音

在上海拜訪郭俊綸時，他曾向我表示，十分崇敬中國攝影大師郎靜山先生。因此來到台灣後，我便立刻和郎先生連絡，一心想把郭先生的照片拿給他的崇敬者鑑賞。那天，我與九十五歲的郎靜山先生聯絡上了，他直爽而好客地邀請我到他家去。掛下電話，我拿著照片，攔了輛計程車直奔郎先生的住所。

郎先生十分高興的接待我。談話之際，他便戴上眼鏡仔細觀賞著郭先生的作品。郎夫人和在座的朋友因而談論起當時上海的一些情況；郎夫人還告訴我，從前他們最喜歡吃上海老大昌的麵包，至今難忘。這時電視正好播出郎靜山先生新拍的一張廣告片。悠揚的音樂，配上郎大師鄭重的推薦，顯得別出新裁。



郭俊綸夫婦抗戰勝利後在青浦曲水園留影。

仔細地看完照片，郎先生以十分嚴肅的口吻告訴我，這些照片的水準相當一致，「他拍得很用心，取景不錯。而且他用的這種相機難度相當高，因爲沒有反光鏡，無法看到成像，完全要靠目測，一不小心就會切掉頭或去掉腳了。」這些照片記錄性很高，郎老先生進一層指出，郭先生的照片「最大價值也正是在於它的內容。這裡面很多的風景或建築現在都沒有了，有的被日本人，有的被紅衛兵毀了，實在可惜。以前我也拍過不少中國的名園勝景，不過照片全留在上海。

聽海外親友說，文化大革命時也被抄了；後來平反，他們雖然歸還了我的東西，却只剩下空空的箱子而已，那些珍貴的照片，早就不知扔到那裡去了！所以他的這些照片能夠保存下來，不僅幸運，也具有相當意義的見證價值。」

郎靜山老先生所肯定的，不就是郭俊綸先生當年所殷殷期許的嗎？隔着迢迢的時空，我彷彿聽到了一聲歷史的回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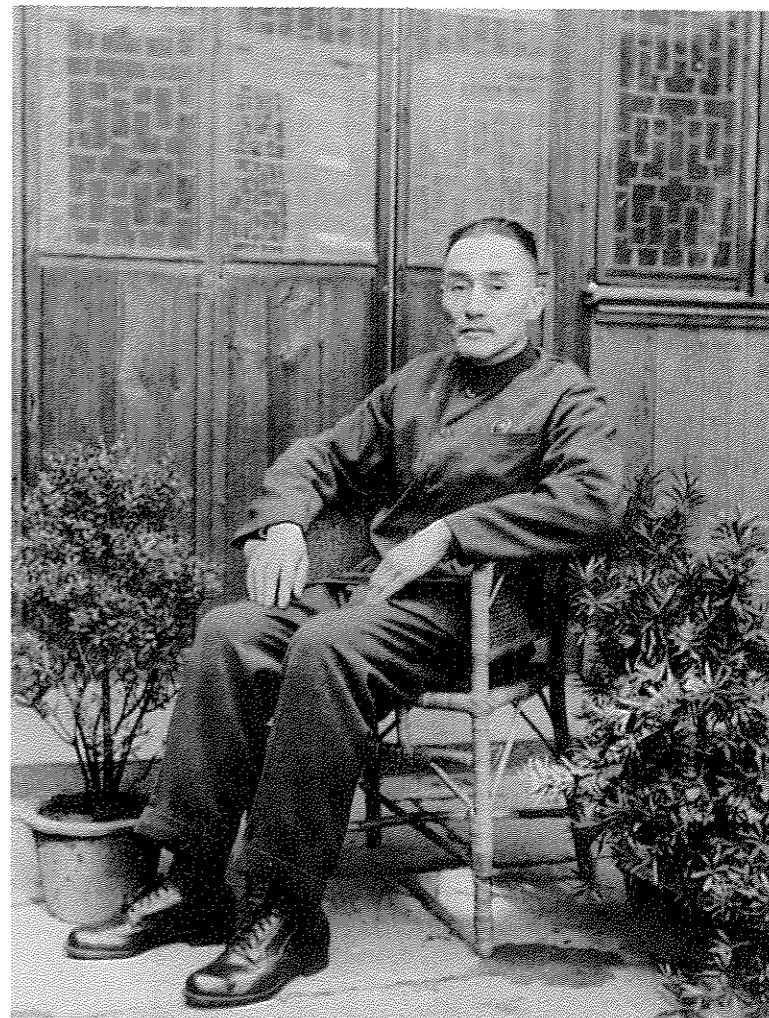
豫園三穗堂東首「漸入佳景」游廊入口

## 後記■「書隱樓」索隱

郭俊綸先生的家——著名的「書隱樓」，坐落在上海中華路與復興東路交角的大東門旁，佔地非常大，約有四、五百坪吧。記得那次訪問郭先生，吃完飯走到他的書房時，我差點走迷了路。不過這座兩百多年的巨宅裡，如今空盪盪的，所有的廳堂都只剩下幾張粗陋的竹製桌椅，令人覺得異樣的清寂。由於年久失修，加上文革時期改為工廠帶來的破壞，牆上殘留著一些標語和口號，許多門窗雕飾也都遭到毀壞，在暮色中，竟似荒屋一般。縱然如此，從建築用材的考究，以及殘存的庭園設計與精緻的雕花門窗上，依稀可以看出當年富麗典雅的規模。

在屋中，郭先生一再向我解釋，這座房子輝煌的前身：「早在十九世紀以前，我們祖先就作出口生意了，因此留下來很多好東西，也有很多古董。可是文革時，他們在這裡開抄家展覽會。他們把我綁在樓下，紅衛兵一個個跑上樓去，這個搶，那個也搶，把瓷器都摔碎在地上，我在樓下聽了好心疼。那些古董都是我們民族極珍貴的寶物啊，這樣的亂砸，對國家和人民都是不能彌補的損失……」這位穿著一套粗縐的深色中山裝的老人，敘述了這段令他慨歎不已的往事，搖搖頭說，「之後，什麼都沒有了。」

在郭老先生送我的一篇他對自己家族的研究論文中提到：書隱樓是乾隆時代的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初請人建造的。「書隱樓」三個字也由沈初親自題寫；他還擔任過四庫全書編纂的副總裁。當時沈初延聘了江南著名的匠師，投下大量心力，來興建這棟府第，一磚一瓦，都極盡巧思。



「文革」結束後回到故居書隱樓的郭俊綸先生

郭先生就曾指著如今牆上還有的一些浮雕說，「它們都是中國的歷史故事，也是藝人的結晶。這個是武王伐紂，你看中間那是姜子牙；這幅是周穆王拜見西王母；這邊是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你看神情多鮮活；還有八仙圖，神態好悠閒自然……。兩百多年前的老師傅對中國歷史都非常了解，現在這種磚雕藝術大概也沒有人會做了……。」

在郭先生的論文裡，他根據家族文件及帳冊的記載，指出許多有關中國近代航業史著作的訛誤。其中，他並說明祖先如何到過台灣經營蔗糖運輸，乾隆二十年左右又到上海從事航海貿易的事實，比帝國主義國家霸佔上海後的航運事業還要早近百年的光景。

他的先人，曾經航跡遍達東南亞和東北亞各地，也曾擔任過海運總事，與潮州會館鼎立……看來，他這個家族，多少也可以說是一部中國近代航運通商史的縮影吧。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也比較更能體會出他的攝影背景，以及他對中國古文化的鍾愛與執著的動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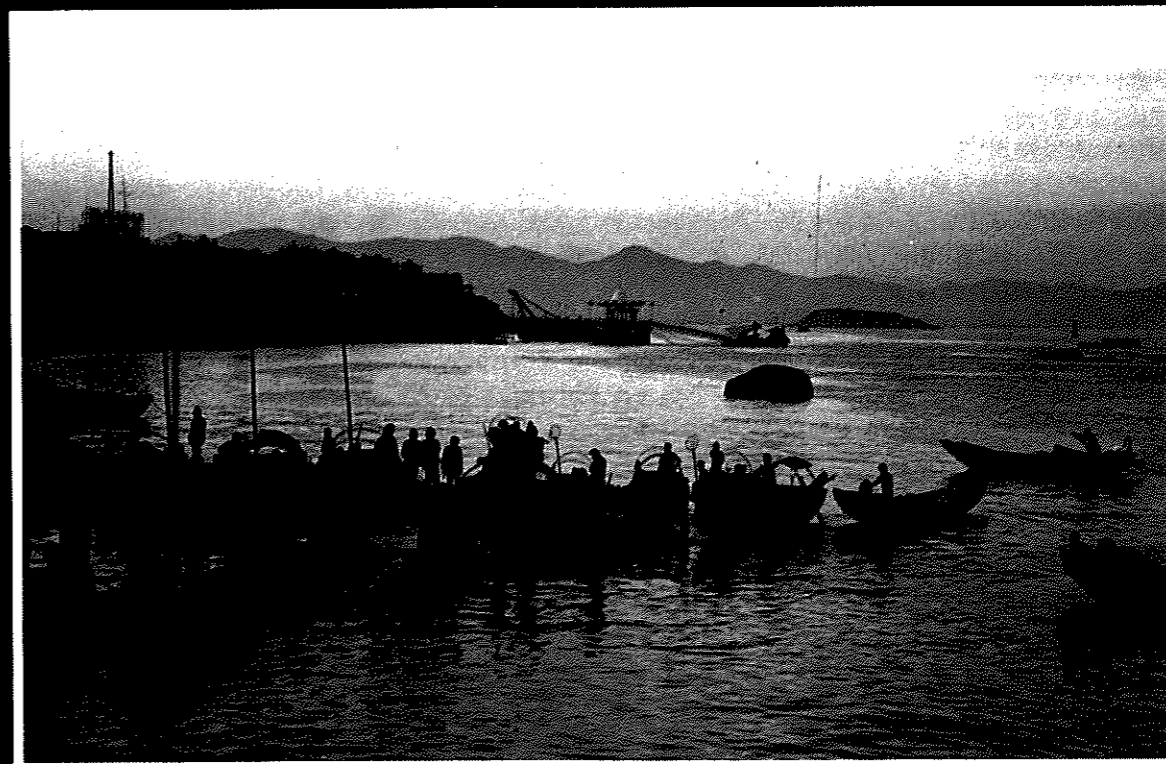
✿

# 台灣海峽的 另一面： 廈門近景

儘管明文規定，禁止台灣流行歌曲的公開銷售  
鬆綁之後，攤位上却到處是台灣的音樂帶；  
台灣製作的電影錄影帶，尤其是武打片，  
也受到了老年人和年輕人的歡迎；……

這裡是台灣海峽的另一面，  
這裡是廈門、是鼓浪嶼，  
是山石壯美、廊柱幽深的世外洞天。  
拍打著金門的海浪，  
也輕輕拍打著這個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先驅城市之一  
在這裡，廈門大學的學生，  
最想了解的是：  
台灣的年輕人，在做什麼？

攝影 / 撰文 ■ Lambert Van der Aalsvort  
改寫 ■ 梁春幼



黃昏時，  
海灣中漸漸泊進來一隻隻的船影；  
天光雲影下，  
正是漁人靠岸歇息的時候了。

在廣州市郊，一條筆直、漫長的公路上，來往的車輛顯得忙碌而擁擠。幾部老爺卡車沿路嘎嘎作響，不堪負重的模樣，狀極可憐破舊。它的背後緊跟著一排車子的長龍。

我們的旅行巴士裡坐滿了乘客，泰半是本地人和幾名香港仔。他們身穿白淨的襯衫，彼此低聲交談著。從廣州到廈門，是一路漫長的旅途，估計約需十五小時才能抵達。

從香港出發的時候，車內就輕柔地飄著台灣的流行歌曲。靡麗的歌聲中，幾位旅客正沉入甜美夢鄉。在廣州市能聽到蘇芮的歌聲，不得不叫人驚喜啊！我把前額偎在玻璃窗前，從偌大的窗口注視著每一景每一物。因為來中國大陸看看，是我長年來的心願。

## ●我的心彷彿飛回荷蘭的農村去……

從車窗望去，蒼茫的田園風光，有極豐富的變化。更遠的青翠山谷則狂野地伸入天邊。隱然露出的峭岩壁上，覆蓋著一片茂盛的叢林，巨大的圓石和無數已經在湮漫的歲月中被遺忘的墳塚。我遠遠地辨認出一條半遮半隱的溪流，靜靜地淌著，兩岸邊住著幾戶養鴨人家。

我特別喜愛車窗外飛掠而過的梯田。我幾乎可以聞到紅土肥沃的芬芳，而我的心也彷彿飛回荷蘭的農村去。一條橫臥的水渠道上，兩個農夫合力踩著水車，隨著腳勁節拍，打出美麗的水花，渠水便湧進田裡。另外有一個農夫兩腳浸在水中

，俯身察看秧苗，還不時側過臉與小孩子說話。那小孩，一定是他的孩子吧，站在田埂上，手裡正提著飯籃子。這些鄉村風光看來是那麼富於田園之樂，可是出身於農村的，最知道這背後農家的艱苦。

經過不知名的小鎮時，司機下車去購物，立即引來村民的騷動。一群圍集在這兒兜售食品的小販，鼓起嗓門叫賣，有人甚至進入車內賣起甘蔗和橘子。甘蔗小販的生意十分好，不需多久就賣掉了好幾包。乘客們愉悅地啃嚼，發出滋滋喳喳的咬嚼聲，把車座中間的通道，吐滿了甘蔗的渣子。有一位從香港來探親的青年的廈門人，捶著肩頭說：「坐長途車，真是折磨人！」

當我們下車用飯時，我看見幾個

漁人站在嶙峋的石上撒網捕魚。鄭成功雕像矗立天邊，像守護神一樣，遠眺著台灣海峽。



# 爲什麼在高熱量時代 您應選擇低熱量食品？

## ●吃是生活中的重要課題

隨著時代的進步，飲食應求其適度。過與不及，常導致病痛。因之，注重健康飲食，增進健康，已是現代人最關切的課題。

## ●一天需要多少熱量

要吃的營養適度，就必須廣泛地從各類食物中均衡地攝取各種營養素，以達到每人每天所需的熱量。

食物的營養價值大致可分為五大類：(一)水果類，(二)蔬菜類，(三)油脂類，(四)五穀類，(五)肉魚蛋奶類等。據專家估算，一個成人每日所需的營養需求量，應從上述五大類食物中攝取約2225卡路里的熱量，以及60公克的蛋白質。

## ●「熱量」與「卡路里」

人的活動必須依賴食物，一如開動汽車必須用汽油。因進食而在體內產生熱能，以供身體活動之所需，稱之爲「熱量」(ENERGY)，計算熱能的單位則稱爲「卡路里」(CALORIE)。熱能除了維持人的活動所需之熱量外，另有一部份是維持新陳代謝的功能。

食物中主要的營養素，包含蛋白質、醣類、脂肪、維生素、礦物質等。其中只有醣類、蛋白質、脂肪能產生熱量。依國人的飲食熱量來源分析，其中醣類約佔60%，蛋白質約佔10%~15%，脂肪約佔25%~30%。

## ●肥胖不是福

高熱量的油脂類和蛋白質食品，是現代富裕生活的象徵之一。在國人吃好吃飽之餘，仍大量攝取了超量的醣類、脂肪、蛋白質，過多的熱量，往往超出身體所需，因此肥胖的人愈來愈多，對健康也有諸多不利的影響，例如血液中三酸甘油酯含量較高，心臟功能負荷加大，伴隨而來的常有心臟血管、腎臟、糖尿病、痛風、膽囊等疾病，因此，醫生常忠告人們「肥胖不是福」。

## ●低熱量與健康

目前，在歐美各先進國家，因飲食與健康觀念之進步，已非常風行所謂健康食品或自然食品及低熱量飲料，以改變其飲食生活習慣來維護其身體健康。放眼世界各國，低糖飲料紛紛推出大量應市，已成爲一股風潮，並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反觀國人，除了日常生活攝取靠足夠之熱量外，因應酬而吃進額外大量之蛋白質、脂肪，及隨時喝幾杯高糖份飲料，身體如何消受得了，也難怪國人近數年因過胖導致之高血壓、心臟病等高居國人十大死亡病因，此與國人之飲食生活習慣有極密切之關連性。

爲改善國人飲食習性，國內已有廠家生產低熱量飲料，那就是以生產舒跑而聞名的維他露公司，該公司以製水三十年的經驗，特別參考世界各先進國家低熱量飲料之製造方法，生產國內唯一的低熱量飲料富綠(FREE)，據該公司負責人表示，富綠之推出，除了迎合世界飲料潮流外，也是針對現代人健康需求而生產的新飲料，該公司不惜投入巨資，經多年研究開發，於今年正式應市。

## ●富綠FREE的特點

富綠低熱量飲料與一般飲料之差異在於具有三大不同特色：

- 一、不含蔗糖
- 二、不含色素
- 三、不含咖啡因

採用純天然甜味，喝起來清爽可口，因爲不含蔗糖，不會在體內累積形成脂肪，當然就不致於發胖了，不含人工色素，不會對人體產生危害，不含咖啡因，沒有那種強烈有害的興奮刺激性，品嚐之餘果然風味獨具、清涼不膩非常好喝，這種新飲料對改善國人一向膩油厚脂的飲料生活極有助益，推出後深受講究飲食品味又怕胖的人士及年輕男女之歡迎，相信國內消費者的飲用習性今後必將迎向歐美潮流，該公司也提出過一句值得現代人士深思的一句話，是「高熱量時代喝低熱量飲料」，在喝飲料之前，想一想，你能够不三思而飲嗎？



# 綿綿思舊情 處處見新意

- 設計精神——傳統與現代的融和。
- 建築外觀和室內裝潢——力求創意，傳統與前衛兼具。
- 餐飲供應——現代口味的飲食之外，還供應刈包、麻油鷄、彈珠汽水等鄉俗飲食。
- 情調設計——音樂、花卉、掛畫皆精心設計，時髦人士嚮往之地，各界名流聚會之所。



## 舊情綿綿咖啡館

舊情綿綿

忠孝店  
台北市仁愛路4段35巷42弄4號  
7766740~4

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北路3段51號之3  
5928366~7

乞丐向香港來客伸出討乞的手。有一個乞丐明顯是個瘋子，但看來氣色好，也不可憐。圍繞在旅行車停車場上的小販，旁觀者和乞丐，看來都很自在、自若，這使我驚異。

### ●「鼓浪洞天·鷺江第一」

深夜抵達已經沈睡的廈門時，只剩幾家闌珊燈火，店舖商家也都閉戶了。

我和香港仔住進「華僑大飯店」。入門時，迎面一幅朱紅色布條，上面寫著「歡迎世界各地朋友」。

「華僑大飯店」分為新舊兩個部份。新建的一廂，極為豪華舒適，大理石壁，無聲的地氈，皮質沙發…舊建的一廂是一棟傳統式中國建築，寬敞的樓梯，貼著花瓷磚的迴

廊，看起來像一種乾淨、肅穆的大軍營。一位原籍廈門的旅客發現，住舊廂的價錢比住新廂便宜好幾倍，便邀我住進飯店的舊廂。

隔日中午，老許請我吃飯。他是爽朗樂天的香港生意人，年紀四十許，原籍廈門鼓浪嶼。我們坐在豪華的歐式餐廳裡進餐，穿制服的女侍看來忸妮不安，為了模仿「優雅」的舉止，她們顯得手足無措。臉上略施粉脂，但一看就知道女孩子們並不精於打扮，使得大廳內飄流著一份僵硬和尷尬。尤其是她們為了外國旅客而蹣手蹣腳走路的模樣，令我難過。

老許急著要我和他一道去看看他的故鄉鼓浪嶼，邀我一塊兒回鄉。鼓浪嶼位於廈門港口，沿著中山路往下走，街底就是渡口碼頭。從海上遠處望去，鼓浪嶼的全景宛如古色古香的歐洲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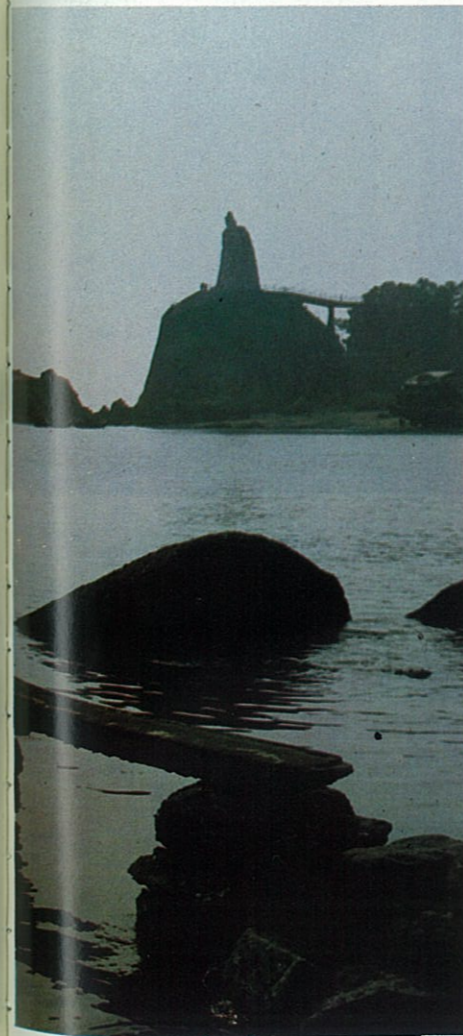
島嶼中央，幾個猙獰奇詭，碩大壯美的巨石堆聚成山，看起來就像一個歐洲的修道院，昂然地向海天相接處展延。黃昏下，巨大崎嶇的島上，錯落著棕色的帶著拱廊和柱廊的建築物，形成一個可愛、安詳的人間仙境。我貪婪地觀察這兒的人們，發現到每一個人和他的生活、同胞和環境之間有一種自在、自然的認同；一股實在而自然的友善之情，瀰漫在我心中。

我們迂迴走過窄巷和小弄，爬上一段小坡，才抵達老許的家。那是一幢有圍牆的、地中海式的古老洋房，院子裡樹木扶疏，屋子裡窗明几淨，木質傢俱古老而散發著黑褐色的光澤。老許的胞弟在陽台上歡迎我們。他的身後簇立著張口微笑的眾親朋友，似乎是早先安排的熱鬧場面。不久，謙恭知禮的老奶奶端出小甜餅上桌，牙牙學語的幼孫也擠在廳堂，每一隻黑眼珠都極為好奇地瞪著我這個「老外」。大家閒談之間，話題似乎都圍繞著親戚朋友的近況，客廳裡充滿著溫馨的對親朋的惦念與懷思，使我這外人也沉靜地領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放諸四海而無不然的親情與友愛。

鼓浪嶼的中央是昔時的市集中心，南邊是一所大學，東邊是碧綠陰鬱的小山丘。當我望見巨岩上的題字「鼓浪洞天，鷺江第一」，我由衷地感到這幾個字如何優美地概括了眼前的美景。我也才深切地明白，何以一八四二年簽訂南京條約，鼓浪嶼成為國際通商口岸之後，英國、美國、德國、荷蘭、西班牙等國家，千方百計地佔據這個島嶼，紛紛設立領事館、商業貿易中心和租借區。

### ●到處都聽得到台灣流行歌曲

因此，當我認識到鼓浪嶼的經濟



尚未竣工的鄭成功神像，兩眼炯炯如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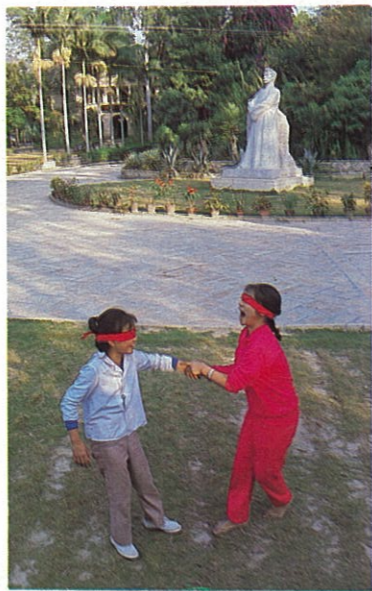


老奶奶端出甜餅上桌待客，老許爲了慶祝久別歸來，取出自動相機，爲老奶奶和姪女拍照。

型態充滿著濃厚的觀光氣息時，就一點也不訝異了。島上彎曲的小巷弄道裡，櫛比排列著旅館和商店，賣著各式土產、貝殼手藝品、海苔，牛仔褲，皮夾克和台灣流行歌曲卡帶等各式商品。尤其是攤位上堆積如山的台灣流行歌曲音樂帶，包括鄧麗君、黃鶯鶯、費玉清、余天等台灣著名歌星的帶子，都在這兒公開銷售。其中，我在街頭上聽到凌峯的「船歌」，正是兩星期前我在台灣「金馬獎之夜」的電視節目上才聽過不久的新歌呢。那種感受，即使是外國人的我，都覺得難以置信，讓人覺得台灣和鼓浪嶼的時空，一下子混淆不清了。

轉回廈門的路上，我沿著中山路走回「華僑大飯店」。這條廈門的主要購物街上，也四處可以聽到台灣流行歌曲。美國「可口可樂」也是四處可以買到的飲料，其他各式的商品，諸如隨身聽、照相機，手提電視機，影歌星照片和小觀音石像等，大部份的家電製品皆是日本貨和香港貨，台灣出產的大同電冰箱也夾雜在市面上公然銷售。

街景和櫛窗之外，另一特色就是老百姓逛街購物時臉上呈現的特有的喜色，並且在好奇之中帶有迷眩的表情。有一對年輕夫婦新買了一部電視機，臉上充滿了驕傲和喜悅。少年人則望著新款式的日本摩托車，比手劃腳，相互熱烈地討論著機車的性能。一位少女和母親喜孜孜地望著西式的新娘禮服，那是一



廈門大學校園內景

件漂亮別緻的綢緞裁製的禮服。我看見那一對母女吃吃格格地笑得不知所措。煙攤上的老闆，則不會忘記向顧客保證品牌純正，確實是歐洲或美國進口的洋煙。

廈門的另一個特殊景觀，就是新舊氣象的雜揉並存。柯達快洗中心和傳統餐館形成強烈對比。在「華僑大飯店」門前，一排沉默地等候生意上門的黃包車伕，被飯店服務生排拒於門外。新式的計程車却可以上門載客。整座城市看起來，就像剛從冬眠的蟄伏中復甦過來，在人們的眼神中，含有一股春天將臨



的召喚。對於近期以來大幅度的變革，大陸上的人似乎就像一場惡夢初醒，似真非真地隱藏著新希望和自信心。他們似有一種警戒在心底隱藏，但時時注意到每一個瞬息變化的局勢。然而，在這個期盼底背後，也透露著一份粗糙而審慎的喜悅。

### ●廈門華僑的不同遭遇

在飯店裡，我認識了一位老郭，是香港一家貿易公司派來廈門出差的。他原是個印尼華僑，是一位溫和甚至羞怯的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在中國與印尼關係親密的六〇年代

，他到北京學習俄文，後來改到福州學生物學。畢業後，他奉派到廈門教生物，一直到七年前，他離開了廈門到達香港。經歷了文革風暴之後，他自我放逐，離開了祖國。但回到印尼，却被指爲共產黨人，又被迫離開印尼，他的第二個祖國。對於這些辛酸的過去，他並不多言。但他的眼神却透露著他的苦難，那是深沈的、無言的苦難。

我在飯店裡的另外一個朋友姓王。他原是星加坡華僑，可是在廈門住了三十年，幾年前才住到香港，這次也是回廈門做生意的。他熱情地邀我造訪他的嫁給廈門人的女兒

家。房子不大，却佈置得俐落有緻。客廳裡擺著一架大型的彩色電視機，正在播放雷根與戈巴契夫的談話。這是他們在高峰會談結束後，各自回國向自己的公民報告會談結果的情形。在氣象報告時，隨各地氣溫，映出中國大陸各地的風景。當我看到台北天氣的報告時，螢光幕上赫然發現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的前景，令我啞然失措了。

被中國人譽爲「愛國華僑」，在抗日時期爲國家做了巨大捐輸和貢獻的陳嘉庚先生的故居，位於集美鎮附近，也是遠近知名的觀光勝地。陳嘉庚先生生於一八七四年，歿

於一九六一年，生前曾是一位著名的華僑企業家和工業家。集美鎮位於海邊偏遠處，但是，每日的遊客依然如潮，紛紛前往參觀建於一九一三年的陳嘉庚先生故居。我乘坐一家私營的市公車去集美鎮，車輛嶄新豪華，並設有立體音響，播放著台灣流行歌曲。這家公車公司，是最近才由華僑投資開辦的私有汽車公司，收費比公營票



# “中國” 我們最深沈的 喜怒哀樂

三峽築壩、恐龍出土、貓熊保護、長城石外流……這些消息，都讓我們忍不住關切、震撼、焦急！

羌族的咷酒對唱、松花江鑿冰捕魚、蘭州的羊皮渡江、成都的茶館風情……這些人文風物，都讓我們忍不住牽掛、好奇、繫念……

中國是我們心底無法隨意抹去的名字！

「放眼中國」是這樣誕生的——

六年前本社出版了「江山萬里」八冊，締造了十三萬套的銷售紀錄。六年後的今天，我們以重金購得實地拍攝的原片，搜求全新的第一手資料，並以獨特、細膩的筆觸、更精緻的印刷，重新出版「放眼中國」。如果您看過「江山萬里」，值得再買「放眼中國」；如果您沒讀過「江山萬里」，那麼這次，您絕對不能錯過！

這是您從未見過的中國！

- 全部最新現況資料
- 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並重
- 全部攝影家原作
- 可作中國地理百科之用
- 附最新詳密地圖
- 全彩精印，質感極佳，值得珍藏

現在訂購，享受三重優惠！

■ 全套10鉅冊訂價9,000元，現在訂購(已出書3冊，10月出齊)只要6,300元。

歡迎分期付款，每期1,100元，共計6期，輕鬆看中國！

■ 贈送名攝影家莊明景先生三上黃山精心之作——「黃山之美」(120頁原片全彩)。

■ 贈送精緻難得的「中國人文座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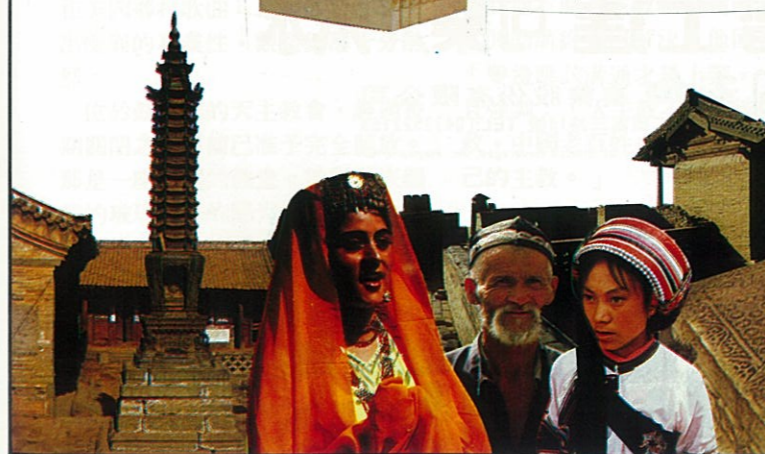
全國唯一深入、全面報導大陸現況的精緻套書



## 放眼中國

全套10鉅冊，每冊184頁，27×21.5公分，永豐餘150磅特鋼，全部彩色精印，布面精裝附書衣。

試閱專線 / 7351290



錦繡出版社

台北市臥龍街17巷25弄2號一至七樓  
郵政帳號 / 0649666-7

台北總公司(02)7351520(20線)

桃園(033)329086

新竹(035)716060

台中(04)22202070

台中(04)2245832

2202068

員林(048)346883

嘉義(05)2235217

台南(06)2211758

高雄(07)2725540

2918110

屏東(08)7362021

訂閱請洽  
郵政寄本刊(註明姓名、住址、郵政)  
或撥試閱專線 (02)7351290  
即可免費試閱「放眼中國」7天，  
並贈送「中國人文座曆」。

開罐開瓶就開心.....

# 雪士達® 大請客



**再來2罐**

直接向零售店兌換

“5元折價”再買1罐可折價5元

中獎率  
100%  
祝您好運

**再來1瓶**

直接向零售店兌換

“10元折價”

再買1瓶可折價10元



即日起  
當場買，當場中獎  
開罐開瓶就開心

來！現在就買！**罐瓶**，試試您的好運氣。



風行美國百年·名牌飲料巨星  
**雪士達可樂/汽水**

家鄉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工業區三路18號 TEL:(04)2522158  
Produc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Shasta Beverages, Inc. Hayward, CA



台灣流行歌曲瀰漫在島上彎曲的小巷弄裏。攤子上，鄧麗君、黃鶯鶯、費玉清、余天等台灣著名歌星的帶子，堆積如山。



觀音神像在廈門極為盛行，處處可以買到。

價貴了三倍，但普受老百姓歡迎。陳嘉庚先生的故居是一座莊嚴的古老建築，建地相當廣闊，目前已改為民間性質的紀念館，管理上也尚稱完備。一九六一年陳嘉庚先生安葬於此。

### ●三位台灣籍修女

當天夜晚返回廈門後，朋友為我安排欣賞一場演唱會。只見會場前人潮洶湧，據說一票難求。

節目包括北京來的歌唱家，傳統雜耍，舞蹈和芭蕾舞、交響樂、民謠、北韓舞蹈團、日本歌伎，以及讓我暗中稱奇的台灣流行歌曲的演唱。最後還有一個西樂隊演奏搖滾樂和美國鄉村歌曲。每個節目都表現出優異的專業性，觀眾反應十分熱烈。

位於鼓浪嶼的天主教會，經過長期關閉之後目前已准予完全開放。那是一座美麗的教堂，從彩色嵌鑲畫的玻璃透來的陽光，打照著白牆和教堂內的木椅子，顯得柔和而肅穆。神父黃子玉今年六十二歲，因為過去長期的監禁，使他的健康受損，但他精神奕奕，住在一個寬敞簡單的房間裡。他過去長時期的苦難似乎並未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任何陰影。「我不曾承認自己有罪。過去的事，過眼雲煙嘛。」他笑著簡

潔地說。目前，他致力於教會工作，他個人深信最近的中共改革路線將持續下去，他並寄望於未來的幾年，無論在經濟上或宗教上，都能有更多的改革。三年前，他帶著一名廚子和三個修女，出獄歸來，再度返回這個教區。「她們都是台灣人。一九四九年她們到菲律賓的途中來到中國大陸領取護照，因為歷史發生重大變化，而留居在大陸至今。」黃子玉神父說。

黃子玉神父是廈門教區的主教，目前擁有五百名信徒，泰半是老人居多。他說：「當局撥了一筆錢，把這座教堂重新蓋起來，其他教區的教會也都一樣，獲准開放了。」我問他有關天主教和「愛國教會」之間的溝痕如何解決？他回答說：「雙邊應該溝通才是上策，」他並且強調：「天主教不應干涉中國內政，中國老百姓也應有權利選舉自己的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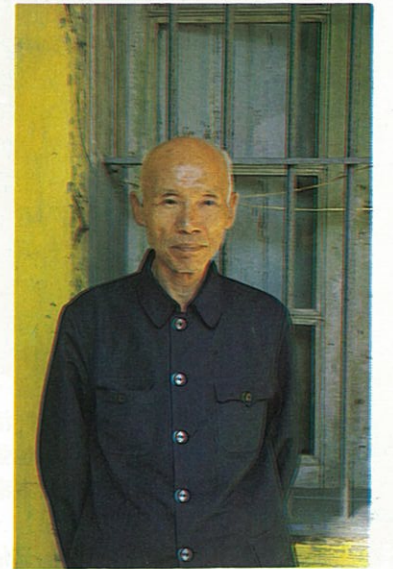
### ●華僑與廈門的經濟

廈門大學是陳嘉庚先生於一九二一年創辦，至今已是大陸聞名的一所大學。隔天，我在校門口看見一群大學生站在佈告欄前，讀著下面這一則「中國日報」的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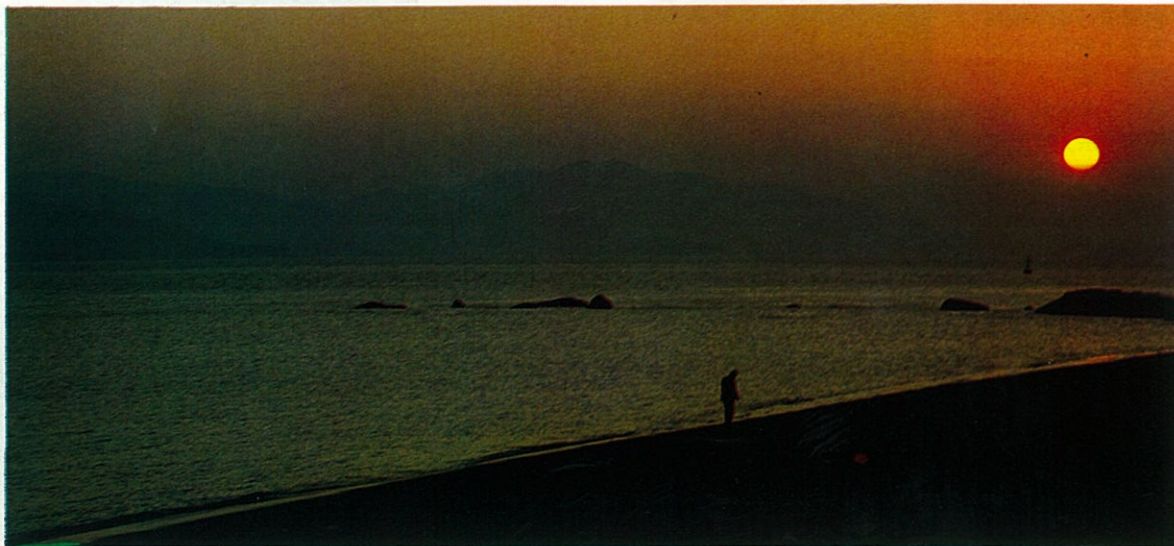
「廈門經濟特區是中國現代化的四個先驅城市之一。自五年前成立

以來，在工業和農業上的生產指數，已達兩倍以上的輝煌成長。」

這一則新聞特稿並且指出，自一九八〇年以來，廈門經濟特區的生產成長率達百分之十六，今年的外商投資額達十億五千萬人民幣，比起卅二年來的投資總額多出兩倍。該特稿又表示：「為了吸引外資，廈門經濟特區絞盡了腦汁」、「同



今年62歲的廈門教區主教黃子玉先生，和台灣的羅光主教曾是羅馬留學時期的同學。



廈門海岸的夕陽殘照。

時官方也表示，實施門戶開放政策之後，去年的貿易額淨利十億七千萬美元。一般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百分之七十，新蓋三百廿萬坪房屋，另外為公民增加了六萬個工作機會。……至一九九〇年，廈門的工業和農業生產總額預計將達到四十億五千萬人民幣。」

但有一位廈門大學的陳姓同學認為，把一切目前的廈門經濟開發成果歸功於中央政策的有力領導，是一種過度簡單化的結論。陳姓同學是化學系學生，他對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事務性關係，了解得相當徹底。他說：「廈門的快速成長，絕不意味著全國性的成長。」他從其他省區來廈大就讀的同學口中，獲悉大陸上有些省區並沒有相同的進步與繁榮。他說：「廈門的成長原因，一半來自中央的刺激鼓勵，另一半則應歸功於海外華僑。他們大筆大筆的匯款進來。」陳姓同學家住鼓浪嶼，他的父親在香港做生意，每月固定返家一次，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除此之外，陳姓同學也強調，廈門經濟特區的工商投資者泰半是海外華僑，像「可口可樂」、「柯達公司」這種外國投資，只佔一小部份。他說廈門在近三百年來和菲律賓、馬來半島的華僑有傳統性的連帶，因此，廈門的生活水準，一向比大陸其他地方高。他說：

「實施門戶開放政策以來，廈門和廣州的生活水平，已成為全國最高的幾個地區之一，甚至高過北京和上海！」近年來，廈門當局的「對台政策」，也十分彈性放鬆，三年前，當局曾明文禁止台灣流行歌曲公開流行；鬆綁之後，市面上已可以公開出售，並且四處廣泛流行。至於台灣電影，在「禁止而默許放映」之下，隨處都可以收看台灣製作的電影錄影帶，尤其是武打片子，更是符合老人和年輕人的口味。他帶我去一家戲院參觀，果然有不少人坐在電視機前面觀看台灣片的錄影帶，而據說這種戲院極為普遍，甚至校園裡也有。

### ●大學生渴望了解台灣每一件事

他同時也證實，廈門人收看台灣電視節目的人數相當高。據他估計，約有一成人口收看這種節目。他說：「有時我也看一看，但不必擔心被警察抓走。」儘管如此，中共當局還是明文規定「不准看台灣電視」。

「對於台灣，我們的政府希望這兒的老百姓，只知台灣的負面而隱去正面的消息，」陳同學說。他帶領我去參觀「廈門台灣研究所」，並且抱怨地說：「這是一個研究機構，收藏資料不准外借。」

據他表示，由於學校濱臨台灣海峽，他的室友每天清晨必收聽金門的廣播；而一般大學生則渴望了解台灣的每一件事，尤其是渴望了解台灣的年輕人：他們在做什麼？對生活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

### ●台灣和廈門太相像了

在廈門大學的旁邊，有幾座寺廟，合稱「南普陀寺」，有些建築可遠溯至三個世紀之前，相傳是觀音大士御居九年之地。幾年前，這些寺廟重新開放，文革期間被毀的部份，目前正在重修之中，而修廟的資金全部來自華僑的捐獻。我在大雄寶殿上看見和尚正在進行日課。有些日本來的觀光客在那兒安靜地拍照。在輝煌莊嚴的大悲殿上，許多當地人和華僑也在虔誠禮拜，老年人教小孩子如何上香頂禮。獻金的玻璃箱中，滿是五顏六色的各國和當地貨幣。「觀音節那天，來這個殿禮拜的人真是人山人海。」一位老先生告訴我。這景況太像台灣的外國人最大的意外，是經過「革命」的中國大陸的文化和風土人情，和經過西化的台灣之間，太過相似了。然而，我想也許正因為我是外國人，才無法辨認這兩者之間理當存在的更為細微的差異吧……

人人皆識黑面蔡  
清心降火古配方  
楊桃原汁香甘醇  
寶島鄉味最真實

## 如果你沒喝過 黑面蔡鄉味楊桃汁 就不算喝過 台灣特有鄉味的楊桃汁



新上市



真實原汁  
原味，原配方  
生津止渴  
降火，醇甘香

黑面蔡姊妹品 / 原汁·原味·原配方  
**鄉味 楊桃汁 1000cc 家庭號**

總公司：品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創保內室對·甜人味



自然·恬淡的風味

無蔗糖  
無色素  
無咖啡因

### 在高熱量時代 您應該選擇 富綠低熱量飲料

FREE富綠全國第一家低熱量飲料

按國人日常飲食習慣而言，吸收之熱量已夠多，（平均每人每日多超過所需之2225卡路里），而上班族的成年人由於交際應酬較多，美酒、佳餚下；早已吸收了超量的高熱量食物，如果再喝幾杯高糖份的飲料；累積之熱量過多，使體重增加而形成肥胖，而成年人更常因胖而影響到個人健康。為了改善國人飲食習性，維他露公司

特別推出正風行歐美的低熱量飲料 (diet drink)；富綠低熱量飲料與一般飲料有三項明顯不同處：  
一、不含蔗糖。  
二、不含人工色素。  
三、不含咖啡因。  
採用純天然甜味的富綠低熱量飲料，自然、恬淡、舒爽的風味，久喝不厭，是上班族渴望的好飲料。

# FREE 富綠

低熱量飲料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台中港路2段81號(04)2517071~3

#### 全省經銷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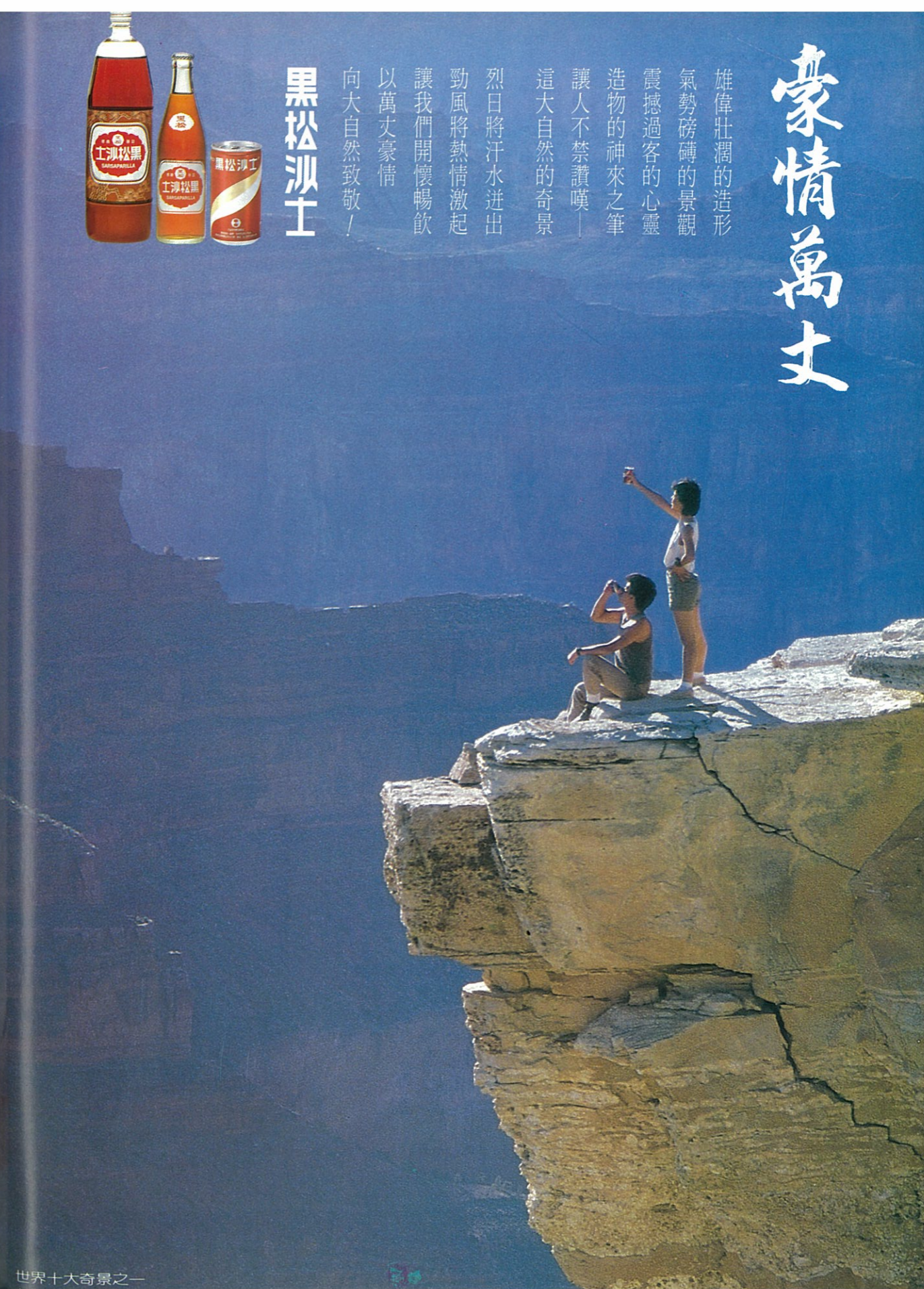
花 蓮 (038)526761	北市(松山區)(02)6227027	苗 栗 (033)386407	彰化(北區)(047)551309	台 南 市(06)2517458	高市(北區)(07)7453421	台 南 縣(06)885879	東(08)7880679
宜 蘭 (039)323117	北市(南區)(02)3218606	栗 山 (037)320347	彰化(西區)(047)777636	台 南 縣(06)2514807	高市(南區)(07)7432809	高市(北區)(07)7437339	東(08)326303
基 隆 (039)322306	北縣(北區)(02)3512068	豐 原 (045)266936	彰化(南區)(048)381012	高市(北區)(07)7219336	高市(南區)(07)7219336	高市(北區)(07)7219336	東(08)32243300
基 隆(032)282898	北縣(北區)(02)9895783	臺 南 (046)872439	南 投 (049)228426	高市(北區)(07)7511341	高市(南區)(07)7511341	高市(北區)(07)7511341	東(08)249701
基 隆(032)258090	北縣(南區)(02)9878200	中 南 (04)2207566	雲 林 (056)336052	屏 東 (08)7893279	屏 東 (08)7893279	屏 東 (08)7893279	屏 東 (08)7891767
北市(北投區)(02)8211998	北縣(南區)(02)9250987	中 南 (04)2279269	嘉 義 (05)2372114	屏 東 (08)7893279	屏 東 (08)7893279	屏 東 (08)7893279	屏 東 (08)7891767
桃 園 (02)8212448	桃 園 (033)339432	中 南 (04)2877189	嘉 義 (05)2267400	屏 東 (08)7893279	屏 東 (08)7893279	屏 東 (08)7893279	屏 東 (08)7891767



## 黑松沙士

向大自然致敬！  
以萬丈豪情  
讓我們開懷暢飲  
勁風將熱情激起  
烈日將汗水迸出  
這大自然的奇景  
讓人不禁讚嘆——  
造物者的神來之筆  
氣勢磅礴的景觀  
震撼過客的心靈  
雄偉壯潤的造形

# 豪情萬丈



世界十大奇景之一

# 前瞻後看皆完美· 昂首挺立不平凡!!

MUNSINGNEAR  
創業迄今逾百年·領導休閒跨世紀

精緻的穿着是品質與氣質的結合！  
百年來，MUNSINGNEAR 一直以——  
品質勝過價值的高級感  
風格高雅獨具的不平凡  
獲得舉世名流的一致讚賞  
從領、襟、肩、袖的卓然俊挺  
到色、彩、條、紋的雅緻清新  
MUNSINGNEAR 充分讓閣下享有——  
世界名牌應有的知性品味與感性風采  
不論前瞻後看都能表現閣下身勢高人一等……



# 7月31日這一天，台中縣大里鄉的 人民需要您為他們撥幾個電話……



三晃農藥公司



促成台灣第一個民間反公害組織——  
「台中縣公害防治協會」在台中縣大里  
鄉成立的黃堅堂先生。

五年來，三晃農藥廠為台中縣大里鄉人民帶來嚴重的公害，使大里鄉的水不能喝，種的稻米不能吃，豬養不大，空氣充滿了藥味，居民的皮膚長瘡，發生過2次工廠爆炸，19次毒氣外洩事件。五年來，大里鄉居民向中央陳情200餘次，民國74年6月5日，三晃農藥廠和居民切結承諾在民國75年7月31日遷廠。現在，7月31日就快到了。就在7月31日這一天，請您撥個電話問問三晃農藥廠，他們說話算不算話？也撥個電話到省環保局、台中縣衛生局、中央環保局，請他們幫忙，要三晃農藥廠兌現7月31日遷廠的諾言。

您對台灣公害問題感到無能為力嗎？撥個電話，您就為大里鄉人民

，為自己，為台灣的公害防治盡了您可以盡到的一部份力量了。大里鄉的人民感謝您。台灣的每一寸受污染的故鄉和土地都感謝您。

- 三晃農藥公司  
(04) 3302126  
3395823
- 台中縣衛生局  
(045) 266034
- 省環保局  
(04) 2525430
- 中央環保局  
(02) 7139601

# 生的悸動

## 《第1景》 十字

剛踏進待產室的門檻時，這位陌生產婦的痛苦情景，就給我一種無以形容的感動和震撼，甚至使我握不穩相機了。

她皺著眉咬著牙，忍受着由身體內裡運發出來的肉撕骨碎般的痛苦，時而哀號、時而呻吟，每一聲都在顫抖，而身軀的每一部位都在抽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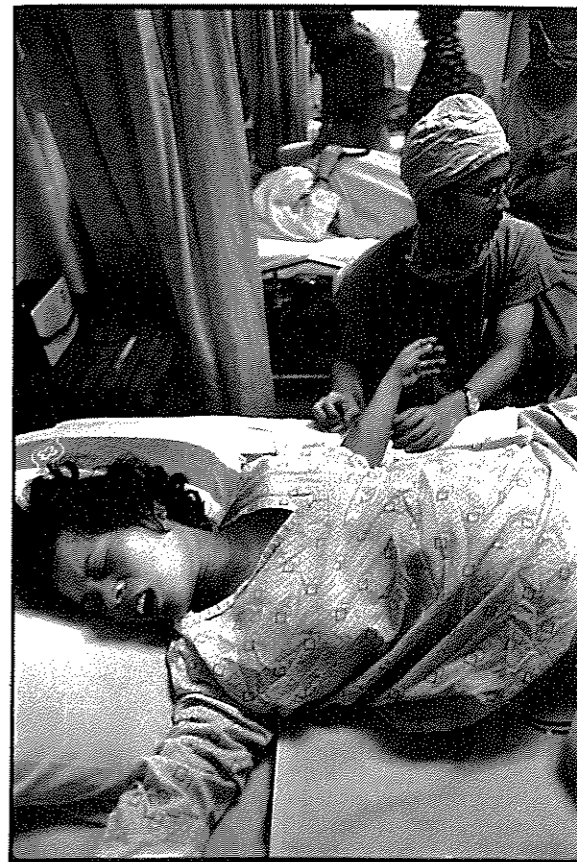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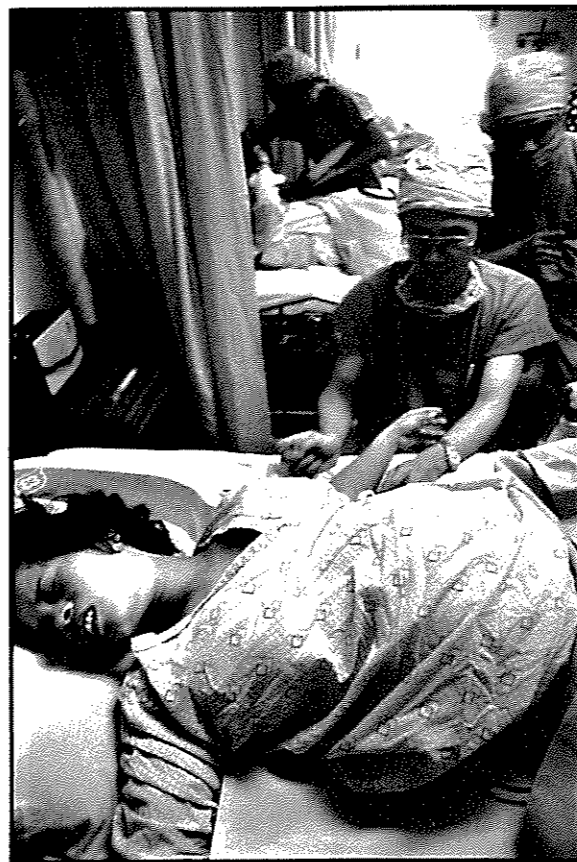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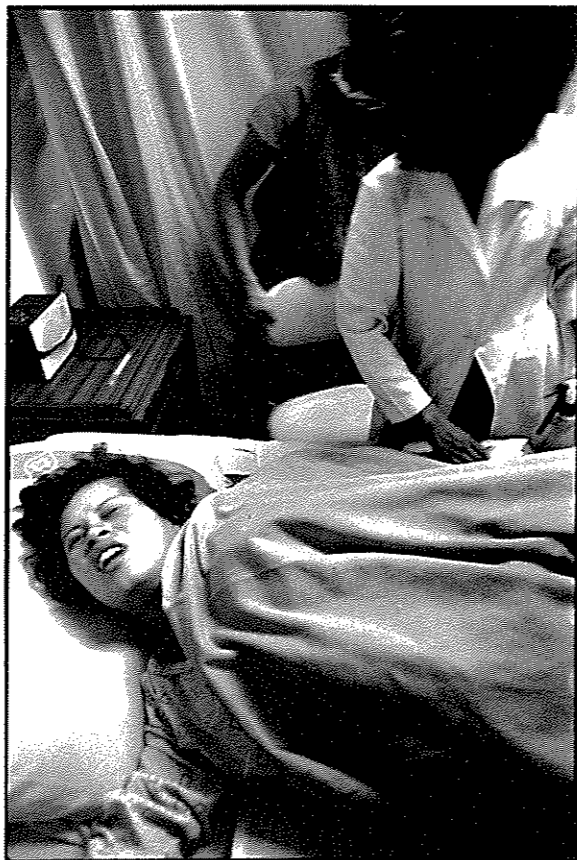
這母親正被肚子裡的小生命折騰

着，不管是丈夫或親人，誰也無法分擔他所承受的萬般苦楚。綠毫也不能。

自有生命以來，母親就註定了要單獨通過生育的煎熬，為的是使人類一代一代的延續下去。她癱在床上受苦的姿勢，彷彿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受刑人，背負着人類最大的苦難，却在這苦難中誕生人類的新生和希望……

攝影 / 撰文 ■ 阮義忠





## 《第 2·3·4·5·6 景》 受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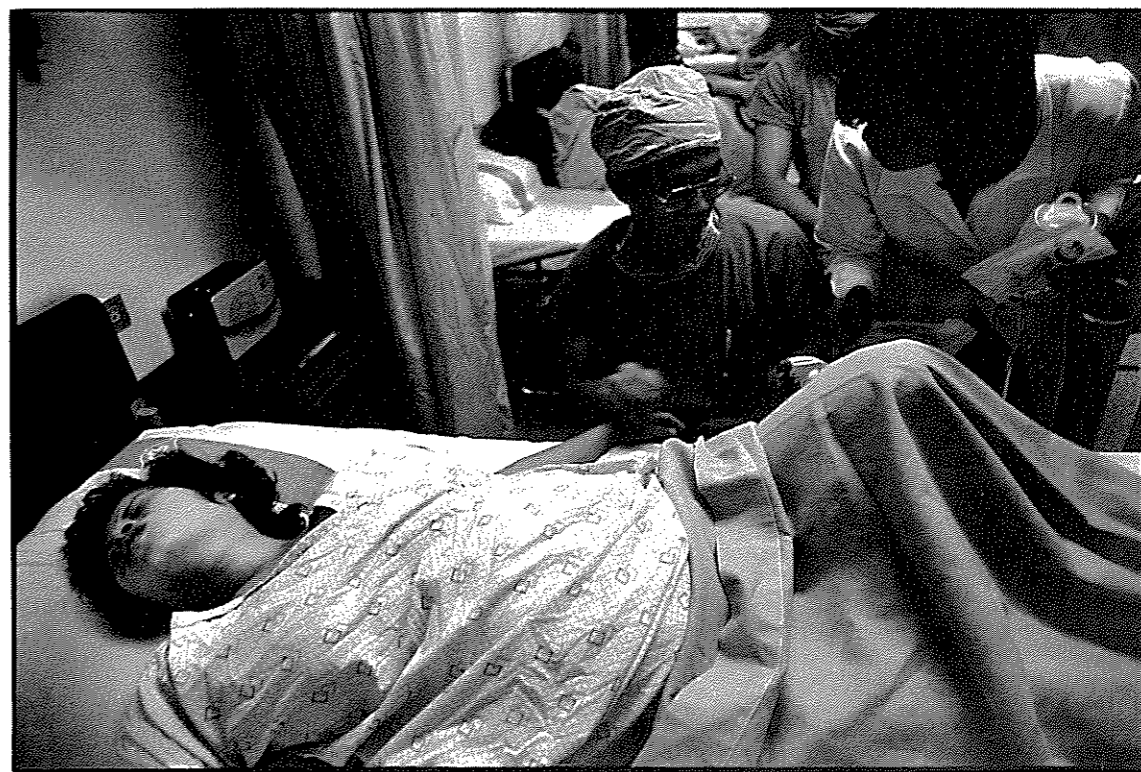
頭胎產婦的臨盆過程，最為費時。而這位首度分娩的婦人，由於胎兒位置不正，使她經歷倍於通常產婦的苦難，她在這一家醫院的待產室裡，整整待了二十多個小時了。

一會兒護士來探測胎兒下降的尺寸，一會兒醫生前來把量她陣痛的頻率。

由於她的身體不適宜剖腹生產，因此非得忍受生產的大苦到小孩落

地的那一刻為止。她被一波波湧來的陣痛所摧殘着，皮膚的微血管都因破裂而淤血，整個臉部浮腫變形了。最後她終於精疲力竭、氣若游絲，只見她口中發出無聲的呻吟、無聲的呼求……

有些不幸的產婦，就在生產時喪失了生命。她們付出了最大的代價，為整個民族和人類延續了不絕的命脈。





## 《第7景》 臍帶

產房牆上的掛鐘，指着十點十六分。

這個新生的小生命終於脫離了母親的身體。他全身沾滿母親的血水。當醫生剪掉那條維繫了十個月生命的臍帶時，一個新的生命於焉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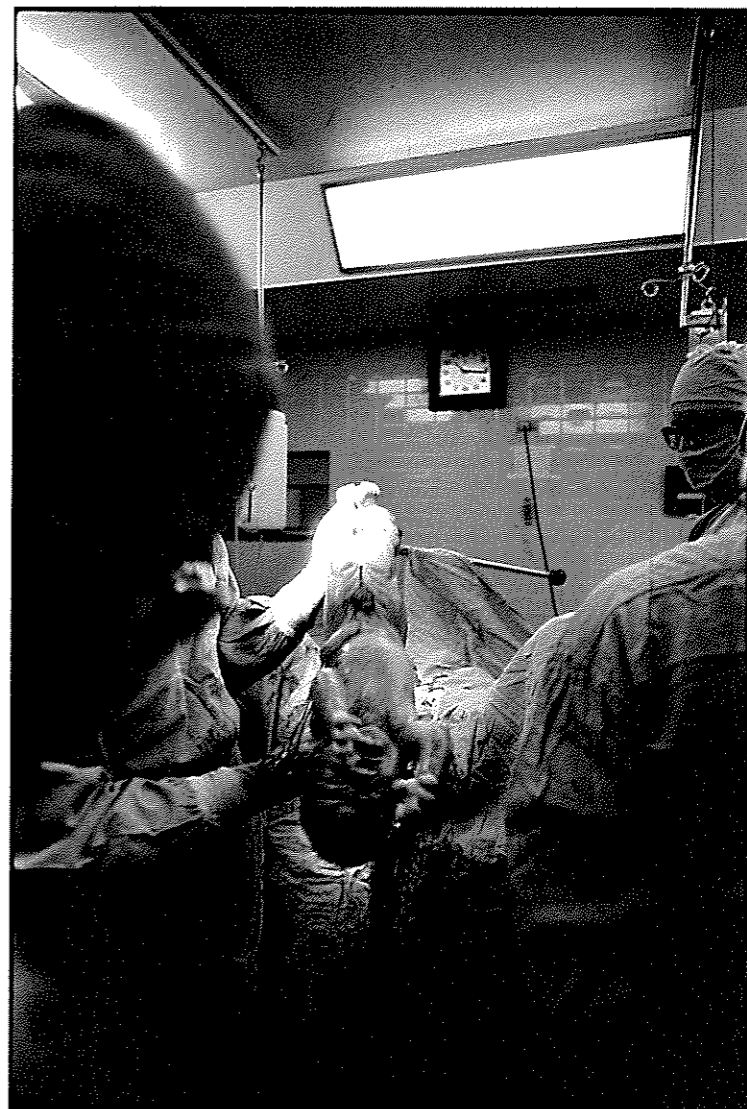
有形的臍帶剪掉了，但兩個生命之間的無形臍帶却一生一世都緊緊地索連著。母親的血在孩子身上奔流著，孩子的血又會在孫子身上奔流下去。而在我們身上奔流着的，正是無數代父祖的血液。種族、文化，和人間的血緣，就是這樣代代相傳、搏動不已的穿過洪荒，突破橫逆，千年、萬年，千萬年的奔流成長而來！

## 《第8景》 初啼

當醫生在嬰兒的屁股上拍了一個巴掌之後，這個小小的、新的生命叫出他人生旅程中的第一記啼聲。

「會哭的嬰兒，才養得活……」這句俗話，是幾千年來無量數的母親在生之痛苦與生之喜悅中總結出來的。

這個脆弱的小生命，需要多麼細密的呵護才會長大；需要多麼深廣的愛心和教養，才會健康地成長。啊，母親，忍受了十月懷胎的不便



，忍受了萬般臨盆的苦楚，為的竟只是聽見這宣告生命降生的，勝利的、喜悅的、莊嚴的啼聲。

然而在她的面前，還有多少年月含辛茹苦的考驗啊！

## 《第9景》 開眼

把那小小的身體擦洗好了，護士小姐把嬰兒放在枱子上、把臍帶結



紮妥當，然後用棉花棒，輕柔地、仔細地將孩子眼瞼上的血漬吸乾，就這樣這小小的新的生命第一次打開了那一對猶原矇矓的靈魂之窗。

這個初次來到世間的寶寶，却要隔好一陣子才會擁有視覺的印象；而要隔更久的時間，才能知覺視覺對象的意義。

哦，孩子，輕啓你稚嫩的眼睛，張開你真純的心靈吧，好好地觀看這個世界，深深地認識這個人間——你的未來將會在你的眼中漸漸擴大、漸漸充實，漸漸展現了它的新奇與迷惑、艱深與遙遠。

生命的意義，在你成長的眼中，在你鮮活的心上。

## 《第10景》 降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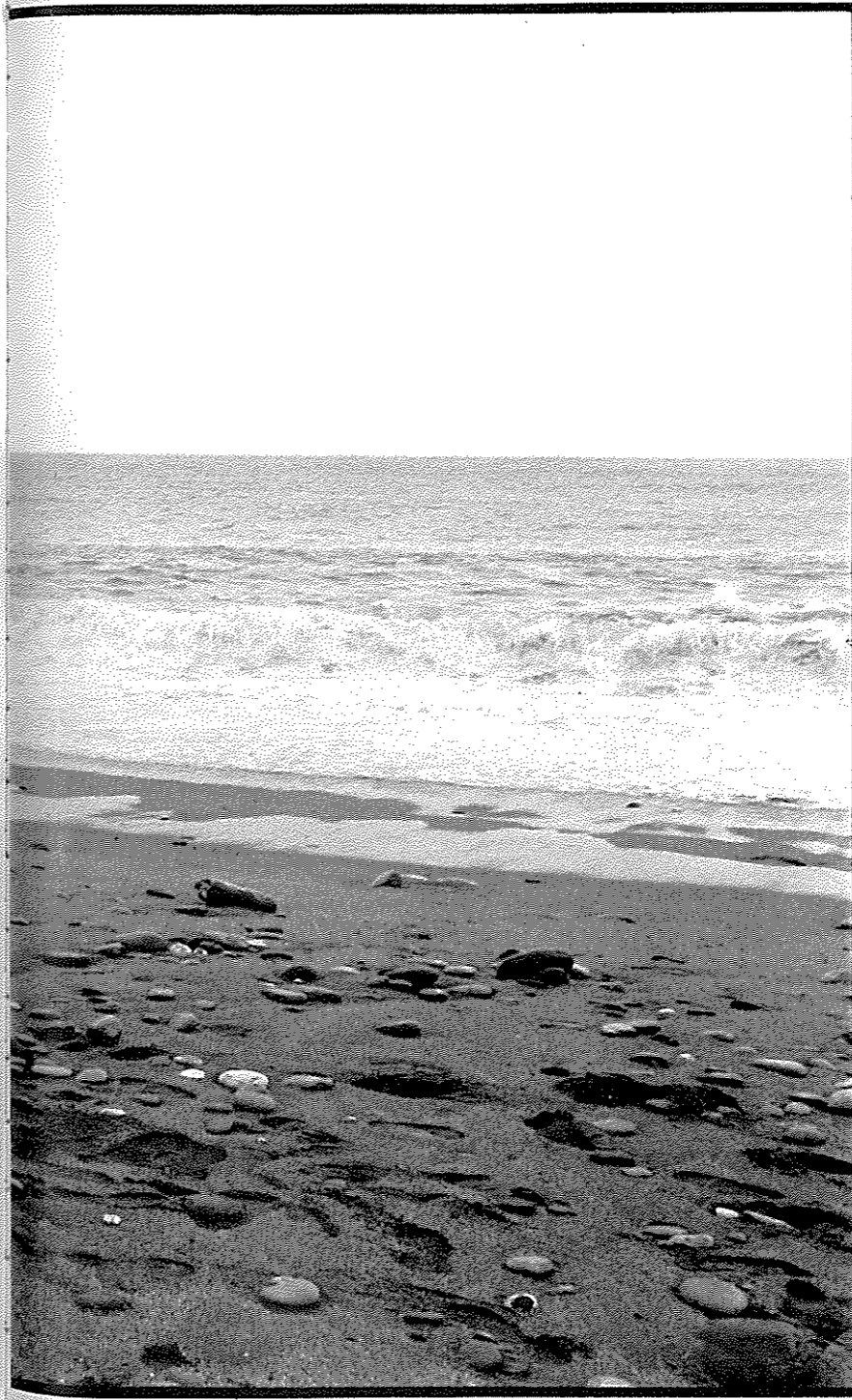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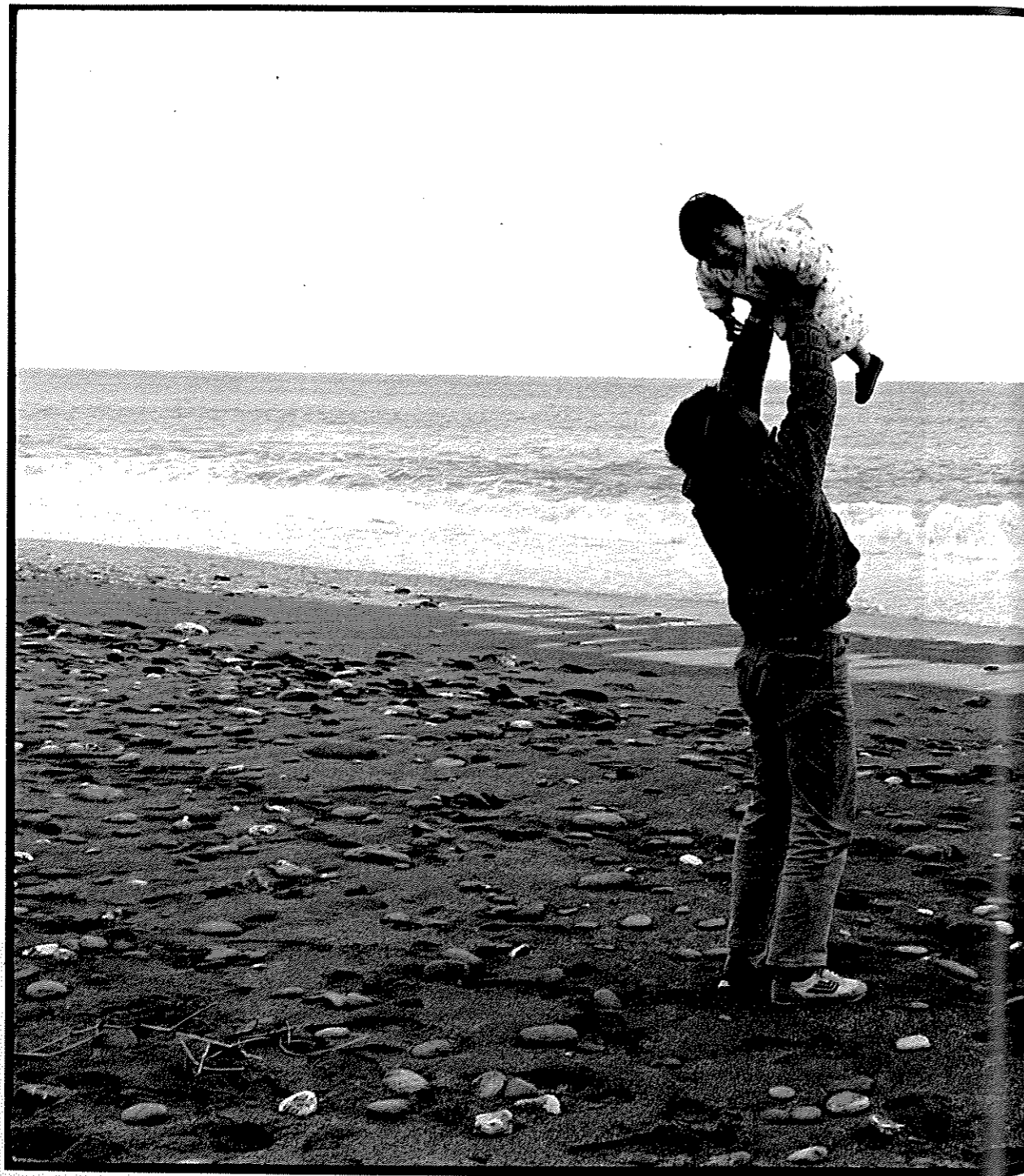
哦，我的孩子！

十個月來，在我的身體裡一寸寸地長大的，就是你啊；在我的腹中出拳伸腿的，就是你啊；撕裂我的身體，以那一聲嘹亮的啼聲宣告了生命的降生的，哦，就是你，我最親愛的孩子！

就是你。多少個日夜在我腦海描摹臆測的，在我心頭就憂企盼的，你的嬌嫩可愛的面孔，你的完美健康的體，你的紅通通的小手與小腳啊，我的孩子，你終於安然來到了這個世上，來到了我的身旁。

親愛的孩子，看到你的這一刻，我已疲倦得快張不開眼睛了。可只那麼一眼，所有的苦楚都已昇華，都已凝聚成一朦朧的喜悅了。





## 《第11景》 成長

你在長大，一眠添一寸的長大。無日無夜、爸媽總就心你餓着了，涼着了，病着了；孩子，不知道什麼時候，忽然間有一天，你已經可以逗着爸媽一起玩樂了。

彷彿一切都只是昨天的事——你第一回在小床上翻轉過身體帶給爸媽的驚喜；你首次一個人在靜靜的早晨張開小嘴牙牙學語的神奇；你開始小心地攀爬了；你顫顫地站立在小床上；你在學走路；你跌倒了，竟不曾發出哭聲又站了起來……每一次，爸媽都在前所未有的感動裏，無比興奮地讚歎着、歡呼着，傳述着你的種種巨大而又微小的變化。孩子，讓爸媽把你高高的舉起來。高高的讓你在人世間活得比爸媽都快樂，都順利，都更充實更完美。孩子，你的未來是無限的。

# 「不孝兒英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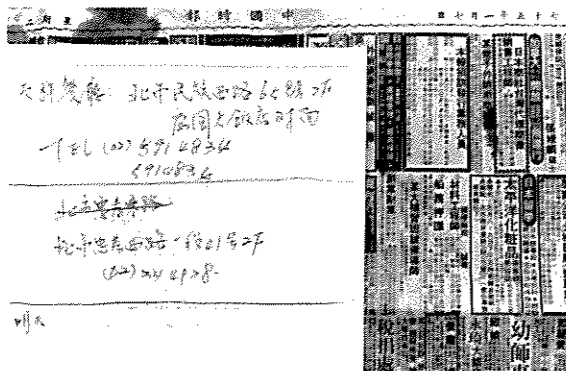
1月25日清晨，台北新生北路一家洗衣店裡發生了一起驚動社會的慘案，行凶者竟然只是一個師專肄業的國家公費生，竟然只來到台北9天，只有18歲的曹族少年；……而且他能詩、能歌，才貌雙全；是同學心中的好朋友，族人眼中的好兄弟，是校園裡熠熠發光的明星，一大堆獎牌的得主……為什麼這樣的一位山地青年，從純樸的小山村隻身來到繁華的台北，一霎時竟成為三條人命的凶嫌？為什麼？這令人悲傷的社會新聞背後，是不是也有一個嚴肅的社會的困局呢？我們能不能為它找出一點沉痛的線索？

攝影■王華 撰文■官鴻志



曹族少年湯英伸，  
嘉義師專四年級肄業。  
屢經挫折、離家出走……  
從純樸的小部落到繁華的  
台北市，工作才九天，  
湯英伸却成了殺人嫌犯





湯英伸抄下台北「天祥餐廳」的地址，匆匆北上。

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

阿里山麓底下，仍然陰陰地籠罩著凜冽的寒冬。吳鳳鄉分駐所所長郭孝華接到台北一通電話，立即率領幾名部下，匆匆地驅車趕到特富野，那是一座純樸的小部落，坐落在高高的山嶺上。四周環山依水，住著五十餘戶曹族人家。村內，最靠近翠谷斷崖的一戶，主人湯保富因公去台北出差；太太汪枝美一個人在屋子裡。四年前，她因為騎車墜落山谷，脊椎骨重摔受傷，半身不遂，正躺在床上休息。

她隱隱聽到屋外有人敲門，咔嚓咔嚓的皮鞋聲，在庭院四周走動。汪枝美勉強拄起拐杖，走進客廳，才赫然發現所長郭孝華坐在沙發上。

「妳兒子湯英伸有沒有回來？」所長問。

汪枝美怔了一下，說：「他，才離家出去，失蹤了幾天，我們也找得心急呢！」

「他在台北可能涉嫌一件案子！」郭所長說。

電話鈴響。恰好是目前還在台北警察學校唸書的大兒子打來的，「爸，我找到湯英伸了，聽說在一家天祥餐廳打工……。」才從台北回到家不久的湯保富接了電話，也沒等對方說完，就問：「人呢，你看到他了？」

「沒有，昨晚本來可以去找他的，但我把榮譽假轉讓給一位同學，他摔柔道受傷，必須去看醫生……」電話的那一頭說。

「聽說你弟弟出事了，你趕緊去找人，帶他到警察局解釋清楚。一定有誤會，你們老老實實地講，沒有關係，一定是個誤會。」湯保富說。

由於住在這寧靜的高山上，與外面的世界隔得很遠，這一家人為什麼緣故被驚動？當時連所長郭孝華也說不出箇道理。他只是奉命調查。但，當天的晚報，却早已傳出一起兇殺命案，以三版頭條刊佈了出來：

「一月廿五日上午，在台北新生北路二段開設翔翔洗衣店的彭喜衡、妻子王玉琴、女兒彭珊珊，遭歹徒以重物擊打，頭部破裂死亡，僅餘被害人的兩名兒子倖免。……」



苦主彭阿升(中)  
湯英伸的父親湯保富(左)  
世吉職業介紹所老闆  
邱世芳(右)

報上的消息還不能確定兇手是誰，只隱隱地提到一個年約廿餘歲的洗衣店工人可能涉嫌。警方正封鎖現場，進行搜索、勘驗中。

電話鈴又響。下午四點，湯英伸在台北建國北路的親戚家，被哥哥找到了。「媽媽沒事啦，您放心……」湯英伸在電話中低聲地說，這是他離家十五天後，第一通打回家裡的電話。

「你和哥哥去警察局解釋，老老實實地講……。」汪枝美再三叮嚀著。她對老二抱有信心。在她心中，老二基本上是個很善良的孩子，她相信一定是箇誤會。

掛了電話，湯保富匆匆的又開車北上了。

說來倒也奇怪。就在前一天，1月23日，他也聽說湯英伸在台北的一家天祥西餐廳打工。本來和汪枝美約好1月26日(星期日)去找兒子，但熬不住內心

的焦急，在嘉義開完會議後，當天下午他便直接北上了。

湯保富按地址去找，報紙廣告欄明明寫著「北平民族西路65號2樓，富國大飯店對面」，却怎麼也找不到天祥西餐廳。他挨家挨戶，幾乎踩遍了街頭一帶的小巷，直到午夜，總算找到一家「天祥自助餐廳」。一問之下，老闆說：「奇怪，很多父母也和你一樣，沒頭沒腦的，跑到我這兒要孩子。你自己看看，我這個店像西餐廳嗎？」老闆無可奈何，看看湯保富一臉的風霜，開始用同情的口氣說，「依我看，你還是趕緊到派出所報個案吧！」

山上的初春，一貫比平地冷。可是這時候的冷瑟瑟的台北街頭，使湯保富感覺到一股打心裡竄出來的冷意。英伸離家出走的這些天來，音訊全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同名的餐廳，却又遇上詭異的難題，他急忙跑到民族西路派出所查詢，值夜的警員說：「天祥西

餐廳沒有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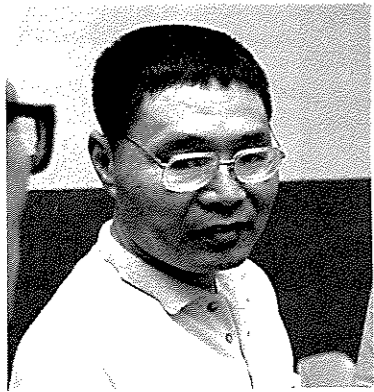
### ■哥哥，讓我先回家看爸爸媽媽……

25日下午六點，台北建國北路上，湯英伸和哥哥倆人，坐上計程車逕自往台北中山分局開去。湯英伸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只是沈默地看著窗外的街景。突然間，湯英伸噙噓地抽泣起來。他努力抑制抽搭，抬起滿是淚水的臉，說：「哥哥，我們能不能先回家，看爸爸，媽媽……好不好？」

事實上，當天下午三點，湯英伸已經打電話給中山分局說：「我殺了人，下午去警察局自首。」

他一個人懷著全世界最大的孤單，站在約定的弄口上等警察來帶走他。然而，警察沒有出現。他又茫然地，孤單地走了。

第二度打電話自首時，才又講明：「下午六點左右



董良駿律師說：「希望本案不單從三條人命死亡的結果去論斷，而應從湯英伸豐富的品格證據、和殺人當時的情境脈絡，去細究判斷。」

去自首，」這時，湯英伸在哥哥陪同下，向中山分局自首投案。他一字一淚地向警方筆錄人方真彥招供。這是文書上的供狀：

問：教育程度？現操何種職業？家庭狀況？

答：嘉義師專四年級肄業。現在沒有做事。家有父母湯保富、母親汪枝美……等五人。生活依靠父親薪津收入維生。小康。

問：有無前科？有無參加不良幫派？

答：沒有前科。沒有參加不良幫派。

問：你今天是為何事來分局？

答：因為我於75年1月25日凌晨一時許，在本市新生北路二段137巷49號翔翔電腦乾洗店殺人，現在來分局投案。

問：你是如何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137巷49號翔翔電

腦乾洗店做工？

答：我是於75年1月16日中午，由世吉介紹所邱世芳先生介紹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137巷49號翔翔電腦乾洗店工作，至今有九天。

### ■工作才九天，他成了殺人嫌犯

命案發生以後，輿論嘩然，給社會帶來不少的驚動。電視新聞以「滅門血案」為題，做了很大的報導；有一家報紙把這件命案定性成「引狼入室的悲劇」。但兇嫌湯英伸却只是一個嘉義師專肄業的國家公費生，這個事實引起教育界關注，也造成省內罕見的議論話題。政大法律教授黃越欽在校園內演講，說這個案件是「我們社會的悲劇」；台大心理學教授楊國樞，在一項針對湯英伸涉嫌殺人命案為題的座談會上表示：「我們必須了解山地同學的言行背後，意義並不一樣」；海德堡法學博士朱高正建議社會：「應該從法律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命案。」……

更重要的是，這件命案在幾個大學和中學校園內，引起青年學生的討論。湯英伸在獄中也收到雪片般飛來的信函。法務部長施啟揚的姪女寫信給他；一位雲林地區的中學生在信中傾訴：「你是我們年輕人的一面鏡子！」……

一月廿六日下午，人間雜誌編輯部也為此感到震驚。大家的議論焦點，集中在台灣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少數民族的文化差異與適應問題上。「我們要找出個原因：為什麼一名師專生，從山地村落到台北之後，



湯保富和湯英伸的表姐汪雪梅，坐在法院走廊。眼巴巴地，等候湯英伸的身影出現。

只在台北過了9天吧，就變成了殺人的凶嫌？」這個問題沉沉地壓在大家心頭。小說家黃春明坐在椅子上，感嘆地說：「我們一定要探討這個問題。去聽一聽湯英伸的父母親怎麼說？他的老師、同學、族人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他的話，令人油然想起黃春明的一些動人的自敘，說到如何被幾所師專三次退學、轉學的記錄，逼得他在這所、那所學校之間流浪……「我想，我最能了解湯英伸的心情……。」黃春明說。

陸陸續續地，山地音樂田野工作者明立國，作曲家邱晨，原住民詩人莫那能，也先後跑到「人間」編輯部，大夥兒凝重地談著湯英伸的案子。雙眼失明的莫那能，絮絮地道出他早年那一段悲涼的歲月。他說：「13年前，我被職業介紹所賣了。當時我也真的曾經有過衝動，想要討回一個社會公道……。」因此，他認為這是少數民族的共同問題。

「山地青年的命運，怎麼13年前是這樣，13年後也這樣？」他哽咽了，目眇的雙眼中，亮著滿眶的淚。而意想不到的，邱晨竟也成為我這次採訪中，最勤勞熱情的工作伙伴。他正以難以置信的熱切和敬業的精神，開始了田野工作的調查，作為他邁向「報導音樂」的第一步。這是他創作上新的嘗試，也是音樂家「接觸人生真實的、具有反哺意義的事業」，他說。我們一同尋問著這個沈重的疑問：一位山地青年從純樸的小山村，隻身到繁華的台北市，才短短工作了9天，竟成為3條人命的殺人嫌犯。

這是為什麼？這令人悲傷的社會新聞背後，是不是也有一個嚴肅的社會的困局呢？我們能不能為它找出一點沉痛的線索？

### ■土城看守所：向世界告別

到台北縣土城看守所探監時，才知道湯英伸不久前才割腕自殺過。

二月二日清晨，他留下一封簡短的遺書，在單人牢房內打破眼鏡，以破碎的鏡片割腕，被值勤人員發現，送醫急救以後，才挽回一條生命。

「不能看見哈雷慧星，是人生一件憾事。……也帶走一顆懺悔的心，向世界告別。未能事奉父母，放心不下的女孩……，可愛的世界再見了。……我的死不足回報，但誠心祈願三位被我殺害的死者，在天之靈能永享極樂。……我願把身體器官捐贈給任何需要的人，……

立書人湯英伸」

湯英伸在這封遺書的右上角，歪歪扭扭地寫下了許多名字，父母、隣居、兄妹、嘉義師專四年甲班的同學，師長，以及一名被嘉師退學轉到花蓮師專的朋友。名字下面，他簡單記了一句話：「謝謝大家，但願來世再相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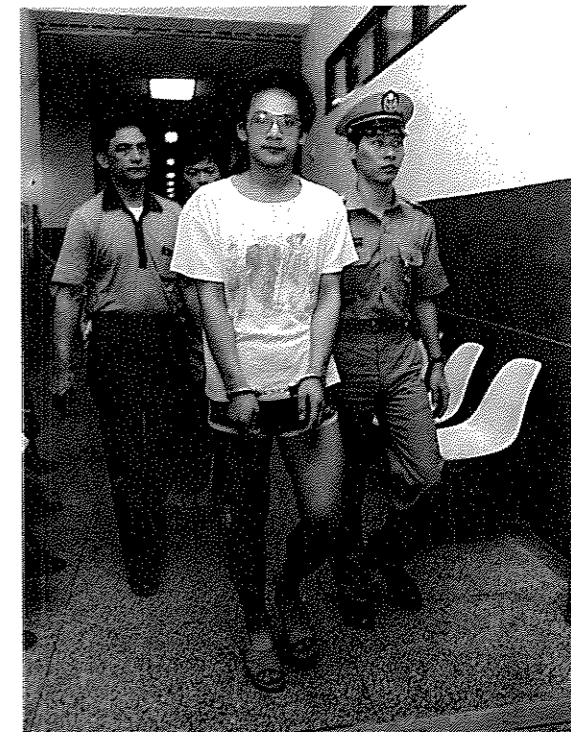
二月十一日，湯英伸才鼓起勇氣，在獄中寫了第一

封家書，也是他離家出走後的第一封信。

「雙親大人膝下：

本來早該給您們寫信，道出我對雙親的愧疚與感謝，卻百感交集，提不起筆。世事多變化，雙親養育十八年的兒子，現在，竟然犯下滔天大罪，身繫囹圄。一切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我仍然希望，在雙親的心目中，我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縱使這是全然不可能了。

好想家啊。美麗的家園，只能在夢中浮現。雙親的慈顏，只能從記憶的籬筐中去尋找。真想痛哭一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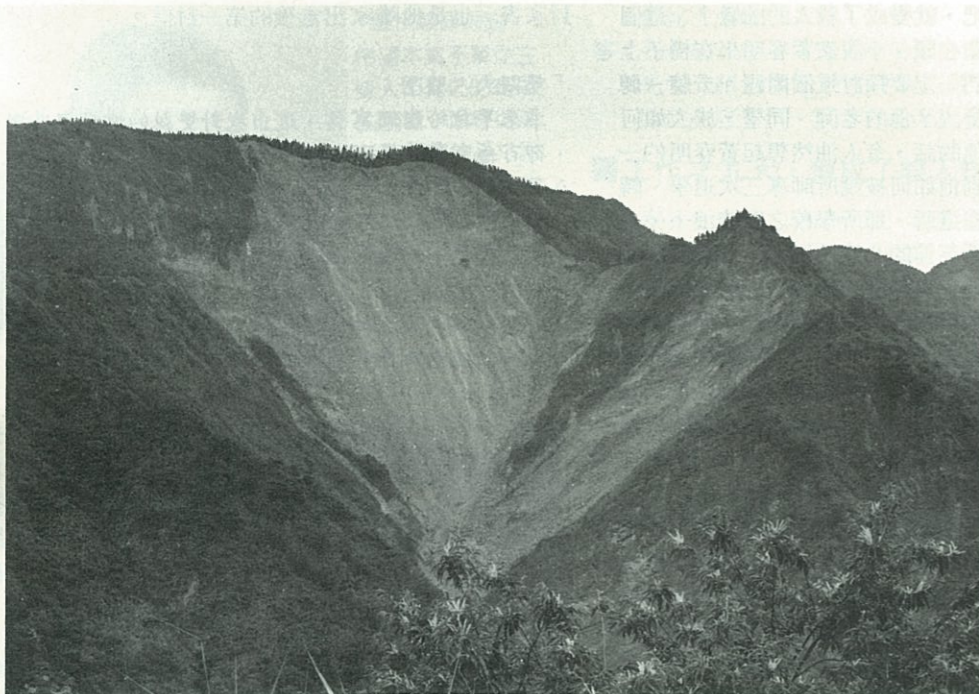
2月2日清晨，湯英伸在獄中打破眼鏡，以碎片割腕自殺。6月25日上午，湯案第二審宣判，由於他在獄中表現良好，湯英伸奉准戴眼鏡出庭。

其實，早早已淚源枯竭了。恨，只恨自己太衝動。我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樣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畢竟，我已鑄下了大錯，但是，若有幸讓我重新改過，我願盡我所能去補償我所有的過失。

近來，得到許多關心的祝福，使我更有信心向前走，也請雙親替我謝謝他們！最後，也謝謝雙親、羅律師，以及親友為我的官司奔走之若，並主佑大家。

不孝兒英伸敬上」

割腕傷癒以後，湯英伸在牢房內開始看一點書。他要求家裏寄「徐志摩全集」給他，一次可以寄送三本



在湯英伸的家鄉——特富野，巍然矗立的鼻涕山下，流傳著雪族的古老傳說：當村中有人不幸過世，峭峭的山壁就會隕落一顆石頭。

特富野一斜坡上的鐵皮矮屋，在細雨中顯出樸素、乾淨而且柔緻的廓影。

。但女朋友的來信，一字一淚，使他無法卒讀，他全數撕毀了。心中最為惦念牽掛的，是他那賢淑慈藹的母親，却又駭怕她來探監時自己不知如何面對才好。他盼了四個多月，母親始終沒有來，倒是土城看守所門外，許多陌生人和親友，排隊等着要和他面會。他的囚衣九十七號。每逢單日，可以接見兩個人。

### ■台北地方法院(一)：羅律師哭了

2月3日這天，湯英伸殺人命案第一審偵查庭，開始審理。台北地方法院第十七法庭白色牆壁的布告欄上，這樣寫著：「湯英伸，強盜殺人罪。」

湯英伸沒有戴眼鏡，眯著一雙眼睛，戴手銬，由兩名法警從走廊側門，帶進法庭。他一張瘦削的臉，蒼白、疲弱，恍如隔世。看見壅擠的、黑鴉鴉的人群，他顯得有些驚慌失措。眾人的眼神下，他像古代極刑中被遊街示眾的人犯。

走廊的另一頭，傳來悲痛的哭叫聲。苦主家屬含憤悲淒，湯保富只能垂首請罪，忍氣吞聲。職業介紹所的老闆邱世芳，扔掉手上半截香煙，來不及踩熄，就開始拉開嗓門，咒罵湯英伸。

審判長宣佈開庭。死者的父親彭阿升，在庭上控訴。他指控湯英伸是殺人搶劫、狡猾、殘暴不仁的兇手，請庭上依法重處。「我媳婦的血，沖到天花板上。」他痛心地說着。

在被告席上，湯英伸俯首站立，不斷地慟哭和抽搐，使他看來脆弱而孤獨。他像是撕裂著自己最深的傷口，喃喃地說：「我犯了滔天大罪，願意接受國家制

裁！」這嗚咽的自白，使他的辯護律師羅國寧捏了一把汗。後排座位上，一個嘉義師專的女同學流著滿面的淚衝出法庭。她那踉蹌的身影，在陰黯、窄仄的走廊上，顯得那麼渺小而無助。

整個法庭內，秩序井然。法官的問話，湯英伸的口供，輕重地交疊著……和血衣、兇器混織成一片令人寒顫，悲傷、絕望的故事。這些對話——審判長與湯英伸的對話，深沉、悲痛，湯英伸短短9天零碎工的生涯，彷彿一道瞬間迸裂的火芒。短促，却永劫不復。

審判長向羅國寧律師說：「你有没有其他補充陳述？」

羅國寧站起身。「湯英伸年輕，不懂事」他說。他的聲音開始發抖，旋即泣不成聲。整個法庭陷入一片沈默……

### ■台北地方法院(二)：離開了家園

「因為休學，他到洗衣店打工，不幸發生這種悲劇，其情可憫。」羅國寧說着，一邊彎身從桌上抱起一疊資料，絮絮地從頭講起。

一月九日，湯英伸離家出走。

在筆記本上，他抄下台北「天祥西餐廳」的地址，匆匆北上。報紙上、那一段誘人的廣告詞：月薪一萬五千元。他盤算一下，暗自設想，若是一個人省吃儉用，還足足可以租房，在台北補習英文。「廣告詞這樣寫著，」羅國寧準備了一份影印本，大聲朗讀起來：

「新開幕中西餐廳，急徵小弟小妹各30名，免經驗供吃住，薪一萬五千，小費多，供制服，學歷不限、



。環境單純，工作輕鬆，隨來即可直接上班。天祥餐廳。」

顯然，離開了故鄉，急切地想要自力更生的湯英伸滿懷了希望，却絲毫不知道這家餐廳根本沒有營業登記。如果他稍加留意，他就會發現，這家始終自稱「新開幕」的餐廳，在報上已經足足登了一年餘廣告。

(命案發生以後，一直到本文撰稿的六月十四日，這則廣告依然刊登著。)

那一天，搭上嘉義客運班車，湯英伸告別了吳鳳鄉達邦村。幾公尺外，他的父親湯保富在鄉公所上班，母親汪枝美在衛生所服務。那一封具名「不孝子英伸」的留書，靜靜地躺在家裏的書桌上。

「經過無數次的掙扎與抉擇，我還是決定找尋自己的世界。或許，在雙親的眼中，這是不智之舉。但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即使還沒做好準備，仍必須承受這些事實吧！因為壓力太重，無法承受，迷失了。但或許在年輕的歲月中，這些是必須歷練的。我寧願有個瘋狂的年少，而不想在暮年時，嘆悔自己。並請雙親勿掛念，就當我像平常出去一樣，我會好自為之，也請不必找我，我不會耽誤我的前途！」

汽車在阿里山公路奔馳着。公路邊，一座被「欣欣水泥廠」剝平的禿山，像一顆被剖開的南瓜，腰腹

上滿佈了慘淡的流砂，像血一樣流著……。

他可無法知道，父親湯保富看了這張留書，心裏多麼傷心。湯保富把英伸的留書狠狠地揉在手上，丟進字紙簍，却又在半夜裏爬起床，心疼地撿了回來，一讀又讀。湯英伸更不知道，去年暑假，嘉師四年甲班一位同班女同學，也曾經一頭栽進這同一家介紹所的經過。她說：「我去應徵時，被帶進一個小房間。老闆說先繳八百元。我問：何時開始上班？老闆也說還沒開幕，但可以幫我介紹到希爾頓飯店。後來我打電話去問希爾頓飯店，才知道他們並沒有僱人的事。」

### ■台北地方法院(三)：「媽媽請不要掛念……」

「你是邱世芳嗎？」審判長問。

「是，世吉介紹所負責人。專門介紹工作。」邱世芳回答。

邱老闆卅歲出頭，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對答也十分機敏。他手上持著一張備忘的小卡片，站在法庭前。

「湯英伸是你介紹的嗎？」

「是，翔翔洗衣店才開業三個月。以前，彭喜衡的父親開一家紡織廠，他的員工都是我介紹過去的。」

「你們談了什麼條件？」

「我們不談薪水。薪水是雇主和找工作的人之間的事。湯英伸的待遇多少我不知道。我們只收介紹費三千五百元。湯英伸沒有錢，來介紹所兩趟，共付一千

五百元。我告訴他洗衣店老闆會自動扣錢，送過來給我們，叫他不用擔心。」

「工作情形呢？你瞭不瞭解？」

「不瞭解。」邱世芳答。

一月十二日，湯英伸離家後第三天。他按著報紙廣告，打電話給天祥西餐廳。電話筒裏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

「有，隨到隨做。帶身分證來登記就行！」

辦公桌上，邱老闆擺一本沒有註明任何公司行號的工作登記表，只註明是「本中心」，第一項求職須知清清楚楚寫著：「求職人員委託工作登記時，應先付清費用」。所以，邱老闆開門見山地說：

「這個工作，你願不願意做？」他沒有指明是什麼工作。湯英伸點頭，表示：「願意。」

「先繳一千塊」，邱老闆說。

湯英伸楞住了。沒想到應徵小弟也要繳錢。離家時，他身上只帶一千多塊，只好怯怯地說：「我沒錢，

他一直還很感謝邱老闆的好心善意，在餐廳未開幕之前先給他介紹工作，「反正過年快到了」，他心裏這樣想。但三千五百元這筆不小的數目，使他開始覺得懊惱。再說，一千元都已經繳了，求職須知第二項又說明：「求職人員在本中心登記後，被本中心介紹去做任何一項工作，而不做再回來者，介紹費不能退回，可免費介紹工作。」

無可奈何，湯英伸只好答應去做，又繳了五百元給邱老闆。他摸一摸口袋中那一封家書，不禁慶幸著沒有寄出去。

湯英伸追述，當時邱老闆曾掛了一通電話。不久，翔翔洗衣店的彭先生跑來了，他當場付清了湯英伸的欠款二千元。

「你欠我們的錢，要扣留身分證做抵押，請你簽一張借據。」邱老闆說。

這張借據，總共簽下二千二百元。原來，去翔翔洗衣店上班的這一程計程車費兩百元，也算在湯英伸的

帳上。

■台北地方法院(四)：「……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審判長問：「你為彭喜衡總共介紹過幾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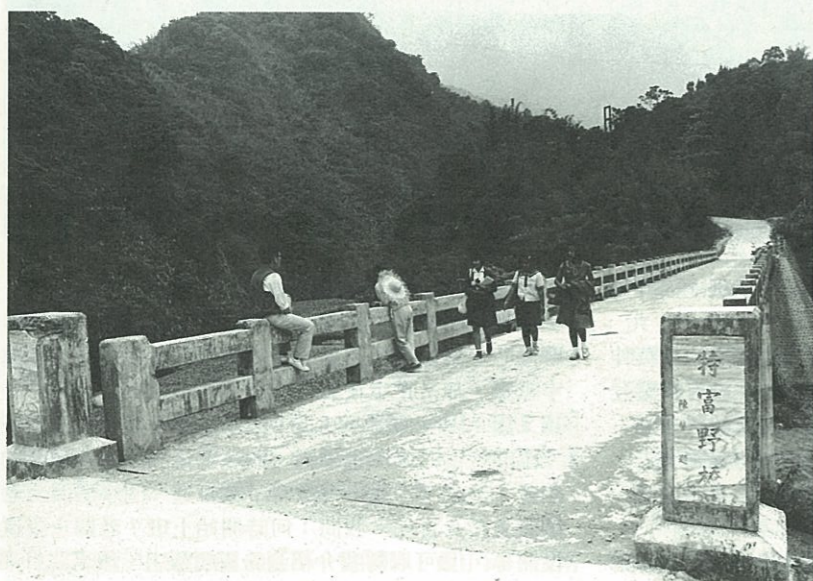
「三個月來，我介紹過兩個人。一個小女孩做五天，就走了。」邱世芳回答。

那名小女孩被父親帶回家以後。1月16日，湯英伸接下洗衣工人的工作。由於年關迫近，店裡生意特別忙碌，每天上午九點開店，一直不停地工作到深夜兩點，是常有的事。

1月24日中午，湯英伸到洗衣店做工的第八天，他趴在床上寫日記。在彭老闆小孩的臥房，彭喜衡用一張布簾和板架，隔出一個小角落，算是他睡覺的舖子。就在這個灰暗的屋角，湯英伸每天把疲憊的十八歲的身體，拋在那舖子上，在思親的淚水未乾之前，呼



小路旁，曹族的集會所亭亭地站立著。茅草屋頂上，種了一株曹族的神花。



一條讓特富野活絡起來的山路。

可不可以先繳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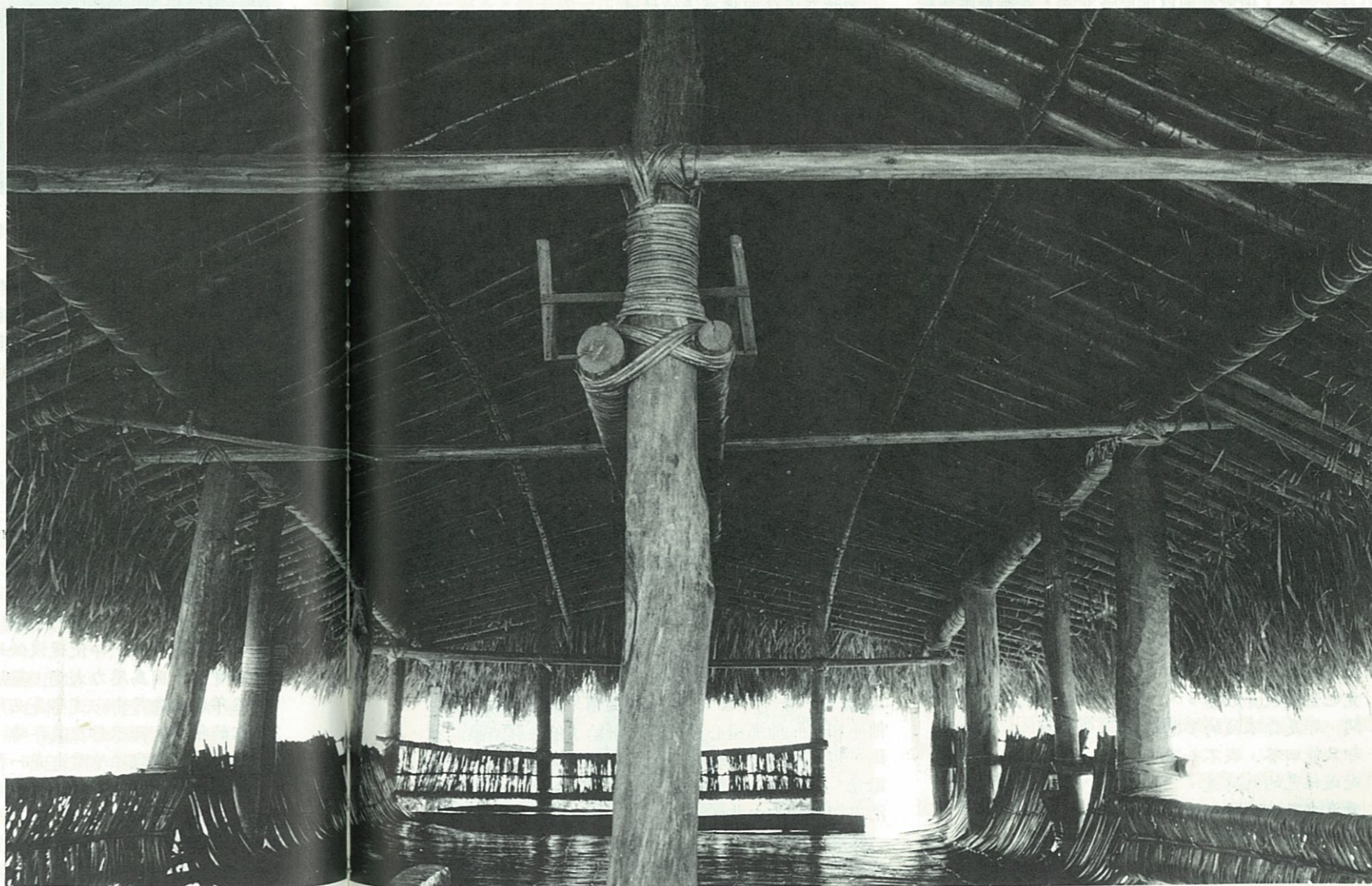
「行！」邱老闆親切地回答。然後在「本中心」表格上，潦草填寫「小弟」兩個字，並在左下角，蓋了手印，簽上「邱世芳」三個字，表示收到五百元無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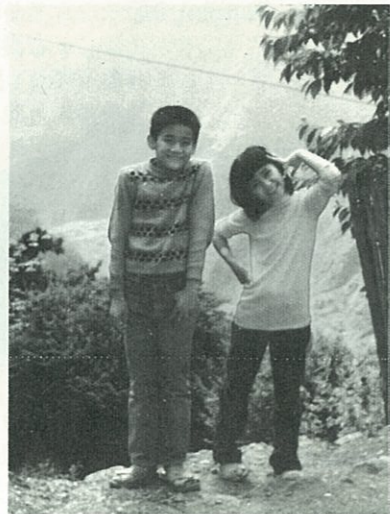
一月十六日，湯英伸坐車到三重市向親戚借錢，又轉回世吉介紹所，向老闆繳了五百元。前晚，他在表哥家裏寫了一封家書，告訴遠在特富野的雙親：「兒子在一家餐廳上班，媽媽請不要掛念。」

不料，在湯英伸的回憶裡，這一回邱老闆的說法却有不同，他說：「要繳三千五百元，不夠的錢有人會幫你先繳，再從你的第一個月薪水扣下來！現在餐廳還沒有開幕，等過年以後就馬上開張，你先去一家洗衣店做工。待遇也不錯，一天五百元。」

湯英伸一直不知道邱老闆開的其實就是職業介紹所

達邦村的曹族集會所。





湯英伸對音樂非常狂熱，他心中最大的願望，就是到美國看演唱會：（攝於嘉義師專音樂廳）



湯英伸和妹妹。

呼沈睡過去。

日記本上，他零亂地寫下片段文字：「洗衣店蒙難記」、「世界上最大的罪惡」、「我立誓要辭職離開這裡」。……

下午三點，湯英伸向老闆辭職，他說：「我要回家過年，家鄉運動會和豐年祭都快到了。」湯英伸心裏仔細盤算過，已經做了八天，一天工資五百，應該可以抵償欠債，剩餘的錢還給親戚。至少，回家的車資有了。

因此，他也向彭老闆提出要求，索回被扣留的身份證。不料，彭老闆竟說：「你吃我的、住我的，一天工資兩百，就想一走了之，你還欠我錢哪！」

下午四點，湯英伸送衣服出門。他順道去建國北路的表哥家裏，一口氣喝了五、六瓶紅露酒。「我不做了！」他向表哥訴苦，他對台北感到疲累了。「也好，你先回特富野過年，等過完年後，我再替你找工作。」表哥是一個彈鋼琴的樂師，在台北人面熟，可以為他找工作，他這樣的安慰著湯英伸。夜台北的路上，千家燈火。

湯英伸想到還要回去洗衣店，從建國北路到新生北路的這一段路途，他走得好疲累。就在前一天，他在日記本上寫了這樣一首詩。也許頭一次吧，湯英伸在生活中，切膚地感受到「不公平」的存在……

不爲了什麼……

沒有目標，沒有理想，

竟也甘願投身紅塵。

問，那是你不滅的夢想嗎？

却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走過褪色的紅磚道，

看汽車駛遠時揚起的塵埃，

不禁覺得好孤獨，

曾說過要成功！

曾說過要忍耐！

却按捺不住即將崩潰的神經，

大罵一聲：太不公平了！

在深夜的路上，湯英伸一個人孤單地走著。初春的冷風迎面吹來，擦在酒後的他的身上。他感到淒愁，感到傷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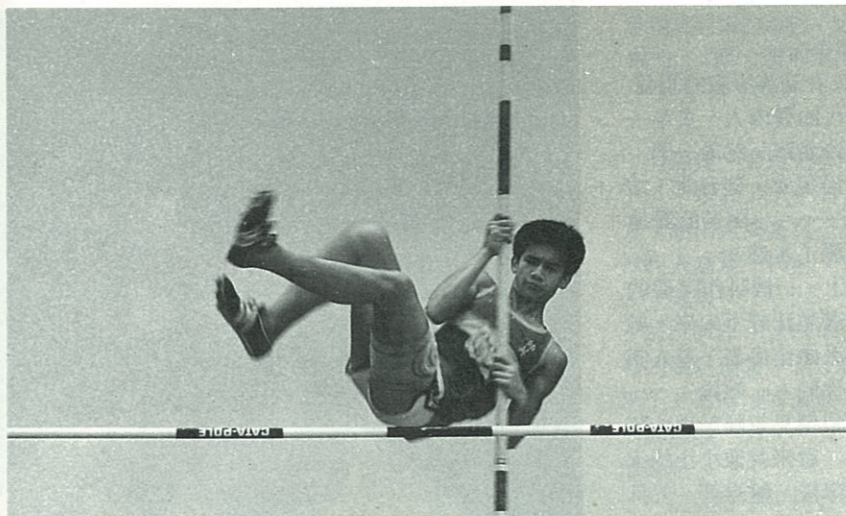
那天下午，湯英伸向彭老闆要身份證。他想辭掉工作回家，彭老闆的回答却是——

「番仔！你只會破壞我的生意！」

「番仔」的辱稱，使他感到遭受重擊似的挫傷。原先講好每天500元的工資，剛剛邱老闆却說是200元。照這樣盤算起來，8天的工資却成了1600元，差借據上的2200還有600元。白白做了8天的工，却還倒欠了人家600元。他怎麼算都算不清楚這筆奇怪的帳。他想起平時彭老闆常對他說：「好好幹，不會虧待你的！」却從未談到工資到底有多少。想著自己手脚笨拙，給機器軋了一口傷痕，又總是惹老闆生氣……學校、同學、父母——都讓他背棄了，獨獨剩下這口飯，供他吃的、住的，至少，讓他一個人躲在陌生的城市……

他流淚了。好幾度，想打電話回家，却怎麼也鼓不起勇氣。那些奇詭而瘋狂的年少之夢：他在千百人的會場上，忘我地唱著他自己寫的曲子。雷動的掌聲和口哨聲……。現在，眼看夢碎了，阻絕了回家的路。偎靠在電話筒旁邊，他撥了兩次電話，給在警察學校讀書的哥哥。不知多少回了，這電話一直没打通過。「嗚——嗚——嗚……」電話筒傳來那單調的聲音。他不知道，他那粗心大意的哥哥給了他一個錯誤的號碼，也不知道哥哥那一頭也正急著找他。頹然地掛上電話，湯英伸一個人拖著細弱的影子，彳亍地走著，消失在夜闌的台北。

在沈酣的睡夢中，被彭老闆強拉起來。湯英伸說，當時他心中忽然湧起一股哀怨和憤怒；他脫口而出：



湯英伸是嘉義師專十項紀錄的保持者。

「老闆，我不做了，你另請高明。這總可以吧？」午夜一點多，屋子裡一片死寂，只傳來洗衣機轟轟轟地攪動聲。他躺在布簾背後。小孩子的鼾聲，溫馨、均勻地傳來。突然，彭老闆出拳打過來，冷不防地，他被重重一擊。

「彭喜衡，你不要看我瘦弱，好欺負！」

這次，湯英伸冷冷地喊出彭老闆的名字。「我工資不要了，你給我身份證，我要辭職回家。」他說。

洗衣機轟轟轟地怒吼著。

彭喜衡猛力一推，把湯英伸推到門邊。兩個人扭打了起來，一推一擋，湯英伸被推到洗衣機旁，順手抓到一支拔釘器，他奮力一揮，擊中彭喜衡的下巴……

「是不是這一支？」審判長從桌上高高舉起一支拔釘器。鋒銳的尖口冷冷地朝向旁聽席。

「是的」，湯英伸低著頭說。

「你怎麼打他的？是不是用尖口打的？」

「不記得了。我打了一下，他又衝過來，被我推了一把。因為地板潮濕，彭老闆滑了一跤，第二次打去，正好擊中後腦。後來，我失去理智，不斷地打他的胸部，不知打了幾下……。」



「當時彭老闆有沒有死？」

「還有呼吸，沒死。他的太太衝過來，拿椅子打我。兩個人打成一團。我把椅子奪過來，用拳頭打她。她倒在房間門口。我開始找我的身份證。彭珊珊一直哭，我哄她、勸她不要哭。她不聽。我心裏感到很害怕。我急了，想把她勒死，用手勒了一下，她還是哭，我就把她推倒在床下。」

「有沒有打彭珊珊？」

「有，用手掌打她！」

「王玉琴有沒有死？」

「不知道。我心裏很慌，一直很想到身份證。突然看到王玉琴往屋外跑，我又撿起拔釘器，追上去打了好幾下。打到她不動為止。」他開始啜泣。

「你與什麼人一起行兇的？」

「只有我一個人。」他瘡弱地說。

「……………」

## ■地方法院(五)：死刑

3月20日，湯英伸殺人命案第一審審理終結進行宣判。審判長站在法官席上。全場靜默無聲。羅國寧律師低頭沈思著，靜聽著。

「本庭宣判」，法庭裡，全場的人都站立起來。審判長低沉的聲音彷彿自遙遠的地方傳來：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75年度重訴字第二十六號。公訴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被告，湯英伸，男，十八歲，嘉義縣人。業工。選任辯護人，羅國寧律師……」

右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判決如左：

湯英伸連續殺人，處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又竊盜，處有期徒刑陸月。應執行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被迫離開嘉師，四年甲班的全體同學聚餐歡送湯英伸。

## ■瞧，那就是特富野……

五月梅雨，向山裏走去，路上只有滴答岑寂的雨聲。「那是一種悲劇吧。我們老一代的曹族人，多半一輩子守在上山；年輕人却只想往台北跑，然後一個一個受到各種挫傷回到山上來。像湯英伸，到台北，才工作九天，就出了事，判了死刑……。」阿碧低聲地說，她那一雙深黑的眸子裡，充滿了迷惑。

那天，我們走向特富野的半途上，一個叫作阿碧的曹族姑娘，戴一頂寬邊草帽，喘著熱汗趕下山來。她解釋由於湯保富不在家，村裏推派她作代表，「老人家不會說國語，所以，讓我來接你們。」她說。

崎嶇、彎曲的山路上，遠遠可以望見忽隱忽現的阿里山公路。雲霧裏，遠處的汽車，看來就像小小的火柴盒子，無聲地在阿里山公路上穿梭、盤旋著。五月的季節，山路上落了滿徑潔白的柚桐花。走過特富野大橋，阿碧指著遠處，一座垂直、孤立的高嶺上，隱約地露出幾戶人家的屋頂和裊裊的炊煙。她說：「瞧，那就是我們的特富野。」

## ■五分鐘，生死相隔的剎那

雖然才見面不多久，阿碧沒有絲毫生份的感覺。她開門見山，直接道出了她對湯英伸命案的感受。

她說，在1月25日那個晚上，分駐所所長郭孝華離開富特野湯伯伯家以後，族人一批一批地湧到英伸的家，大夥的心都懸著、唸著，直到晚間電視新聞節目的螢光幕上，赫然出現了湯英伸那張熟悉、清秀的臉龐，大家頓時撕裂了心似的，放聲地號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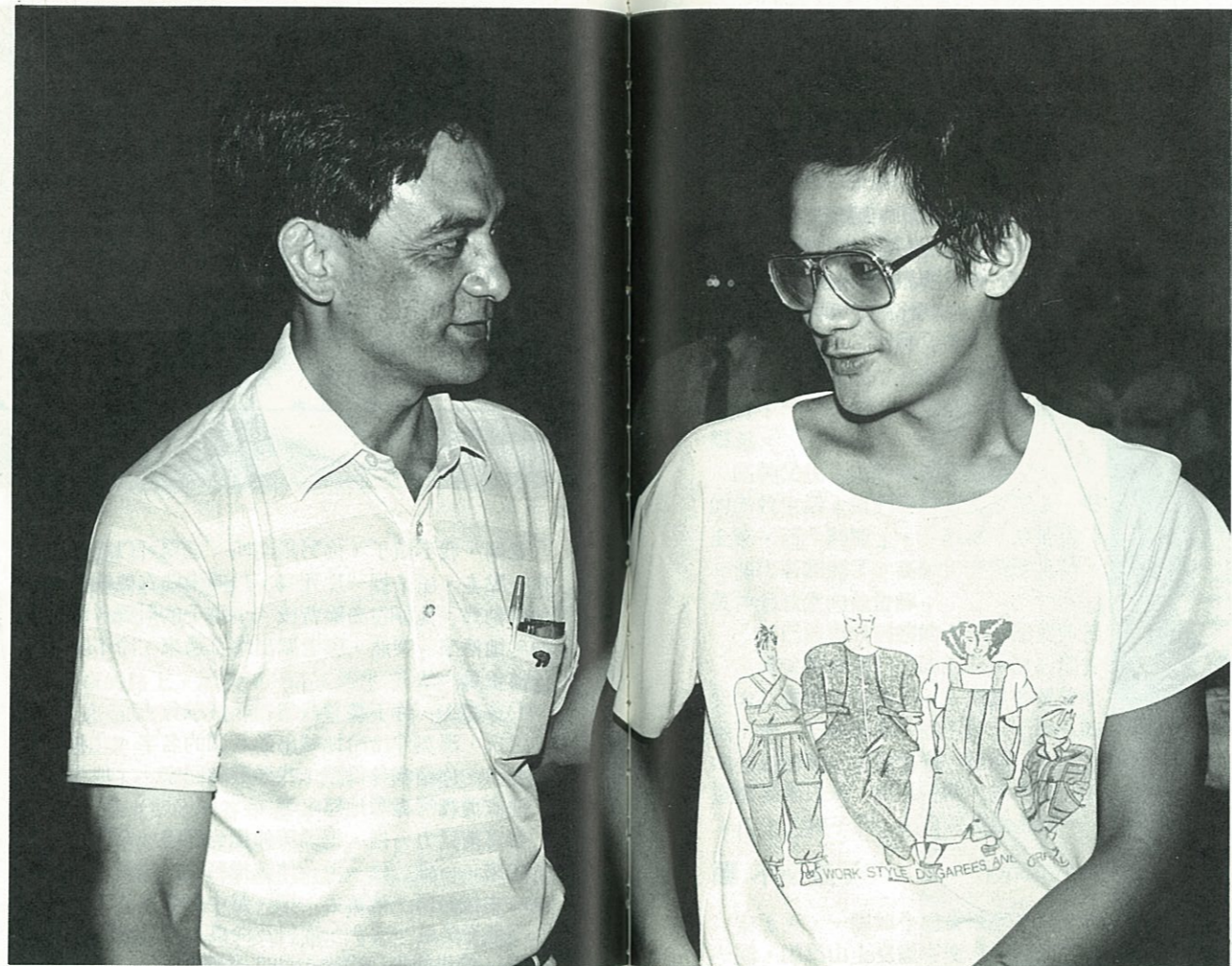
「誰能相信啊？」她說：「一個從小就文靜內向，不太說話，眼看著他長大的孩子，竟然變成了殺人犯！」

阿碧說，因為英伸小時候特別乖巧，族人給英伸取了一個乳名，叫『弟仔』，是一種親密的暱稱，含有大家的弟弟的意思。讀達邦小學時，弟仔連續當了六年的班長，畢業時拿了一個縣長獎，獎品是一本字典。後來，英伸還得了世界展望會的「資優學生獎助金」，考上嘉義輔仁中學，那也是一所南部著名的教會學校。

求學期間一直是湯英伸學姐的阿碧回憶說：「我們山上的孩子，上學、下學，喜歡在山路上互相丟石頭玩。可從來沒有聽人說過，湯英伸會丟石頭。」她望著路邊斷崖下的翠色的山谷，說：「也沒聽說湯英伸和別人打過架。」

在台北做過事的阿碧，比什麼人都知道，一個山地孩子離鄉背井到繁華都市的苦楚。「有好些山地孩子在城市裡落得永劫不復，有的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客死他鄉……。我在外面跌跌撞撞，才發現山上的故鄉最好。」她說。

「在台北聽說過，你們族人有人願意賣掉房屋，田產，捐錢出來為湯英伸抵命，有這回事嗎？」我問。



「有。村子裏幾個讀大學的年輕人也發起聯名為英伸的人品作證，甚至有人跑到新竹買玻璃材料回來，打算做成手藝品，義賣了捐給湯家。但是這些都給湯伯伯婉拒了。」

我不自覺地望向那悠渺的山澗，腦海裏浮現了湯保富一張黝黑、沈靜的臉龐。

在台北時，和他打過幾次照面。每回看見他，總是匆匆忙忙。印象中，他經常提著一隻公事包，經常是僕僕風塵的樣子，在嘉義、台北之間為湯英伸憂勞奔波。有一回，我看見他在法庭上向審判長說：「如果，給我兒子一個自新的機會，我，願意……」，他的話沒有講完，就被打斷了。他語結地站著，低下頭，讓淚水簌簌地落下……

初審宣判湯英伸死刑那一天，湯保富聽不清楚審判長唸著什麼？只看見湯英伸帶著滿臉的淚水，絕望的表情，退出第17法庭。簇擁在湯英伸身邊的族人中，有人塞了一千塊錢給湯英伸，湯英伸一直搖頭不肯拿。也有人摸著湯英伸的頭流淚。那一雙雙粗糙、焦慮和鍾愛的手，似乎使法警也感動了，特別通融

面對著厄運的陰影，父子相見時，仍有一番舐犢孺慕之情。

阿碧說，那段苦日子，大家也都這麼咬著牙熬過來了。「現在，我們可方便了。我們鄉裡人自己出錢出力，開出這條長11公里的寬敞的公路。當時是湯伯伯找族人商量、核計，用全村的熱情和力量實現的……。」她說。

民國67年，當時年輕力壯的湯保富，滿腦子建設故鄉的熾熱理想，為了測量地形，他每天清晨五點就起來了。當時沒有測量工具，他居然學會了用眼睛測量，就這樣一天又一天，竟也劃出一張有模有樣的施工地圖來。

「藍圖有了，經費呢？我們村民窮慣了，可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問題。」阿碧閃耀著光芒的眸子，說：「我們倒想過，縱使再窮，只要下定決心，我們還是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啊。」

經過商量，族人共同決議：每戶繳出一萬兩千塊。幾經輾轉，湯保富終於募到了更多的錢——買水泥，租挖路機……大家輪流出勞力。有錢的時候動工，沒錢的時候，湯保富天天望著停頓的開路工程焦急。「前後總共花了8年，我們踩著的這條公路，終於一寸一寸開出來啦！也搞活了我們山邊的經濟。」阿碧說，「從前我們村子裏，經常讓梅子爛在梅樹上，根本沒有人去採。一斤才兩塊五毛，誰採啊！現在一斤，22塊，商人還會自動上山來採購、訂契約。」

有了這條山路，湯保富拿著族人用心血開鑿出來的成果，到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申請撥款，請求建設特富野大橋。「因為架個橋，少說都是幾百萬元的事，不能說由村民一萬、五千地湊是不是？」阿碧說。

讓公文往返了一年多，省方面批下了架橋計劃，撥下錢和工程隊伍，才把特富野橋漂漂亮亮地架起來了。如今，它靜靜地弓在河水上，族人打橋頭走過來時，總會想起湯保富這個人。

通車典禮那天，鄉里的人興高采烈的慶祝。在橋的那頭，曹族婦女穿著鮮紅的民族傳統盛服，夾道歡迎縣府的官長來剪綵。震耳的炮竹聲中，湯保富揹著相機，站在人群裡。可他的腦海中却忙著想另一條更高的山邊公路。經過他不斷連繫、奔波，目前也在開工了。至今，湯保富怎麼也卸不下「道路主任委員」的差事。這個義務職，族人信任他，不讓他辭職改選。

在農產合作社工作，阿碧對於整個特富野近幾年來的經濟變化，心中有她一筆清清楚楚的帳。

阿碧說，自從他們自力開了這條山路，村里的每戶人家，一年平均增加了廿餘萬收入。現在，特富野部落裡看不到精壯的男人在喝酒閒盪。「他們全上山幹活去了。一批批的種植計劃，透過鄉公所農業課的推廣，一步一步落實起來。」阿碧說，「山茶油、栗子、大蒜、夏季蔬菜，也一季一季在山坡上開了花、結

在還押之前，多給了幾分鐘，讓湯英伸和族人相聚……窄仄的法庭中廊前，這些迢迢從嘉義特富野山上趕來的曹族父老，看來木訥、謙恭，不住地抽擻流淚，在這陌生的大城市裏，他們只能用眼淚表現他們巨大的哀痛、驚惶和悲傷。

生死相隔的五分鐘，剎時，任何言語都岑寂了。最後湯英伸抽泣地說：「給大家添了這麼多麻煩，實在對不起！」

他轉過身，隨著法警走了。

## ■一條讓特富野活絡起來的山路

五月的梅雨季節才開始不久，梅樹的枝極上，還沾著晶瑩的水珠。

斷崖下，一棵壯碩的樟樹旁邊，躺著一條隱沒的、廢棄的小路，如今，已經在梅雨中長滿了怒生的雜草，向著山谷底下蜿蜒而去。

指著那條小路，阿碧說：「從前，我們到學校上課，就是打這條小路走到十字路口，一個阿里山鐵道的小站。再轉搭小火車到嘉義。」

了果；一季季換成一疊疊鈔票，根本地改變了我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面貌。」

阿碧沈思了，望著滿山的翠綠，她獨語似地說，「特富野，就是湯伯伯這條山路開活了的。」

### ■「山地生的衣服洗不乾淨……」

特富野這個山村座落在一個山谷底下，美麗的峻谷在村頭上邊，岔開成兩條支流，曲曲彎彎地淌著一條婉約的流水，四周散置著這座高嶺上的幾十戶曹族人。一面斜坡上，蜿蜒而上，只見半壁的铁皮矮屋，

在細雨中顯出樸素、乾淨而且柔緻的廓影。

特富野天主堂的高義輝神父，坐在屋簷走廊下，談起了這不幸的命案。

「我在日本聽到消息，覺得驚愕。我心裏想，如果說湯英伸跟別人打架，那是有可能的，但置人於死地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

輔大哲學系畢業的高神父說，當時他的第一個直覺，英伸的悲劇，其中一定有文化差異上的問題。

他說他還記得自己讀台中一中時，因為自己是山地人，「有些同學把我當牛馬一樣看待」。再加上每次



「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高義輝神父說：「英伸的悲劇，一定有文化差異上的問題。」

數學都考零分，他內心感到極度的頹喪，埋下深深的自卑感。「每回有人罵我是『番仔』時，總覺得痛痛快快打它一架，會使自己比較舒服。」他說。

高神父又舉了一個例子。

目前在日本福岡大學教中文的劉三福，跟他是台中一中的同學，也來自山地。有一回，他和劉三福在宿舍水槽邊洗衣服，旁邊的同學無意間丟了一句：「山胞的衣服洗不乾淨」，「這個兩、三拳可以打死一個人的劉三福，驀然撲了上去，把對方打成重傷了……」高神父說。

事隔廿餘年，高神父還記得他握緊著劉三福顫抖的拳頭，激動著說：「你要表現得比他堅強啊！」

台中一中的兩位山地生，就那樣相對著流著滿臉的眼淚。

高神父說，山胞青年在劣勢文化下，過著城市底層的游牧生活。他們容易衝動、緊張，經常會感到不安全感，而「辭職」、「想家」只是這個綜合複雜體的一個代名詞罷了。高神父清楚地記得，就在去年，湯英伸到教堂向他告解：

「我已經變成病態的人！」湯英伸苦痛地說。

高神父聽著他內心的剖白，耐心地安慰過他，高神父太熟悉這份苦楚了。一個離鄉背井求學的年輕人，絕不是「不能適應，就不要來平地」的問題。高神父內心湧起了一份傷痛，躊躇一會兒，沉沉地說出了這麼多年以來，他以神職人員身份一次又一次聽到的，山上的孩子們心靈最深處的苦悶。

### ■不必查了！

安玉英，一個如今已長得亭亭玉立的曹族姑娘。有一回，因為山上交通不便，星期六下午必須提早一堂課下學，坐遊覽車回特富野。那天，女教官把曹族同學集合在操場上，安玉英也站在隊伍中。也不知什麼緣故，教官突然對著她們說：「聽同學的反應，你們山地人常常不洗澡……。」

安玉英忍著滿眶的熱淚，跑回山上。才盡情地號啕大哭了。她向高神父傾訴：「不要把全部的錯，都往我們山地生身上戴啊！」

安玉英滿腹的委屈，幽幽地道出一件一件在學校中的辛酸。

「為什麼我是山地人？為什麼我們山地人就要被別人當成怪物？」這是長期壓抑在她心中的問號。也有一回，曹族同學明明看見杜秀雲的爸爸，送了一千餘元到學校給她；誰知道那天恰巧宿舍裏傳出有人掉錢的消息。杜秀雲口袋裡準備繳食宿費的一千餘元，竟成為偷竊的贓物證據。杜秀雲抵死也不肯承認，曹族同學也都挺身作證，「我們的確看見她爸爸送錢到學校。」同學們說。不料，女教官却說：「大家確定是她拿了錢，不必查了！」

「我們山上的學生在學校宿舍裏，經常遇到這樣的困擾，凡有人掉錢，山地孩子就變成當然的嫌犯了！」

高義輝神父說。

高神父把話題轉回到那一次湯英伸的懺悔。他說：「我建議他去接受心理治療，湯英伸只是苦苦地笑。」

高神父說，當時他心裏想，湯英伸平時很乖巧，每天笑咪咪的，這個對人家客客氣氣的楞小子，不可能做了什麼大錯吧！他因而並不特別著急，也沒向湯英伸的父親提起。「哪裏想到，厄運却降了大禍了！」高神父說。

### ■害怕心願會變成泡影……

提起這個遺憾。高神父開始不斷地反省，不斷地想，也開始替村中的小孩感到憂心。他說，湯英伸殺人命案，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典型例子，要真正去徹底了解，並不十分容易。他憂悵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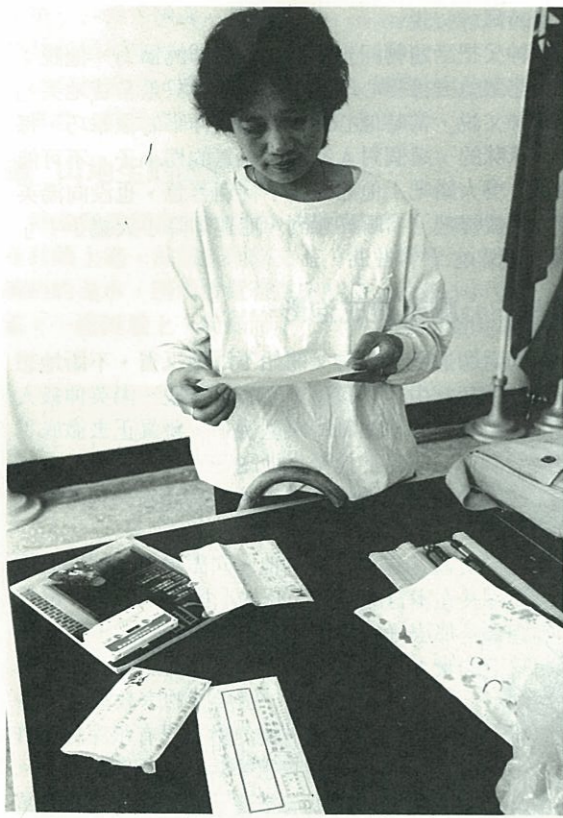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只能假設：湯英伸的病態在於他的雙重性格——」

據高神父說，在村子裏，他一向對湯英伸另眼看待。英伸生長在本村的一個公認的「模範家庭」，爸爸、媽媽都是那麼好、那麼有風格和尊嚴的人，英伸又憑著自己的實力考上嘉義師專，內心當然有一份秀異之感吧。「尤其是他成長於一個虔誠的宗教家庭，在倫理道德與做人處事方面，英伸對自己有很深的期許。因此，湯英伸到平地社會求學時，遇到客觀壓力，他身為山地人的自卑感就會被激發了出來，從而形成對於平地社會的一種激烈的反撥。」高神父說。

高神父嚴肅地說，「我的看法，只是一個自我反省下的假設。」他還記得就在去年，特富野舉辦了一個天主教夏令營。「湯英伸就那麼自然而然而變成夏令營的領袖人物。」高神父回憶地說：「白天，他表現得真是傑出，勤奮、彬彬有禮。但有一個夜晚，他忍不住湊上了一群比較低俗的年輕人，結夥跑到後面山崗去喝酒，被我們發現了。」

身為一個山胞，湯英伸隱藏的自卑感，在不斷的壓抑中反彈、化裝而成為外表的優越感了。他從小就奮特富野的曹族酋長汪念月說：「湯英伸生長於一個模範家庭，村內大家都這麼想的。」





汪枝美閱讀著陌生人的來信，其中一封信說：「湯英伸，你永遠是我們年輕人的一面鏡子！」

力上進，也時時患得患失，爲了他許下的心願——畢業後回到達邦國小教書——他努力考上了嘉義師專。但還沒等他畢業，特富野的孩子，竟早已當他是小學老師一樣敬畏他，愛他，不敢在他面前說髒話。而更多的時候，他却又私下害怕自己的心願有一天會變成泡影！

### ■我們好愛湯英伸

湯英伸的家，座落在那青翠的幽谷旁，是湯保富親手蓋起來的一棟木造房子。

廿餘年前，湯保富白手成家。如今，牆垣四壁還留著他辛勞歲月的痕跡。汪枝美，英伸的母親，平時沈靜寡言，喜歡坐在屋角，靜靜地聽別人說話。自從湯英伸繫獄以來，她的眼神有時變得飄忽、憂悒了，彷彿總是在想念著什麼。但是，儘管心裡壓著愛兒失腳的重創，她看來端莊、恬靜，只在有意無意中，透露著母親的深重的淒寂了。

「我們好愛英伸。……在父母面前，在我們部落裏，從小他一直是乖巧、受人稱讚的孩子。」汪枝美說著，眼眶紅了起來。

廚房裏，傳來湯保富下廚的炒菜聲。

自從湯英伸出事以後，汪枝美始終不敢上台北去。

她寄了一整冊的照片給湯英伸，母子相隔至今，也有四個多月了。「也好在是這樣，凡事我都是坐在家裏想……。」她說。她的眼神中充滿著對丈夫湯保富的一份感謝。但每每有人向她問起湯英伸，汪枝美總是低頭不語。一個曾經讓她驕傲的兒子，如今却成了奪走三條生命的殺人犯。這難言的苦衷，恁誰也不能說說啊……

她對於兒子英伸一步一步走過的不能回頭的破滅困境，感到神傷。去年年底，湯英伸休學返家，在情緒上很不穩定，常常望著屋外的浮雲發楞，嘆息。發悶的時候，他偶爾會彈彈鋼琴自娛，看看書排遣，幾乎是足不出戶了。直到有一天，「大概是去年12月30日吧！英伸他去了一趟學校，參加學校的音樂比賽晚會。回到山上時，我看他顯得更加悶悶不樂了，」汪枝美說：「我知道英伸實在很懷念學校生活，尤其是那些朝夕相處的師專同學。休學以後，同學們時常打電話來，寫信給英伸，鼓勵他奮發起來，昂揚向上。奈何，命運竟然粉碎了一切。」

### ■在懺悔中無窮地放逐下去

那天，湯英伸離家出走後，家人刻意不讓英伸房間裏的一切受到絲毫變動。他的各種獎牌，仍然兀自掛在牆頭上。那是一次又一次在師專全校師生的矚目和熱情的掌聲下，辛苦掙來的光榮。寂靜的窗外，可以望見他在庭院小菜圃裏種植的高麗菜，已經亭亭地抽出嫩葉子。更遠處，那巍然聳立的鼻涕山，隔著一條山谷，蒼翠地逼向他的窗口

日落深處……

你若住在市區，日落在高樓大廈；

你若住在山林，日落在那山之外；

你若住在海邊，日落在地平線下。

然而，無論日落何處，

我仍真摯地追尋……

小房間裏，湯英伸有一架子的雜書。這首他寫好的小詩，依舊靜靜地躺在他的書桌上。沒有署明日期，也沒有落好題目，却深深地叩緊著我的迷惑……，在這樣溫馨有儀的家庭裡，就在這小房間長大的青年，他文靜、內向，他懷著一份虔誠，開始追索著生命中無數的疑問，開始了他那充滿尷尬、歡悅、苦悶的青春期……

「即使湯英伸能免於死刑，我想他也要被自己的懺悔無窮地放逐下去，無顏回到這美麗的家鄉。這才才是最殘酷的重刑吧！」

在湯英伸的小房間裏，我隱約記起了高神父的這句話。

### ■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救你啊！

離開特富野，走進嘉義師專校園，迎面就感受到圍



特富野是一座宗教氣息濃厚的小山村。母親節這天，湯英伸的母親汪枝美，坐在天主堂走廊前，第一次度過英伸沒陪在身邊的母親節。

牆之內一股尚未平息的議論。同學們的口中，不免也分析起這件命案的遠因：湯英伸被迫離開學校。

「他被休學離校時，我們全班哭著送他走的……。」

「謝美樺導師在課堂上說：休學對湯英伸而言，是福是禍，目前還不知道。同學們應該鼓勵他，多給他寫信。當時，我坐在我的位子想，應該是福吧，沒想到他竟殺了人。」

「他跑去教官求情，跪在地上，懺悔地哭泣，但教官說：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救你啊！」

同學們都說，這位教官很疼愛湯英伸，却也無可奈何。那一陣子，爲了苦苦等候學校召開訓導會議，對他的命運做一個審判，英伸變成了另一個人樣。「一大早，他走進教室，便趴在桌上，他的眼眶發黑。」這位坐在湯英伸旁邊的女同學，含著淚說：「我勸過他，好好照顧身子啊。英伸他就朝我淒苦地笑……。」訓導會議的結果下來了。湯英伸因爲在學校打麻將，林總教官認爲湯英伸犯的這個錯誤，非處份不可，「否則，老師和學生的心裏會怎麼想？在立場上，我也有苦衷啊。孩子是你的，你自己帶回去管教吧！」最後，父子倆人商議的結果，決定自動辦理休學。

湯英伸說，「我對『留校察看』實在沒有把握，萬一再犯了小錯，被學校退學了反而不好。爸爸，我們下學期重新來，我用生命向您承諾……。」

最後一次學期考試，湯英伸無心考試，在卷子上填了名字，便逕自走出教室。他回到寢室，自彈自唱地錄下這卷錄音帶，向四年甲班全體同學告別：「親愛的四甲，我們要別離了。啊！這一刻，不知道……，心裏什麼滋味都有，真的不知道說些什麼。說感傷，是有那麼一點；說高興，也是有那麼一點點。但是，我還真是捨不得你們。相聚了三年，有歡樂，有悲傷，我們都一起度過了！我，不能改變什麼，雖然我們要暫時分離一段日子，但我相信我們的友誼一定會永遠存在……」

「下面這首歌，叫做『別離』，是多年前我流著淚做的……」

錄音帶裡響起一陣錚錚鏘鏘的吉他和弦……

暮色中，我望見你的背影  
深深呼喚失落的你  
……………

湯英伸落寞的歌聲，似遠似近地，在男生寢室的縈繞著。悶熱的午后，窗外傳來低低鳴唱的蟬聲。一個綽號叫「黑馬」的同學說：「一脚踩進那洗衣店，湯





湯英伸的房間牆壁上，掛著琳瑯滿目的獎牌。

英伸他一定會這樣想吧，『如此下去，我的前途在哪裏？』每天送衣洗衣，好強的他，怎麼受得了啊……，也沒想到結果竟會如此！」

湯英伸的室友坐在椅子上，沉入回憶中，想起過去湯英伸帶給他們的許多歡笑。有些女同學說著說著，就哽咽、掉淚了。

### ■到美國看熱門音樂演唱會

「他是班上的核心人物！」

「他人很慷慨，所以自己口袋裡常常沒有錢。」

去年，湯英伸利用暑假到台北做水泥工，那粗重的勞動和毒熱的陽光，使他全身曬得黑亮亮地回來。返校後，他嘴裡時時掛念著那群陪他流汗、唱歌的山胞夥伴。他甚至一心想著與他們一起合組合唱團，走唱天涯。黑馬說：「他對音樂非常狂熱。他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到美國看演唱會。」

從同學的口中，讓你想見湯英伸是一位熱情、上進的青年，他常常說：「我要讓他們在亮麗處看見我，不要在黑暗中看見我！」有誰知道，他的遭遇會把這句話整個顛倒過來呢？他失敗了。三年之內，他被逮到幾個小辮子：單車雙載、不綉學號、爬牆、抽菸。這些讓他總共記下三次大過、三次小過，再加上四次警告。可湯英伸也記過不少次大功小功和數不清楚的嘉獎。他參加校際才藝比賽、優秀山胞聯誼會、黨幹部研習會、田徑比賽、殘障青年村，都為他爭來一個又一個光榮和獎牌。

提起抽煙這回湯英伸被記大過，有一位同學驕然地說：「其實，香煙是我抽的！」

「那天清早，我跑到他們的寢室去找湯英伸，他生病躺在床上。我坐在他床邊，抽完一支煙便上課去了。沒想到，我前腳才走，教官後腳就踩進了寢室。」這位同學說。「這個大過，湯英伸為我頂下來了，事後他不為這個冤屈吭一聲。湯英伸就是這種人，全校



湯英伸的嘉師室友說：「他被休學離校時，我們全班哭著送走他的……。」

同學都知道，他是我們學校的名星。」

經過幾次叫他灰心黯然的挫折和打擊，有一天，湯英伸索性豁出去了，他理了一個龐克頭，奇裝異服地在校園裡晃盪。

「師長們應該學一學教育心理學，再來輔導我們，不要光是喊口號：說什麼合理的是管教，不合理的是磨練。」有一位女同學說。「合理的是管教，不合理的是磨練」是每一個嘉師同學口中，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一段道白，同學們說，在朝會上，在課堂上，他們聽到太多次了。

去年12月30日，已經休學在家的湯英伸，接受同學們寫信和打電話再三邀請，興致沖沖地返校參加音樂晚會。就那個晚上，有位教官却沖著湯英伸說：「湯英伸，往後你儘量不要回來！」同學們氣憤地哭了，「即使湯英伸休了學，他仍然是學校的一份子啊！」同學們說。

湯英伸站在同學面前，佯作鎮靜地說：「這位教官，也是為我們大家好吧！」可是，至今還沒有人知道

，在他返回特富野的路上，湯英伸那年輕易感的心，是怎樣地因羞辱、挫折、怒恨而絞痛啊。

也就在那條山路上，在那個寂靜夜晚，湯英伸悄悄地決定離家出走，不再返校。像一切受挫的年輕人一樣，他必需離開使他感到挫敗的環境，逃到另一個天地，從頭開始。他想靠著自己的雙手，去闖出自己的路子。

### ■流盡了眼淚，也要讓法官相信……

回到台北，我的辦公桌上已經擺著幾封信。有一封是這樣寫著：

親愛的邱叔叔、蔡叔叔、官叔叔：

短暫的相聚，願別後無恙。

……事情發生後，我們只會哭，一面祈禱一面哭。因為我們根本不敢相信，真的不願相信。但還是得面對事實，打電話問迪亞（湯英伸）的住址，『台北縣土城鄉立德路2號』，這是我們永遠記得的地址。……

「初次去特富野，就深深愛上那個地方，相信您們也愛上了，可不是？你們問起我湯英伸寫的那篇小說，我現在告訴您，題目是：『爸媽！我們探險去！』



「一大早，他走進教室，便趴在桌上，他的眼眶發黑。」這位坐在湯英伸旁邊的女同學說。

內容描寫一羣年輕人到台北謀職的故事。小說中的人物讀起來都很哀傷落寞。是否這就是迪亞潛意識裏的悲懷呢？

「……迪亞就是這麼盡責的一個男孩，有時甚至讓我們覺得，我們實在配不上他，不配當他的朋友。真的，您們一定要相信。」

「我們曾經去打工，爲了要體會老闆對待工人的那種滋味。我們也曾想到台北去看迪亞，但他的時間都被排滿了。至今，我們雖一直未曾謀面，但我們到特富野幫忙湯媽媽掃地，做家事。我們好喜歡湯媽媽和湯伯伯，和他們談話也讓我們學到許多的啓示。我們也曾想跪在法官面前，即使是流盡眼淚，也要讓法官相信迪亞不是個壞孩子。要是丹諾（註：美國著名的正義律師）來到台灣，丹諾一定能夠救迪亞的吧，但是，誰肯相信我們年紀未滿二十歲的小女孩的話呢？誰願意聽呢？然而我們一定要做下去，即使別人怎樣罵我們傻，社會上若缺了這樣的人，就不可愛，不溫暖了，您說對不對？祝

編輯順利

雅惠敬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

雅惠是斗六某中學高一的學生。去年，天主教青年團契在特富野舉辦活動、她的好同學劉雪燕游泳時陷入漩渦，差一點使她沈溺水中，被湯英伸救了起來。黃雅惠是這樣認識了至今不曾謀面的湯英伸。湯英伸失腳之後，黃雅惠特地到特富野去，認識了湯家。一直到今天，她不斷地為英伸祈禱，寫信安慰湯保富夫婦。在特富野過母親節那天，我認識了這位純真的小妹妹。沒想到她的信比我還要快速地抵達台北。

回到台北，心裏却一直惦記著湯英伸妹妹的一句話。她坐在學校會客室裏說：「我立志要考上法律系，」她說，回想著他旁聽了幾次的台北地院，「將來，

Fkey 3 fine 別離 詞曲·錄唱 湯英伸  
道別的傷感 記錄 邱晨  
J=96.G

1·1 || :1—0111 | 33377— | 66660676 | 5—01 |  
暮色 中 我望見 你的 背影， 深深呼喚 失落的 你， 和  
  
| 1—0111 | 33353·5 | 1·656·1 | 1—0111 |  
風 吹落了 片片 楓葉， 拾起 一片作 紀念 多年以  
  
| 1—011 | 33377·5 | 6·66·676 | 5—01·1 |  
後 偶而 遇見 了你，還 是在那 棵榕樹 下 隱隱約  
  
| 1—0111 | 33353·5 | 1·6561 | 1—00 : ||  
中 我聽見 你在 哭泣，只 為 那場別 離

我要坐在那個高高的位置上，好好傾聽每一個陷落法網的人，每一句打自內心的話。」

一起殺人命案，引起社會如此重大的回響，是大大地出乎人們意料的。當我們從特富野回到了台北，四處採訪幾位律師時，他們都表露出極深的關切；願意為湯案擔任義務辯護律師的就有四位。這種人與人的友愛光輝，竟也抹去我們一路採訪時心頭上的陰影。落筆時，我禁不住掩卷喟嘆著。我想起雅惠、雪燕、玉蓮、淑燕、高神父、嘉師四年甲班的全體同學們。啊，但願你們期盼英伸得免一死的願望，不會落空，為了英伸，讓我們大家再努力下去吧！

### ■董律師的信念

當人間雜誌的法律顧問董良駿律師，決定義務接下辯護律師時，已經是湯案第二審的尾聲了。董律師花了兩天兩夜的時間，一口氣讀完所有的資料。他告訴我，正準備進入自己的書庫，從犯罪學、社會學、和法律人類學的角度去著手研究。他也相信，不少的犯罪案例，往往是社會早已積累下來的罪惡所致，「人是脆弱的，人是很可憐的！」董律師喃喃地說著這句丹諾的名言，他充滿悲憫的眼神，讓我隱然覺得，董律師已經真正瞭解了湯英伸這個孩子。

五月廿六日，董律師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補充上訴理由：

「按上訴人於75年1月25日零時許案發後，於當日下午六時許，即主動向中山分局投案，坦承犯罪，有分局移送筆錄可證。是上訴人應屬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

「在湯英伸沒有投案自承犯罪之前，沒有認何人確認他就是兇手……。遍查整個警訊筆錄，湯英伸應該合手自首要件的」董律師嚴肅地說，「我還查到具體判例……」

由於董律師找到辯護的新角度，不到短短的幾天。使得整個案情開始有了轉機。6月18日，湯英伸在法庭上囁嚅地說：「1月25日那天，下午三點，我曾經打過電話，給中山分局，說：我要去自首！」

法律上明文規定，自首是唯一減刑的充足條件。但湯英伸受到過度驚嚇之後，加上他對自己苛重的懺悔，除了坦承罪行，已完全喪失正常求生的意志。不懂法律的他，竟把這個自首的事實經過隱藏在心裏長達五個月，距離他第二審宣判日期6月25日，只剩7天。

6月22日下午。湯保富一個人坐在特富野的山谷中釣魚。他一顆早已瀕臨崩潰的心，仍然高高地懸著。他默默地望著淪呀淪著的河水。即將登陸台灣的南施颱風，開始細細地散起雨白來了。山巔上，陰陰地佈下橘紅色的濃郁雲影……

汪枝美獨自坐在客廳角落。電話中，她慈祥的聲音說：「是下午，我要他去河裏釣魚的。這半年來，他，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在她哽咽的聲音中，我也一時沈默了。



人間(75年7月)



### ■不！我們還有三審！

6月25日，湯保富和許多關心湯英伸的親戚、朋友、神父，三個人間雜誌的同仁和董良駿律師，都趕到高院第18法庭。這是英伸二審宣判的日子。

從早上9點開始，我們都坐在法庭裡，等著法官逐案審理和辯論。法庭的天花板上垂掛著兩隻吊扇，沈默地送著催人欲眠的風。我的心裡抱著來自董律師答辯狀的一線。辯護狀說，湯英伸投案的過程、人證，合乎自首要件。此外，董律師主張從英伸豐富的品格證據、和殺人當時的情境脈絡，說明殺人的激情因素。他希望庭上不單從三條人命死亡的結果去論斷。「社會在它自己裏面包含著許多犯罪的萌芽，由某種意義說，準備犯罪者是社會，個人只是它實行的工具！」

11時30分，全庭肅立，審判長開始逐案宣讀判決主文。英伸的案件夾在十幾個同時宣判的案件中，幾乎沒有人聽清楚英伸的判決，我只聽到「褫奪公權終身」，英伸就被押走了。

大夥兒疾走跟著英伸，問他聽清楚沒有。他只茫然地說「不清楚」。押送的法警說是無期徒刑，英伸的

湯英伸家的客廳牆壁上，仍然兀自掛著他喜愛的吉他和美國搖滾歌星海報。

(75年7月)人間

嘉師四年甲班的同學，仍然珍藏著這一卷湯英伸自己寫歌、自己唱歌、自己伴奏的錄音帶，並貼上一幀湯英伸的照片。

眼睛亮了，對湯保富說，「爸，我到裡面，要好好請客……」

我們望著英伸被押走了，却怎也放心不下。後來問退庭的檢察官。「死刑。絕對沒錯。」他說，消失在法院的走廊上。在我們沈默地站著的當兒，一個女孩忽然急奔下樓。我瞥見她滿是淚痕的臉，啊，還是她，英伸的女朋友。

「我們長期一塊作戰，到了最後……」湯保富說。「不，我們還有三審……」董律師說。「請一起吃過便當再走。」湯保富說。

大家都推辭了。「我們還有事……」，多麼愚笨的推託之辭。我不知道和湯保富握了幾次手，看著他黧黑的臉、濃濃的眉，比漢人大而且明亮的眼睛，和強抑在眼眶中的淚意，送他們上了計程車。

我想起帶著「無期徒刑」的歡悅回到押房的英伸。「不！這個社會，不能這樣把罪惡全歸到你的身上」我的心中吶喊著，「不！我們都是負罪的人吧……」

# 隱藏的陷阱

## 歧路上的職業介紹所

目前，台北市共有64家有執照的傭工介紹所  
據說，無照營業的數目，可能更多；  
誰來注意、誰來關心、誰來管理它們？  
不止一次的，我們看到過也聽到過  
這樣的悲劇——

少數介紹所，利用謀職者急於找到工作的心情和困境  
把人當成了貨物，榨取着不當的財利；

甚至逼使純潔無知的青年  
淪落到苦痛無告的深淵……

本文例舉的幾個事實，  
只是陷溺在詐欺、詭異、殘酷而野蠻的求職世界中的  
偶然逸出的一點點辛酸的、悽惶的回音罷了……

攝影■李文吉 撰文■黃小農



職業介紹所隱然成為現代社會的死角，誰來注意和關心？



中華路某公司七樓的小公司聚落。

### ●媒人乎？陷阱乎？

職業介紹所原像是個媒人。它把需要勞動力的一方和想出售勞動力的一方牽在一起，讓他們認識。而當兩者相互滿意時，僱傭關係便告確立，介紹所本身也得到了應有的酬勞。但有時，情形却不是這樣子。少數有執照的介紹所以及更多的無照的介紹所，反而利用謀職者急於找到工作的心情和困境，將人當成貨物，從中取得不當的財利，甚至逼使這些人淪落到苦痛無告的深淵裡。對於若干剛剛踏入社會的青年，尤其是對那些剛剛從純樸的鄉間和山地社會來到令人耳目眩的大都會的青年男女，情形更是如此。湯英伸的悲劇，就和職業介紹所有着曲折無奈的牽連。

就如舞廳、酒家之類的地方一樣，職業介紹所被行政機關劃入為「特定營業」的範圍，稱為「傭工介紹業」。因此，在管理上，它歸於警察局。管理的依據則是六十二年公佈的「特定營業管理規則」。

據台北市警察局第一科的一位標先生說，目前台北市共有64家傭工介紹所。而據一位許姓的基層警員說，無照營業介紹所的數目，可能高達百家以上。但標先生認為這是

不太可能的。「因為傭工介紹業申請設立的條件很鬆簡，有心營業的人大可不必無照非法營業。」他說。但違法的事情畢竟是有的。

### ●一小時兩百元的「談話的」工作？

一位19歲的張姓女孩子，從台北市的景美女中畢業後，因為沒考上大學，往後她想一邊工作一邊準備重考。她從報紙上看到一則徵求繕寫員的分類廣告。她按著地址找到了台北鬧區一家公司七樓的×××室。門外沒有任何招牌，門內是兩張辦公桌。有一位男子要她在一張紙上寫幾個字，然後說：「你的字寫得很漂亮，你應徵的工作絕對沒問題。」在她繳了四百元的「登記費」之後，對方遞給她一個地址。她興沖沖地走了。這將是她愉快的頭一件自食其力的工作，她想。後來，她才知道，所謂繕寫員，其實是一家保險公司的「內勤」。她回去找介紹所理論。她的「登記費」根本要不回來了。最後，她因為不願平白損失這向父母索取的四百元，只得接受另外的安排，到一家火腿公司當了三個月的包裝工。

和她同班的兩位同學，也有類似的遭遇，但已多少含有誘引的成份

了。她們在報紙廣告上看到有人「徵求餐廳小妹」。她們按址尋到一處也是位於該鬧區、也是沒有招牌的地方之後，同樣是每人先繳了四百元，然後換得一張寫著「×樂服務員」和地址的紙條。她們原以為那是一家著名的冰淇淋連鎖店裡的工作。但依著地址找到的是台北市西門町某棟老舊大樓的樓上。門邊小招牌上寫的確實是「×樂」，但室內却是燈光幽暗，瀰漫著濕霉的氣味。狹窄的空間裡擺著一些高背的沙發椅。裡面的一位婦人對她們說：「服務員的名額已經滿了，剛才你們在門口碰到的那三個女孩子，已講好明天開始來上班。很抱歉。」她上下地打量著她們，嘴邊泛著親切的笑容。「但現在還剩下『談話的』工作。」

「什麼是『談話的』工作？」婦人的笑意更濃了。她說，「就是陪客人談話的意思啦。」

這兩位初出校門的女孩，是在目迷五色的台北市生長的，她們雖不確知那是怎麼回事，但已心裡有數了。

「其實，」那位婦人接著說，「這種工作很輕鬆，賺錢又快，一個小時兩百元。可以考慮考慮嘛！」她們又好氣又好笑地掉頭走了。

### ●從一萬五掉到三千元

兩年多前，桃園復興鄉的一位泰雅族青年，由於山上的生活艱難，初次下山來台北找工作。報紙廣告登著：「隨車工，月薪一萬五，親洽」的字樣。沒有電話，只有地址。那筆報酬對於像他那樣一個苦悶的山地青年，是一個很大的誘惑。他按址找到的，仍是台北市鬧區那家公司的七樓。介紹費是一千五百元；他如數繳了，口袋裡只剩下百餘元。身份證也被拿走了，對方所說的理由是為了登記要用。

他懷著很大的期待到板橋去，却發現那是一家製鞋工廠。廠方的人表明月薪只有三千元，做的是學徒工。他的人整個愣住了。

「不是說一萬五嗎？」他問。「而且是隨車小工啊！」



「隨車只是送貨的時候才需要。」對方說。他越想越不對頭，但也不曉得如何去爭議。他迷惑地回到那個沒有招牌的介紹所，最後也只能要回身份證，白白損失了一千五百元的「介紹費」。

向我們說起這個故事的，是這位被騙了一千五百元的泰雅青年的堂兄。「報紙上多的是這種廣告，幾乎天天都有。隱藏在這種廣告之中的，很可能是一個坑人的陷阱。」

他隨手翻起當天（六月十九日）的一份報紙，很快地瀏覽了一下，然後指著他用原子筆圈出的一個廣告說，「就是這種廣告。」。那

上面是這樣寫的：「小弟隨車小玩具跑全省吃住月薪二萬台北市××北路×段××巷×號」。

這個地址似曾相識。數天前，那位許姓的基層警員曾把台北市幾處比較著名的非正派職業介紹所（包括有執照和無執照）的住址名單抄給我們。我查核了一下。天啊，這個地址竟然真的就在其中。

### ●「老哥，找頭路嗎？」

一個更不幸的故事，發生在一位極優秀的原住民盲詩人身上。十三年前，在台東生長的排灣族的莫那能才十七歲。那時，他的雙眼還沒

在太原路與華陰街左側街口，夜市巷弄中的五、六家「職業介紹所」。

失明。他還記得，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他和五個同族青年因為不能忍受台中一家工廠的非人待遇，趁著黑夜，翻出架著鐵炭葦的圍牆離開工廠。他一個人來到了陌生的台北公路局車站前，手裡拿著他在山上認識的一位淡江大學山地服務隊女隊員的地址，在清晨的陸橋上徘徊了好幾趟。這位女學生叫譚友芬。



他正忖度著如何問路時，聽到一位中年男子以日語和台語混合著對他說：「老哥，找頭路嗎？」並且邊說邊搭著莫那能的肩膀。

「不是啦，找朋友。」莫那能答說。在茫茫的人群中，有人主動用他在山上聽慣了的日語和他說話，他感到非常的親切，一顆徬徨的心，似乎也安定下來了。

那個人看了莫那能手中的譚友芬的地址，顯得很是驚異地說：「啊，這麼巧，這個女孩子我認識，她在工廠做事……」

「不對啦！她是在讀大學啊！」莫那能說。

中年人又是一次驚異的表情。「

啊！對，我忘記了。在工廠做事的是她爸爸。他當經理。」接著，問說，「你找譚友芬幹什麼？」

「找她幫忙找工作。」

「我來幫你找好啦。大家都是朋友嘛。」

於是中年人帶著他去了一家職業介紹所，並且拿出一本小冊子，要他任選一份喜歡的工作。

### ●掙扎在一個獸夾子裏……

「只要能賺較多的錢，什麼工作都可以。我是不怕吃苦的。」莫那能說。

「搨工怎麼樣？月薪七千元。」中年人說。

莫那能興奮地一口答應了，並且感激不已地把身份證交給對方。那個人是這麼說的：「這個公司很有名，不隨使用人，必須先知道你不是好人。」

然後中年人要莫那能先繳五百元「報名費」。莫那能把身上所有的一百多元全部掏了出來。中年人安慰他說：「沒關係啦，不夠的，我來墊。」

不久後，一個騎摩托車的人就把他載走了。那是一個殺魚的地方。

「不是說要當搨工嗎？」莫那能滿腦子疑惑。

「對，一大早要搬魚。」

「薪水呢？」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所屬的台北市國民就業輔導處，設有九個就業服務站，並分設服務台，免費提供求才、求職服務。這是在後火車站出口邊的火車站服務台。

四、五歲的排灣族少女。莫那能聽到有人在小閣樓上對他們說，要安排她們到餐廳工作，月薪一萬二。他又急又氣地衝上閣樓，用山地話大嚷著：「趕快離開這裡！他們是騙子！」

### ●一個充滿了殘酷和野蠻的世界

那些女孩一時想跑走。有人趕過來，一脚把他踢下樓梯，接著加上一頓拳腳，最後將他關進廁所裡。

隔了一會兒，莫那能踢開廁所的門。他在一陣扭打後，正想衝出門外時，他們中的一個冷冷地說：「等一下，你這個番仔，你的身份證在我們手上，你會倒黴的。我們會寫信告訴你的家人，說你在台北犯了法，等你的父母來找你的時候，再把他們殺掉。或是我們會把你的身份證借給別人去做壞事。你不怕的話，你就走好了。」

單純的莫那能於是立即廢然放棄了一切掙扎的努力。他前所未有的感受到，環繞在他四周的，是一個充滿了殘酷和野蠻的世界。

中午，來了一位砂石場的老闆。這位老闆問職介所的那一位中年人，「人在哪裡？」

「在這裡。」中年人邊說邊拎起又餓又倦的莫那能的衣領子。「你看，『一隻』粗勇得若牛哩！足有力地！」

砂石場老闆走上前來，對著莫那能的手臂、身上抓抓捏捏。「讚！『這隻』我買了。多少？」

莫那能記得，砂石場老闆好像給了中年人一千八百元，以及他的那一張身份證。

在那個砂石場中，莫那能的月薪是三千二。半年後，經由淡江大學一位王老師的奔走和談判，月薪調升為三千八，並且終於從老闆手上取回了身份證。

### ●誰來注意和關心？

根據「台北市特定營業管理規則」第五十五條，經營僱工介紹業者，不得有妨害僱工自由、詐騙僱工

與雇主、介紹婦女充當酒家酒吧咖啡廳茶室服務生，以及在營業場所外兜拉求職者等行爲。但是證諸前述的幾個活生生的例子，那些業者的許多作法，顯然全是犯法的。

此外，上項規則的第五十六條如此記載：「經營僱工介紹業，收受之介紹費，為僱工第一個月工資的十分之二，由僱工與雇主平均負擔，工作未滿一個月者由中止一方負擔。經介紹者得試用三天，在試用期間不得收取介紹費。」

以湯英伸繳給世吉僱工介紹中心的三千五百元介紹費而言，他的月薪應該是三萬五千元才合乎這項規定。但洗衣店答應給他的是六千元（介紹所告訴過他是一萬五千元）。而且，這筆介紹費也是在湯英伸未上工之前就付了的。

對於諸如此類的種種事實，這麼多年來，難道都沒有應該負責督導察查的機構在關心和注意嗎？僱工介紹所若是有執照的，依據「管理規則」第五十三條的規定，就應設置僱工循環登記簿兩本，每隔日填送警察局查核，並通知僱工的家屬。對於這項規定，執法單位是否確切責求業者遵守了呢？若是沒有執照或變相經營的介紹所，那麼，它的偏誤豈不更為嚴重？然而，受到認真取締的，又有多少？

### ●我們只是不願再看到——

前面提及的那一位許姓基層警員是這麼說的：「上級若沒交待，我們管那些小事幹什麼？……」我們寧願相信，這種心態不是普遍的事實。

我們也相信，多數的職業介紹所都是規規矩矩地在經營。我們只是不願再看到若干原本單純的青年，僅因著受到少數職介所的欺瞞，而造成心理的不平或現實的創痛，甚至於在一時衝動之下帶來悲劇。當一個人不把別人，尤其是不把那些正要踏出腳步試著在社會上自力謀生的年輕人，冷血地當做詭騙榨取的對象時，我們相信，這個社會才有可能更為和諧與溫暖的吧！

# 冰凍的春天

## 悲劇前後的一家人

翔翔洗衣店慘案，  
在今年開春以來一連串觸目心驚的重大新聞中，  
似乎早已落幕了；  
人們很少再談到它，很少再去反省：  
是什麼潛在的或明顯的惡因  
導致了這一人世的大不幸！  
一步步踏尋着血的線索，我們心懷着鉅痛沉哀  
走入了這一個悲劇的中心……  
本文為您追蹤報導了苦主的一家人，  
他們艱辛掙扎的過去，  
他們以愛療傷的未來……



彭喜專(右)跟阿雲、阿恆與小娟一起在客廳看電視連續劇。

彭阿升與湯英仲的父親在法庭外交談。左側為一直關心此案件的光啓社社長丁神父。



## 失墜的企業

### ■胼手胝足的一家

民國74年，台北市民生東路一家專做出口毛衣，外銷新加坡的「兆濤企業公司」，由於新加坡經濟衰退，自5月份開始，就一步步陷入了業務停頓的困境。

這家公司的負責人，60多歲的彭阿升先生有4個兒子。老大和老么在外謀職，只有老二、老三，十幾年來一直是這個家族企業的主要幫手。

老二彭喜專回憶一家人昔日的奮鬥時，曾說，他父親在35年前離開新竹的老家關西，來到台北，先是在一個五金店裏當雇員；工作了五、六年吧，有了積蓄，就買下林森北路邊一塊20坪大小店面，開了一家「永麗洗衣店」。

到了民國60年左右，他父親改行做毛衣代工，做得很順手，便設立針織外銷公司。當時生意最好的時候，租房子，擴建廠地，員工曾增加到50餘名。

民國67、68年間，由於外匯暴跌、出口配額縮小，公司的業務才開始走下坡。

「後來，勉強支撐這幾年，一邊裁減員工，一邊縮減開支，父親負責在外頭收發代工衣件，住在林森北路家裏；我和老三彭喜衡住在公司，繼續掌管業務和行政。主要的外銷市場一向在新加坡。」彭喜專說，「所以去年新加坡經濟劇烈衰退的時候，我們公司接不到半張訂單，我和老三都沒事幹，跟失業沒兩樣。」

從去年5月份開始開著，父親彭阿升打算繼續等待到今年春天，觀察市場景氣再決定能不能繼續幹針織外銷。「我想這樣也好，但總不能無所事事吧，就將公司的速利轎車申請了一個計程車牌照，暫時當個計程車司機了。」彭喜專說。

可是老三彭喜衡的想法不同。他認為今年不可能有什麼好景氣，拖時間也是白拖，他打算好好的重新來過，自己創番事業。彭喜衡的學歷不高，只是高中補校肄業，不喜歡讀生硬的教科書，從小就愛玩機械工藝；像公司廠房的各種針織機器或電路，都由他管理或修改。

他決定創業後，没多久就找到了一家座落在新生北路二段上，正待頂讓的電腦洗衣店。由於擔心父親反對，他只得一個人去籌備創業資金。「房租、押金、電腦洗衣設備

，加起來大約36萬。一切就緒後，在去年10月掛起『翔翔電腦乾洗店』的招牌，開張營業了。」彭喜專說。

### ■一切都從頭做起

滿腔創業鬪志的彭喜衡，帶著妻子王玉琴；兒子阿雲、阿恆；么女珊珊，一家5口，離開曾經共同生活30年的二哥，搬來新生北路的洗衣店。一開始就過得很忙碌。

這家洗衣店，在前一位老闆的手上，經營得並不出色。如今彭喜衡把店頂下來，一切都要從頭做起。

彭喜衡每天帶著夜半洗衣的困倦，趕着在大清早起床。7點10分，彭喜衡的太太王玉琴把小學3年級的阿雲和1年級的阿恆送出店門，夫婦倆便開始着手各種瑣碎的店務；王玉琴整理當天該送出去給客戶的成堆衣物，掛上客戶地址，免得送錯地方；彭喜衡把該燙的衣物燙好，分區排放。忙到上午9點，翔翔洗衣店店門一開，留下太太看店，彭喜衡就出去送衣服了。

即使在店裏，也沒有閒下來的時候。顧客陸續上門，有的拿單套衣物吩咐要洗燙，希望老闆趕趕工，下午就要送到家裏；有的客人拿大包小包的床巾毛毯，以自助洗衣的



方式處理，3公斤收費80元；有的家庭主婦拿一堆洗好的衣服要脫水烘乾……。

生平第一次當洗衣店老闆，彭喜衡倒是不覺得有什麼新奇。顧客送來的髒襯衫，堆成一堆，發散着一股汗酸味；店櫥裏整齊爽目的乾淨衣物；燙衣台上熱呼呼的蒸氣薰面而來的窒悶……。這些經驗在30年前，老家開「永麗洗衣店」的時候，早就是他童年生活的一部分了。

### ■拔釘器

彭喜衡當初頂下這間乾洗店時，把舊店的櫃台、房間格局、乾洗機擺座，都重新佈置過。新開幕的店面，雖然談不上氣派，但店口橫掛著5尺寬、2丈長的V字凸出招牌，却也顯得壯觀。

喜歡動手做器械工藝的彭喜衡，還特別向朋友拿一支尺來長的鐵鑄拔釘器，來拆除整修後留下的鐵釘和木條。這支漆皮剝落、銹色黯淡、狀如長牙毒蛇的拔釘器，被當作日常用具般，有時放置在貯架上，有時斜靠在乾洗機旁的角落。

沒有人知道，這支拔釘器是否附著某種惡靈，正冷酷地等待一幕人間慘劇。

### ■清秀的山地青年

翔翔洗衣店的生意似乎日漸興隆起來了。開幕3個月以來，顧客有增無減。彭喜衡看著年關將屆，店

裏每日洗燙的衣物勢必劇增，他盤算著到時候洗衣場非增加人手不可了。

民國75年元月10日，彭喜衡委託職業介紹所老闆邱世芳，找個工人來幫忙。這位邱老闆以前也介紹過許多工人來幫忙。他和彭家是老相識。

元月16日，邱世芳找到了一名工人：「身高約170公分左右，面貌清秀，五官端正，皮膚白，留西裝頭，不是長髮，髮型與耳朵齊；瘦瘦的，一個山地人。」

「湯英仲是看見我登報紙，應徵餐廳工作，而來到我經營的世吉介紹所的。」邱世芳說，「他在元月12日來登記時，我告訴他，現在年關將到，沒有餐廳會雇用新人的。如要工作，倒是有個洗衣的差事。湯英仲點頭說『好』，就在元月16日介紹他到了翔翔洗衣店。」

邱老闆要湯英仲交3500元介紹費，這山地青年只有1500元現款，交給邱老闆，不夠的2000元，由湯英仲簽了個借據交給邱世芳。手續辦妥了，公司會計帶他搭乘計程車去洗衣店，來回車程200元也算是預支給湯英仲的。這個山地青年，一找到工作，還沒正式上工，先就欠下2200元的債務了。

彭喜衡雇用這位青年工作沒幾天，沈默的青年似乎很不能適應；上工以後，先後向彭老闆辭職過兩次。彭喜衡認為湯英仲工作了幾天的

彭阿升先生客廳中的祖先神位。

薪水，還不足以償還代墊的介紹費，因而沒有將身份證還給湯英仲。

「從前在做針織生意的時候，由介紹所找來的工人，也不曾出過麻煩。只要你把欠債付清，天皇老子也不能扣人家的身份證。」彭喜專認為暫時權宜的扣留身份證，不該是個大問題。他的看法，似乎也能說明彭喜衡的心思吧？

### ■25日零時……

彭喜衡每天努力的工作。元月24日晚上10點多，辛勞了一天的彭喜衡，按例在洗衣店打烊後，將睡夢中的湯英仲喚醒，叫他去洗衣場洗衣。這時候，湯英仲却再度表示辭職的心意，不肯工作了。

25日零時許，彭喜衡按捺不住內心的不滿，又把湯英仲拉到洗衣場，囑咐他去洗衣。誰知道這位年輕人還是不肯洗，一意要辭職回家，並要索回身份證，兩人終於發生衝突。

不知怎麼樣動起手來了。沒料到，這名帶著酒氣的山地青年，順手握住了放置附近的拔釘器，朝彭喜衡揮了過來……

## 冰凍的春天

### ■我聽見鐵門拉起來，又拉下去……

湯英仲連續重傷3人致死的過程中，除了他本人事後向警方供述的細節外，當時在屋內留下的兩個活口：彭喜衡的兒子阿雲和阿恆，並沒有目睹到命案的經過。

「我和弟弟在睡夢中被母親、妹妹的喊叫聲吵醒，我伸頭看，沒有看見什麼，但母親房間和洗衣場有碰撞的聲音，不久就安靜了。然後叔叔走到我和弟弟房間門邊停下來

，我偷看他在喘氣休息，他兩眼一直注視我們，過一會兒他就離開房間門口。我繼續偷看門口走道，看見他提著行李走向店門方向，我聽到鐵門拉起來又關下去的聲音，才放心，又繼續睡覺。」9歲的大兒子阿雲回憶著那惡夜的一幕。

彭喜衡的父親彭阿升則認為，這件凶案不是肇因於扣押身份證，而是「凶嫌見財起意、搶劫殺人」。他在地方法院偵查庭陳述遺失的財物包括：「現金12萬元、1隻假勞力士錶、小孩子的金飾約8錢、郵局存摺及王玉琴的印章、身份證都未找到。」但這項陳述並未被法院採信。

第一審，台北地方法院判決了湯英伸：「死刑」。主文大意是「連續殺人，處死刑；又竊盜，處有期徒刑陸月。應執行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有關「竊盜」部分，判決書認定的內容是：「……湯英伸即著手開箱倒櫃，搜尋其身份證，在臥房鐵櫃中尋得放置其身份證之黑色皮夾一只。詎湯英伸除身份證外，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皮夾及皮夾中之借據（代墊介紹費）及新台幣二千四百元竊取。」

### ■如果不能適應平地的生活，他就不該下山來……

「凶嫌根本沒有人性！瘋子！連那麼小的孩子也下得了手，你說說看，像那麼小的孩子，要她死還不容易嗎？塞在棉被裏悶兩下、不就結束了嗎？又何必費事打她、然後又摔她？這樣狠毒的人，還能留在世界上嗎？」彭喜專憤怒地說。

湯英伸行凶的動機與口供，對彭家而言，始終是難以合理解釋的謎題。

「一個正常的人，怎麼會僅僅爲了索回身份證，就動手殺了3條人命？」

「他事後在警方作的口供，也提到老板對他不錯。既然人家對你不錯，你還狠得下心？」

「這個人是否精神異常？或接近異常？或受到周遭的壓力，比方贈

阿雲與阿恆踏著晨曦上學。



博欠債？或受到壞朋友的影響而殺人劫財？」

彭家四兄弟之中，唸過大學的老么彭志誠，提出一連串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有各種可能的答案，每個答案也因3條人命的殞逝，而顯得既沉痛且又荒謬。「想不透！真想不透啊！命運為何讓我們彭家遇到湯英伸這凶煞……」

「現在都市中的求職者三教九流，什麼樣的人都有，他爲什麼讓一個陌生的工人住在店內呢？」彭喜專說，「從前開針織廠，我們倆可以互相照顧，與員工住在一起，不會有問題。現在兩家分開，怎麼還能讓陌生人說來就來，住在同一個房子？」

「命啦！難道是前輩子欠的？我不准他去開店，叫他再等3個月，看看今年的針織事業能不能做；他偏偏等不及，就遇到這種事。不是命，怎麼說？」老父彭阿升一再悲嘆著。

慘案發生後的這個春天，彭家只能爲這樁永遠無法挽回的慘劇悲痛，憤怒地在法院裡要爲死去的3條

人命伸冤屈。彭阿升在第一審凶手被判死刑後，於第二審應訊時，仍然堅決認爲：凶手是「搶劫殺人」，絕不能讓他狡賴苟活。

「如果不判死刑，把他關個20年，他出獄後也只有38歲，誰敢保證他不再做壞事？」彭阿升說。

一個山地青年，遽而投入十里洋場的台北，也許是身體、文化上的不能適應，使他鑄成大錯。這，不值得稍加寬諒呢？彭家老么的回答是——

「殺人者死，這是我們中國人傳統的法治觀念。你在這個社會中生活，就得遵守這個社會的法治。我們不是說『入境隨俗』的嗎？雖然他是山地人，到了平地，就應該適應平地的生活；如果不能適應，你就不要來平地。如今殺死3條人命，還有什麼可以原諒的？」

彭家老四認爲，即使拋開受害家屬的主觀立場，從社會規範的客觀角度來看，凶手也沒理由逃避極刑。

### ■在台北，三更半夜，到哪裡找青蛙？

失去父母及妹妹的兩位小兄弟，跟著爺爺彭阿升回到了林森北路的老家。事件發生前，老家平常只有爺爺和奶奶兩人。現在爲了照顧老三的遺孤，老二彭喜專一家人也搬回來住在一起。

彭喜專平常開計程車謀生，早出晚歸。太太劉秀珠如今一肩扛起照顧彭家祖孫三代的家務。

「我來彭家的時候，先生兄弟兩家住針織公司，互相照顧，開飯也沒分桌，兩家的孩子都不分彼此。」劉秀珠說，「現在雖然發生這種事情，幸好小孩從小就與他們阿伯共同生活，因此可以很快適應我們的照顧。」

彭喜專比弟弟彭喜衡結婚得晚。他和劉秀珠結婚的時候，彭喜衡已經有阿雲、阿恆兩個小兒子了。劉秀珠從來也沒料到會有這一天，自己除了照顧親生的小娟、小彬外，還要對阿雲、阿恆負起慈母的職責。

「照顧他們呀，也不會怎麼累啦。阿雲今年三年級，比弟弟調皮，老師說他聰明，但不用功。孩子小嘛，也不必逼著他。我每天注意他的功課，只有數學需要輔導。」劉秀珠說，「此外，偶而比較麻煩的事嘛，這孩子常常心不在焉。像有一次三更半夜才告訴我，明天要帶隻青蛙去學校作實驗，三更半夜哩，我去哪裏找青蛙？」

劉秀珠說，阿恆和他哥哥不一樣。安靜、愛看書、功課好。上星期月考，4科考了398分，爺爺和小叔都給他獎金。他的心思很細膩。「有一次哥哥不聽話被爺爺處罰，作弟弟的却在一旁流淚；他說因爲哥哥不聽話，他很傷心。」劉秀珠說。

但阿恆也有淘氣的時候。據他媽媽說，這個月老師輪派他當班長，他當了不久，回來說當班長很累，但把工作做好沒問題，而且還肯定以前的班長「都笨笨的，沒有把工作做好」。劉秀珠說著，語音中洋溢出一絲慈母般的欣慰。

至於兩兄弟平日的穿著，劉秀珠也都隨他們的喜好。有時逛市場看到漂亮的衣服，挑一挑，就付了錢

穿回來。哥哥愛穿白色，弟弟似乎偏愛黃色。劉秀珠說，「今年春天我曾回娘家3次，他們跟過兩次。我娘家在苗栗公館，鄉下地方，小孩有地方玩。」

由於劉秀珠的細心呵護，阿雲的老師林富美，發覺這個學生有令人詫異的轉變。

### ■孩子們得到了細心的照顧

她是這麼說的：「那不幸事情發生以前，實在的說，我對這個學生的家長很陌生。大概是家裏太忙碌吧？阿雲的父母從來不曾到學校見面；沒來參加過母姊會；也幾乎不會在每日的連絡簿上簽名。做老師的我，自然會感覺這孩子缺乏照顧。我也請教過從前教他的老師有什麼印象？結果也是同樣的情形：這學生常穿著昨天就該換的髒衣服上學，連絡簿極少見家長簽名。叫我怎麼說呢？」

「如今家長去世了，我們都很難過，也很爲他們耽心。可是幾個月來，阿雲的功課反而進步了，衣著也乾淨了，規矩也更好。他們的二媽照顧得很妥當，常會打電話到我家連繫，連絡簿也簽得詳細。這樣的轉變，我相信這孩子將來不會差。雖然他功課中等，愛玩，可是我也看得出他有理科方面的潛能，有想像力，好好照顧的話，絕不會輸給別的小朋友。」

一年級的阿恆的老師陳慧雯，也覺得二媽十分關照這個失去父母的孩子。

「凶案前兩星期，我才見過孩子的家長。那一次阿恆在學校身體不舒服，不敢跟老師講，自己打電話，爸爸才第一次來碰過面。在那以前，有時阿恆沒來上課，家長也沒來打招呼，到底是生病或事假，都沒有給學校通知。是不是工作太忙呢？」陳老師說，「阿恆在班上的成績一向很好。一年級的瑞文氏智力測驗36題，班上只有他和另一位同學答對31題，是本班最優秀的。」

陳老師指出，自從他家庭遭遇不幸之後，她特別關切也特別留意阿恆的心情和表現。令她略感欣慰的

是，這孩子的成績，一樣優秀；態度，一樣斯文。「他本來就比別的小朋友顯得斯文。只有一點點改變，這半年來他跟老師講話比較多，我想是由於他二媽的細心照顧、開導，讓孩子多向大人傾述他的心意，表達他的感覺吧。」陳老師說。

### ■愛，就是希望

對於家庭遭遇不幸的兩位小學生，除了級任老師即時的關切以外，全校的師生，也踴躍的表達了感人的愛心。「校長在第二天的朝會裏，告訴同學們這件不幸的事情以後，全校小朋友都捐出或多或少的零用錢，由每個班級收齊，作爲互助專款送給彭家。其中還有隔壁班的一位家長，當天就轉達了一筆捐款，真令人感動！」林富美老師這樣說的時候，同時指出：校長還特別交待老師，今後這兩位小朋友在學校的註冊和教科書，一律免費。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去年8月成立的「中山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在凶案發生的第二天，也立刻派了一位社工人員訪問彭家，接著就在各項服務活動中，主動邀請阿雲、阿恆兩位小朋友免費參加。在2月初的「中國童玩」活動中，兩兄弟學會了剪紙、紙工造形遊戲及風箏的製作。2月21日，他們參加了「陶瓷之旅」，在淡水一家陶瓷工作坊，用泥巴捏成好幾付盤子、飯碗。4月13日，兩兄弟又受邀參加了「小豆芽」活動，去內湖碧山岩玩了一趟。

「我們希望兩位小朋友，能藉助於這些活動，暫時離開家裏，盡興的放懷遊戲，學習一些新事物，忘去心頭的傷痕。」社工人員林正儀小姐說，「這兩位小朋友的表現很令人放心；他倆活潑、聰明，好奇而又充滿了希望。」

是的，希望——是在愛的氛圍中，人間才能充滿了希望的。

預祝這兩位不幸的孩子，能够在他們成長的日子裏，收拾起巨創沉哀的心，懷抱著人生光明的愛，走向那健康的、開闊的未來。



# 從棺材底 爬出來的人

## 重訪買主生和他的朋友跛脚宗仔

經過了漫長的黯淡的禁閉生涯以後，  
初次見到那麼一大片無遮攔的景緻，  
買主生只覺得眼花撩亂，一時間，  
他整個人都暈眩了，  
差點倒了下去……

終於，21年的惡夢歲月過去了。  
買主生告別了他那八尺見方的囚室，  
重回人間；他說——

「我，就像從棺材底爬出來的人一樣！」

那天是6月7日，距離本刊初次報導  
買主生的故事：「山嶽頂的囚徒」文的發表，  
整整一個月零5天。

那天，南台灣下著傾盆大雨……

攝影 / 撰文 ■ 蔡明德



從囚牢出來的買主生，坐在古厝的大廳，由媳婦幫他理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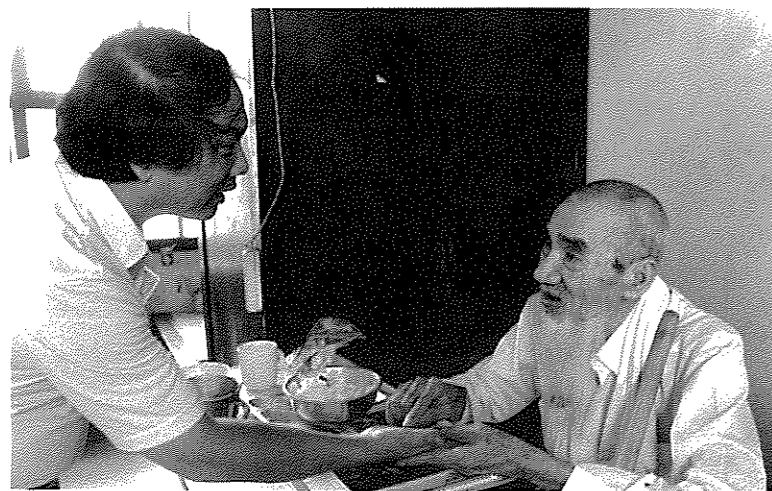
買天助背著老父買主生離開山嶽頂。



由於長年的囚禁，買主生萎縮的雙腳，必須由人扶持才能緩緩步行。



6月9日上午，買主生由家人陪同，搭車前往台南仁愛之家。(買天助提供)



重返「人間」的買主生，在仁愛之家受到妥善的醫療和照顧。

「先生，請問台南仁愛之家該怎麼走？」洪傳文開著他那輛 BMW 的中古汽車，載著我穿梭在台南市的街道上。6月，南台灣火燄似的太陽，將車身烘烤得像個蒸籠，車上的人，個個滿身淋漓的汗水。我們一連問了4個路人，才找到「仁愛之家」。

洪傳文是人間雜誌的一位有心的讀者。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專程南下和他初次碰了面，並且約好今天一起去探望買主生、買天助和跛脚宗仔。

#### ●一定要使他重回人間

現年50歲的洪傳文，是一個熱情、豪爽的人。目前他在高雄市經營一家 ENG 錄影公司。今年舊曆初一，洪傳文帶著一家大小到台南曾文水庫玩。就在回程上，他們無意中在山崁頂發現了因精神病被囚禁21年的買主生。

好奇的洪傳文，就在那個囚室的窗口，和買主生攀談起來。洪傳文的心情是驚訝、難過，甚且憤怒的，因為他決不相信，在這文明的八十年代還存在著這種令人難以想像的悲傷的故事。聽著買主生講著他的囚居生涯，他流淚了。當時他就心裏立下了這個誓言：「無論如何，一定盡我所能，幫他重返人間。」

回到高雄後，洪傳文馬上以「人間慘劇」、「孤人繫獄」為題，投書「人間」雜誌，希望本刊到現地做一次深入報導。今年5月，在人間雜誌第7期上，我們以「山崁頂的囚徒」一文，獨家報導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買主生，因為家人的

買主生在療養院裏幫著洪傳文看手相。

貧窮、無助和無奈——被囚禁了長達21年的故事。出刊後立刻引起了讀者和整個社會的巨大迴響與關切，關心的電話、慰問的信函，持續不斷地湧向「人間」的編輯部。

台中市讀者劉慶昌來信說：「拜讀人間雜誌：『山崁頂的囚徒』一文，至為感人……油然回想起記憶中的家祖也同樣地遭受到這般命運。不同的是家祖禁錮了半年便仙去了，沒有買主生這般漫長歲月、坎坷人生……敝人想去探望買主生，請賜告地理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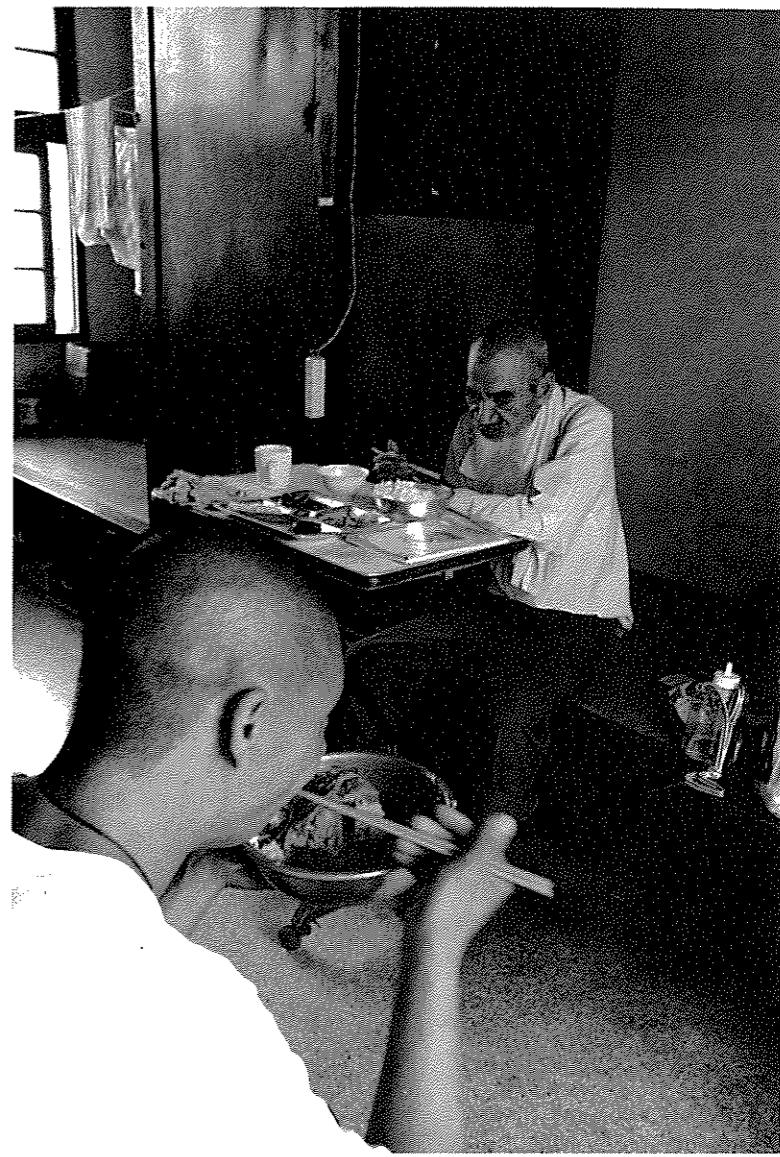
明道中學老師黃文萍來信說：「看完貴刊的報導，我淚流滿面，無言以對，只有一個念頭——集資送買主生到健全的療養院，過幾年『人』的日子。」

#### ●他在專心寫字呢！

洪傳文在看了「人間」的報導後，又立刻寫信給台南縣楠西鄉國民黨民衆服務分社的施崑田主任，希望施主任去買本「人間」詳細地看一看，並請求施主任協助將買主生送往療養院。

買主生被囚禁的消息逐漸而廣泛地傳播開來。國內各大媒體——報紙和電視台更在隨後的日子裏，紛紛對這個問題表示相應的關懷。本刊的努力，漸漸有了實際的效果，我們深感欣慰。接著，台南縣政府社會局也表示了相當的關切，並派員前往了解。於是，在施主任的奔走下，6月9日那天，買主生終於跨出他那8尺見方的囚房，重回人間，並且得到了免費的醫療照顧。

「仁愛之家」是一棟四合院式的老舊磚瓦房子，目前已收容了近兩百位孤苦無依的殘疾者。我們在仁愛之家所長沈祖丕的指引下，來到了買主生的房間。這個十餘坪大的房間，空氣流通，打掃得十分乾淨



，緣著牆的四角，擺設4個床舖，兩個老人半闔著眼躺在床上休息。

我們進去的時候，買主生正端重地坐在床邊，依著小飯桌認真地用筆在寫字呢，他看來那麼用心，那麼專注。我們端立在房門一邊，靜靜地觀看著，深恐打斷了他寫字的興緻。

眼前的買主生，戴著副老花眼鏡，身上穿著乾淨、寬大的白色襯衫和淺藍色西裝褲，他雖然剃光了頭髮，纖細美麗的銀鬚、依舊掛在那素樸修長的臉上，隨著微風飄曳著，使他看起來寧靜而安詳。我實在難以相信，他就是兩個多月前我在

買主生的三餐，由室友送到寢室享用。

那8尺見方的囚居中所看到的買主生。

我一邊望著眼前的買主生，山崁頂那間八尺見方陰沉的、髒亂的囚房竟鮮明地浮現在我眼前。我甚至彷彿又聞到了那污濁的空氣。我也想起買主生將他那鏤刻著孤獨與不幸的兩手，伸出洞口，微弱地搖晃著。



每天都花上一段時間，用四腳杖練習走路的買主生，希望早日可以自己站起來！

跛脚宗仔對番佬大、黠啞的囚房，深深地為買主生而慶幸。「阿伯，終於出來了！」他說。

當他發現了來訪的我們，他的臉上立刻綻開了欣悅的笑容。「進來坐啊！」他說。我們走進他的室內，坐在買主生對面的空牀上，開始攀談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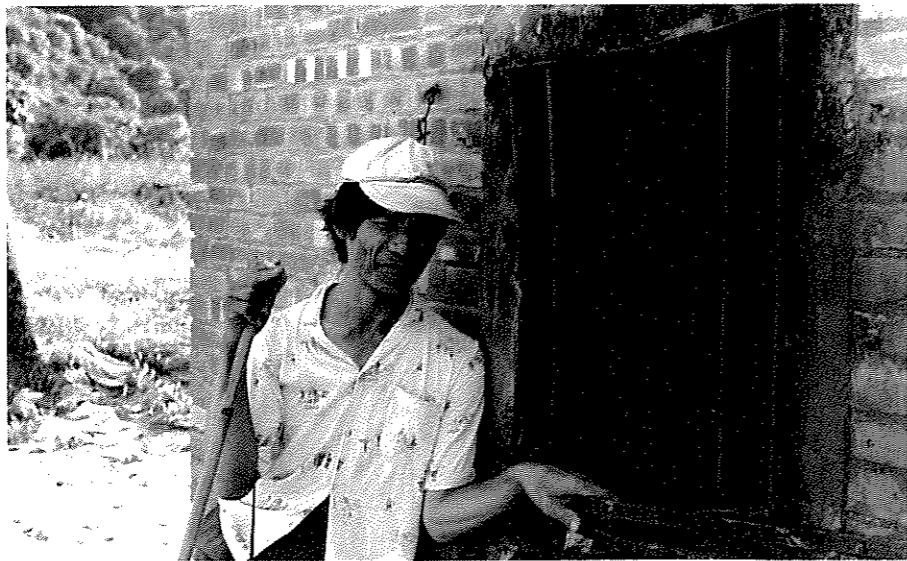
### ● 從棺材裡爬出來的人

買主生說起話來，依然「一發不可收拾」，重重覆覆，說個不停，但卻感情洋溢，親切動人。

問起他被放出囚牢的感想。他感慨的說：「我，就像從棺材底爬了出來的人一樣。那天，好比是我再生的日子。」

由於傳播媒體的一再報導，加上一些村民的埋怨，買主生的家人，實在無法承受這些輿論和社會的壓力。幾經商量，終於決定將買主生釋放出來。六月七日那天下午傾盆的大雨。買天助還是冒著大雨，騎著摩托車，趕到山崁頂。買主生他告訴我，買天助是先將囚室門板上的兩塊鐵皮卸下，從洞口把他搯出去的。買主生說：「當助仔把我放在古厝大廳，一時間，我感覺到眼花撩亂，一陣眩暈，整個人差點倒下去。」

買先生出了他的「牢房」後，買天助本來打算立刻帶著買主生回去楠西鎮上的家中好好盥洗一番，但買主生却抱著那古厝裏的一根木柱子，瑟縮地躲在牆角，堅持不肯下



山。買主生說：「我是怕萬一再碰到警察林萬來，又會被打一頓。」多少年前的事了，這種莫名的恐懼，却仍像魔鬼般地攀附在買主生的心裏。

### ● 「妨害自由」的兒子

問起是否想念那位長年在山崁頂上囚屋窗口與他相伴的跛脚宗仔，買主生還沒說上幾句話，就禁不住掩首低泣了。他含著眼淚說：「要是跛脚宗仔可以和我住，和我作伴，不知道要多好。」買主生在山崁頂的那段孤獨歲月，跛脚宗仔是唯一經常陪他聊天，陪他渡過傷痛與寂寞的朋友。如今兩人猝然分離，買主生的心情是感傷的。——

據「仁愛之家」裡的朋友說，買主生很喜歡替人看手相，平日無事，常會替院裏的人推算命理，測探未來呢。

長年的拘禁，買主生的雙腳已經有些萎縮，現在他必須依靠拐杖才能緩緩行走。據所長沈祖丕的看法，只要買主生勤加練習，相信很快就能恢復正常的。目前，他的飲食起居都由院裡派人幫忙照料。他的精神病也正受到治療中。

告別了買主生，我們驅車前往楠西鎮上。見到買天助時，他首先拿了一封信讓我看。信一打開，「妨害自由」四個字馬上跳進我眼裏，

使我為之一怔。那是台南地方法院檢查處的一張調查通知單，要買天助於6月19日下午四時，到檢查處接受調查。

買天助絲毫沒有責怪我們披露了他父親被家人囚禁的事，他只是說：「為何許多人看事情總是看表面，而不看事情的背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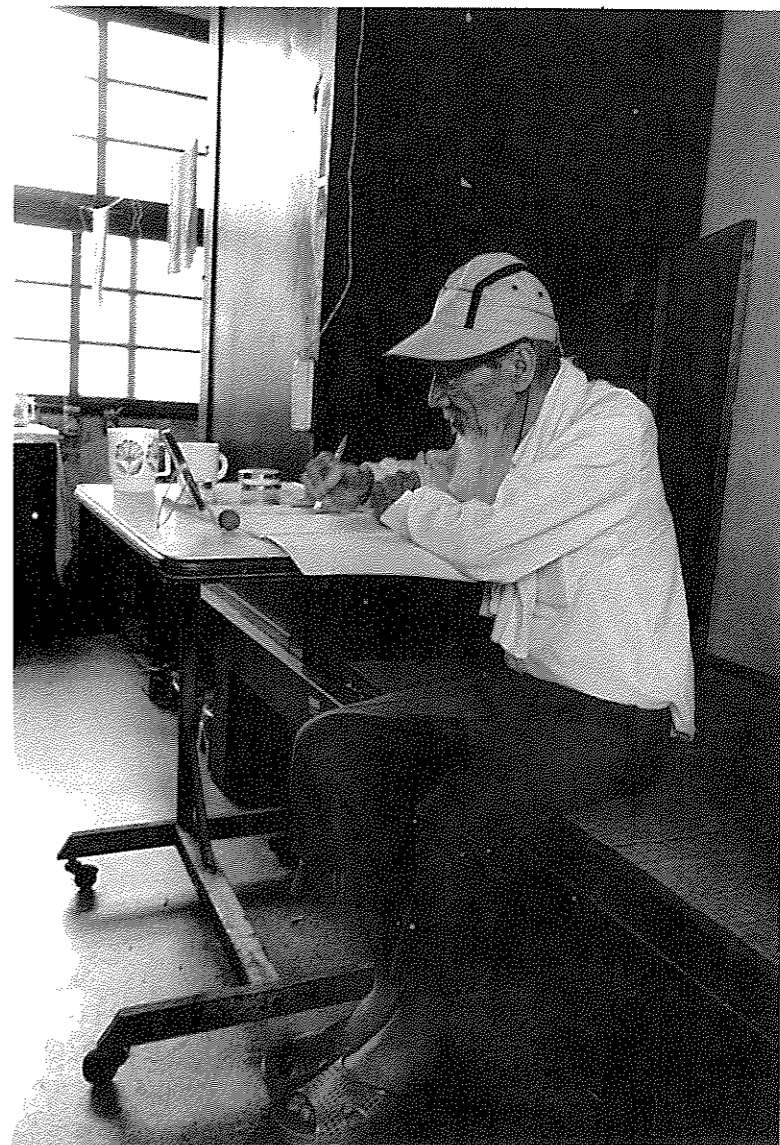
買主生的事情，由於若干傳播媒體報導上的偏差，著實給買家帶來了不少的困擾和壓力。一些「大逆不道」、「養子關父親、這種兒子不養也罷」的批評字眼，自然就在不諳解的村人中流傳著。

對於這些批評，買天助都默默地承受下來。因為他知道，旁人絕對無法深入地了解，他們家人曾經為了買主生的病而不斷掙扎，而窘困拮据、精疲力盡的漫長的困境。買天助說：「有精神病患的家庭，才能了解我們的心境和困難。過去二十年間，為了父親，我們向多少衛生單位，政府機關和精神病院求助過，却沒有人理睬。現在有報紙報導出來，許多好人都忽然出現了，我們却一下子變成不孝的子孫……」

### ● 六月的芒果

離開了楠西鎮，我們直奔山崁頂。我們的車子在山崁頂上足足繞了兩圈，也問了幾個農人，都遍找不到跛脚宗仔的蹤影。後來，我們終於在山崁頂山腳下的公路旁，看到了跛脚宗仔。他一個人孤零零地枯坐在公路邊的石樁上，看著來往的車輛和行人。一見面，跛脚宗仔就急著告訴我買主生被買天助放出來的事，他特別強調說：「當天我還陪伊一整天呢！」

買主生走後，跛脚宗仔就不會再去過囚房那裏，我們約了他一同去看看那山上的囚屋。山路的兩邊，上回來時開遍美麗的芒果花，如今都已長滿了果實。我想起上次結束了採訪，向買主生告別時，他一再向我們叮嚀的話：「6月時候，一定要來吃芒果……」今天重遊故地，想著才兩個月前，怎麼也想像不到今天買主生就奇蹟似地被釋放了



。我為「人間」雜誌第一個報導買主生的故事，感到驕傲與欣慰。在買天助的芒果園裡，我爬上樹，採了幾顆芒果、愉快地吃了起來。

買主生離開了山崁頂，對跛脚宗仔而言是難過的。但他却為買主生能重獲自由而感到高興，他指着囚房說：「今後，他不用再在裏頭吃喝拉撒了。」

我們發動了汽車引擎，準備告別山崁頂時，跛脚宗仔在車門外對我說：「麻煩你們轉告買主生，有關的話，我一定會去看他的。」

在返回台北的公路局國光號車上，我心裏想著，買主生總算託了傳

買主生不改囚房內的嗜好，在仁愛之家仍然喜愛看書、寫字。

播媒體和慈善機構之福，在他晚年，得以重返人間，過著一個「人」的生活。但在我們社會，大概仍有若干像買主生一樣的精神病患，孤獨地活在陰暗的角落裡，度著絕望、陰悒、空茫的日子吧。

誰來幫助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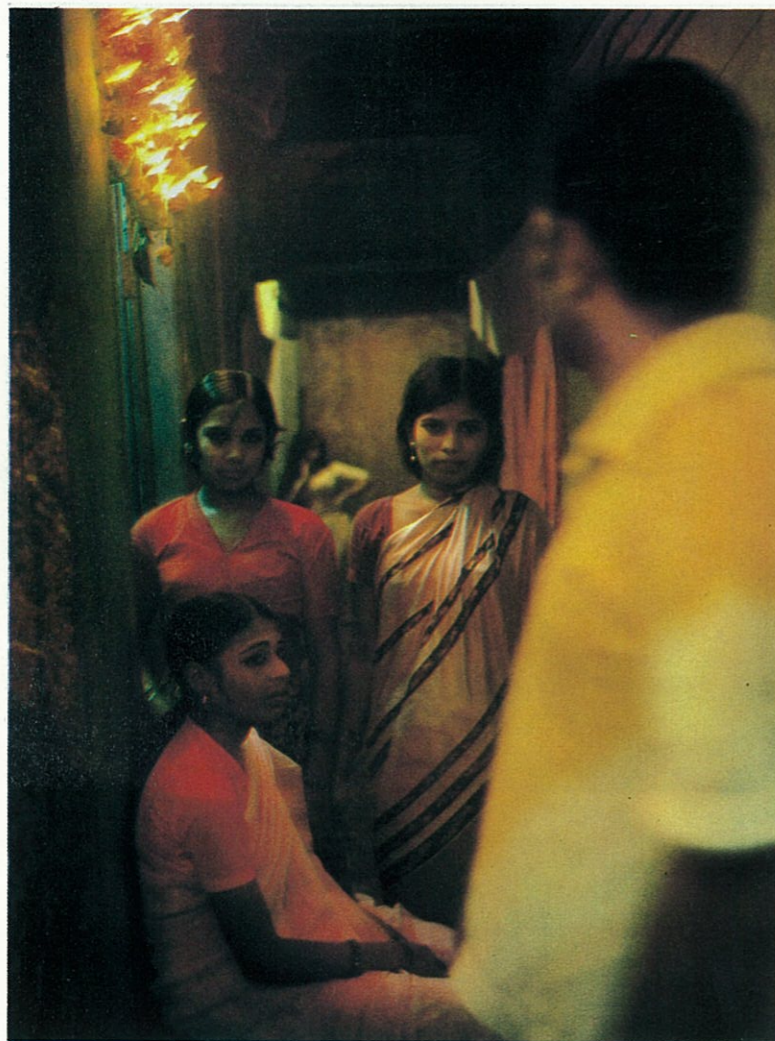
妓女們與鴉母每天都向路邊小販購買茶水。

瑪麗·愛倫·馬克(Mary Ellen Mark)出生於1940年，畢業於美國賓州大學。她熱愛旅遊和攝影，曾表示「我無法想像不帶照相機旅行的滋味」，喜歡認識世界各地的窮人、富人、好人，乃至於一般所謂的「壞人」；見識過各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並把這些寶貴的經驗攝入她的鏡頭中。她的攝影作品被編成十本專刊，其中「護照」(Passport, 1974)「81號監房」(Ward 81)和「孟買妓女」(Prostitutes of Bombay, 1981)是她個人的攝影專集。她得到過多次攝影大獎和各式獎助金，作品曾在世界許多地方展覽，且為「生活」(Life)、「瞭望」(Look)和「明星」(Stern)等雜誌採用。「孟買妓女」便是她的得獎名作之一。

1968年到1978年之間，瑪麗·愛倫·馬克曾經在印度各地旅行，對孟買的福克蘭路印象極深，多次想以相機捕捉該地的生活與情感。

最後，瑪麗在那條街上居住了六個星期，用她的耐心、愛心與誠心，贏得當地人士的信任，終於完成了這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孟買妓女」照片。當地飲食男女的生活，鮮明而深刻的在觀眾和讀者面前展現開來：被親娘賣入妓院的13歲雛妓普特拉、想當女僕却無人肯雇用的17歲美女阿莎、26歲却已形同老婦的鴉兒莎柔雅、在妓院斗室中玩耍的幼兒馬利……每一張照片都蘊含著動人的故事，每一個人物都有著坎坷的遭遇。瑪麗抱持人道的關懷，手足的深情，設身處地的去傾聽他們，接納他們，瞭解他們；她所

有些妓女站在鐵門內吸引客人上門，樓上的小房間則是接客的地方。



夜晚妓院內的走道上。



拍下的這組照片，因此顯示出無可比擬的震撼力和包容力，成為報導攝影的不朽佳作。

爲了這一組「福克蘭路」的攝影，傳說她曾經感染了奇怪的疾病，治療多時，甚至去年還有她因此病故的傳言……無論如何，她爲了報導攝影所作的犧牲和努力，她的挫折與追尋，都在報導攝影的背景裡，給出了足夠的熱度和高度。

以下，就是瑪麗·愛倫·馬克「孟買妓女」的攝影自述。

### ● 囚籠裡的妓女

十年來，我一直忘不了孟買的福克蘭路（Fal kland Road）。1968年我首次到印度旅行，曾經到過那兒。後來我每次旅行都會回去看看。

福克蘭路兩旁全是老舊的木屋，通常是三四層樓的簡陋建築，樓下用鐵窗隔成一個個囚籠般的小屋，裡面有女孩子佇立待客；樓上的窗口也有女孩子正在梳頭、聚談或者向顧客招手。她們的年齡差距很大，從11歲的雛妓到65歲的退休鴿母



人間(75年7月)

，不一而足。

此地和孟買其他的低級鬧市差不多，整天交通堵塞，喇叭聲不絕於耳；幾百輛計程車和笨重的雙層公車來往穿梭。小販叫賣着胸罩、鋼筆、雜誌和藥物。運水人由水槽車上卸下一皮囊一皮囊的清水，拖進各房舍中，三家電影院門口總是大排長龍——電影是印度人的重要娛樂。

許多顧客在街上走動，打量着屋內的女人。顧客從13歲到75歲不等，大抵是下層或中下階層的印度人

瑪柯小姐常聽到布簾中傳來的聲音。譬如有一次，一個客人喊著：「眼鏡，我的眼鏡呢？」

每天下午六點，女孩們準備開始「工作」。這是一間消費額較貴的妓院，每人都有自己的化妝箱。

(75年7月)人間



一家妓院鴉母的臥室。每天上午，有人按時來此收取八十盧比的日租。

——這個地區太貧窮了，引不起外國人的興趣。但偶爾也會有穿白袍的阿拉伯人出現；他們很有錢，有時候會包下一個妓女好幾天，因此被視為貴客。平日，籠子裏的女孩想盡辦法來吸引男仕：對著他們招手、喊叫，甚至伸手拉人；有的還掀起衣裙做出淫猥的動作。

#### ●耳光·辱罵與垃圾……

十年來，我一直想拍攝福克蘭路的照片，每次都遭到仇視和騷擾。女人向我潑水，丟垃圾，甚至捏我；男人成群圍在我身邊。有一次，我的地址簿也被扒手偷去了；另外一次，我被醉漢打了一記耳光……我當然無法拍出傳神的照片。

1978年10月我決定重回孟買，設法走進這些女人的世界，為她們留下紀錄。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我非試試不可。出發前我作了一個夢，夢見我躲在福克蘭路一家妓院的床舖後面，偷看三個人妖與人媾合。醒來後我放心不少，預感到這次可能會成功。

我到達孟買，走上福克蘭路，一切如昔——男人成群地圍著我，女人輪流地辱罵我，向我扔垃圾。我打起精神，準備迎接一切的挑戰。日子一天天過去，大家看我堅忍不

屈，開始產生了好奇。有些女人以為我是瘋子，也有人為我關心她們、接納她們而感到驚訝。漸漸的，我交上幾個朋友。

#### ●街頭流鶯傳奇

最早的朋友是街頭流鶯。因為她們最自由，最不受拘束，所以最先接近我。這些流鶯獨立性很強，受不了鴉母的管束，寧願在街上遊蕩，也不肯住進妓院裡。一旦她們找到顧客，才來借用鴉兒分租的籠子屋或妓院的房間，所得再與鴉兒平分；有些鴉兒容許她們在屋內盥洗和更衣。晚上，她們多半跟乞丐露宿街頭；在印度，露宿街頭並不可恥，很多人寧願睡在外面。但她們孤苦伶仃，沒有人關懷，這才是無家可歸的徵兆。

她們自己在街上拉客，常常被逮捕；又因為沒有鴉兒代繳罰金，只好去坐牢。她們常常生病發燒，也常常挨餓；很多人交上的男朋友都是扒手；她們的男友如果不是失手被捕，就是在她們身上動粗，或者拿她們的錢去花用。這些失去了親人的女孩子，彼此相濡以沫，感情很好。她們最喜歡到那條街上的「奧林匹亞咖啡屋」(Olympia Café)去避難和聊天。咖啡館又大又漂



亮，牆上鑲著鏡子，屋裡滿是她們一心想爭取的顧客。我也喜歡到那邊，所以結識了不少街頭妓女。

我曾在咖啡屋流連數小時，一面喝茶一面聽人朗誦回教聖詩，聽自動點唱機播放北印度的電影歌曲。十七歲的阿莎(Asha)、蒙塔絲(Mumtaz)和十五歲的烏莎(Usha)經常跟我作伴。阿莎是少見的美人兒，她的父母死了，她有個男朋友名叫拉古(Ragu)，是當地的扒手，經常進出監獄。有一次阿莎失蹤了四天。後來我發現她是因為拉客而被捕了，於是找了一位當地人

把她保釋出來。清晨我到福克蘭路，總會看見阿莎等人蜷臥在街上。我等到八點才叫醒她，一起喝茶。

阿莎討厭當妓女，但她找不到工作謀生。她夢想著當傭人。我曾問過幾個朋友，肯不肯雇用她？他們都說自己並不反對，却都怕別的傭人不屑於跟她為伍。阿莎每次接客，收費10盧比到12盧比(譯按：約合40元台幣左右)，遠比別的流鶯來得高。她告訴我：「少一分錢我都不幹，划不來嘛。我不用降價，人家看到我的臉，總會給我錢買東西吃。」有一次她對我說：「這算

什麼神明——給了我這張臉，却讓我生在這樣的環境？」

#### ●男扮女裝的人妖

我在福克蘭路認識了另一批人。他們是男扮女裝的人妖，天生喜歡出風頭，看我拿著相機走來走去，便出來要我替他們照相。人妖通常集聚在一排相連的籠子屋或妓院房間內；我在他們的社區裡交上一個朋友，名叫旃巴(Champa)，是人妖鴉兒。他跟其他鴉母一樣，自己不拉客，但他有一個名叫亞明(Yamin)的男朋友，是計程車司機

福克蘭路的妓院裡，允許妓女生下孩子，帶在身邊。這位鴉母手中抱著的孩子，即是她手下的一名妓女的孩子。這個嬰兒隨後因發高燒而夭折。



，相貌英俊，肌肉發達，旃巴陪我喝啤酒，穿女裝要我替她拍照，他說：「我年輕的時候常被鴉兒和別的人妖毆打。我花了四千盧比贖身，才得到自由。」他還介紹我認識了一些別的人妖，我曾拍攝過他們濃粧艷抹穿戴女裝的照片。聽說，許多人妖都是在幼年時被閹割的，他們的顧客大抵是同性戀者。

旃巴屋裡也有幾個女性娼妓，夢妮（Munni）便是其中之一。她今年十五歲，長得嬌小美麗，以前曾在街上乞食。我猜她選擇旃巴的妓院是因為那兒比較自由，旃巴告訴我：「她就像我的親生女兒一樣。」

#### ● 失蹤的漂亮女孩

結識福克蘭路展示的囚籠女郎可

就難多了。她們身價最低，飽受著顧客和其他妓女的嘲罵；她們在鐵窗內作態，鴉母則坐在前面的台階上監督著，乍看起來，既荒唐又淫猥。但我認識她們以後，發現有些女孩非常漂亮，而且全都那麼脆弱。

有一個名叫法蒂瑪（Fatima）的鴉兒，曾經允許我在她家住幾夜，和她手下的女孩子們相處。她睡在籠子屋的小前廳內，大床上有鮮艷的被褥，拉客的事大都在這個房間裏進行。小前廳有一塊簾子，隔開了窄小漆黑的後房；這個後房內擺設兩張床位，都掛了帳子；床背還有個水泥的排水渠和一大桶水——她手下的三個女孩子，就在這小小的空間工作、睡覺和洗澡。

法蒂瑪最喜歡的女孩阿碧姐（A-

bida），曾被一位阿拉伯人包下一個禮拜，法蒂瑪很得意，拿出阿碧姐和那位阿拉伯人合影的照片給我看。在那些日子裏，有一個街頭商販愛上了阿碧姐，想帶她走，法蒂瑪不肯放人，兩個女人因此打了好幾架；阿碧姐不知何去何從。就在我離開孟買的前兩個禮拜，阿碧姐忽然失蹤了，我向法蒂瑪打聽她的下落，法蒂瑪却悶聲不響。街上有個女人說阿碧姐被刀刺死，另外一個女人則說她跟那個商人逃走了。三天後法蒂瑪賣掉籠子屋離去，另一個鴉母買下她手裡的兩個姑娘，接下籠子屋，把內部漆成鮮藍色。我從未再見到法蒂瑪或阿碧姐；我自知不該再打聽什麼，福克蘭路的女人之間有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妓院中兩名來自尼泊爾的女子。



一名叫Champa的人妖，為晚間的工作打扮自己。

#### ● 進入最高級的妓院

福克蘭路最高級的妓院，屬於籠子屋樓上的那些房間；雖然比不上其他地段的妓院，但在這條街上，算得上是最好的了。起先我登門造訪，場面都很尷尬，總覺得自己是不速之客。每次，我一爬上樓梯，那些女人便奔進屋內，躲在帳子後頭，有個鴉母還對我尖叫。我決定對某一棟房子下功夫，讓屋裡的人慢慢習慣我的存在。那棟房子在「奧林匹亞咖啡屋」隔壁，若有必要，我隨時可跑下樓，躲進咖啡屋。

這棟房子座落在福克蘭路12號，和這條街上的其他妓院差不多：一樓是籠子屋，上面聳起三層樓，大家由木門和陡斜的木梯出入。樓房

左側有一個小居室，沿著迴廊還有三個房間；在這兒，每個房間都是一家妓女戶，各有鴉母和姑娘。通常，一個鴉母手下擁有三到十個女孩子，平均大約有五個。女孩子至多在迴廊活動，從不走進別人的房間，也不上樓或下樓，除了看醫生或者辦點雜事外，她們不會上街。白天她們留在房裏，煮食、睡覺、縫衣，陪小孩玩耍……和正常的印度家庭生活沒有兩樣。

鴉母莎柔雅（Saroja）在三樓擁有兩個房間。我幾次想進二樓未遂，實在不敢再上一層樓；沒想到那次莎柔雅竟然招呼我，說：「歡迎，上來吧。」

莎柔雅的年齡僅僅26歲，看來却已像四十歲了。她跟手下的姑娘情同母女，却又彷彿若主奴；女孩子對這位鴉母又愛又怕。一天晚上，莎柔雅手下最小的姑娘普特拉（Putla）接了一位酒醉的客人，事後只收取了三個盧比，莎柔雅氣極了，抓住她的頭髮，揮拳猛揍。小普特拉



一個鴉母(左)與她的一名妓女  
憑窗眺望街景。這位鴉母說：  
「如果能讓我選擇的話，  
我寧可待在自己的村莊裡。」

竟然連吭都不吭一聲，別的姑娘站在旁邊，也只是默默觀望；普特拉挨了挨，大約只過了五分鐘，就已換好衣服，洗淨面孔，準備再來上工。那天深夜，我看見普特拉摟著莎柔雅喃喃低語。

在莎柔雅屋內，性交易也是在兩張掛著帳子的床上進行。屋內還有一張床，權充女孩和顧客的坐椅；斗室末端是莎柔雅的床鋪、梳粧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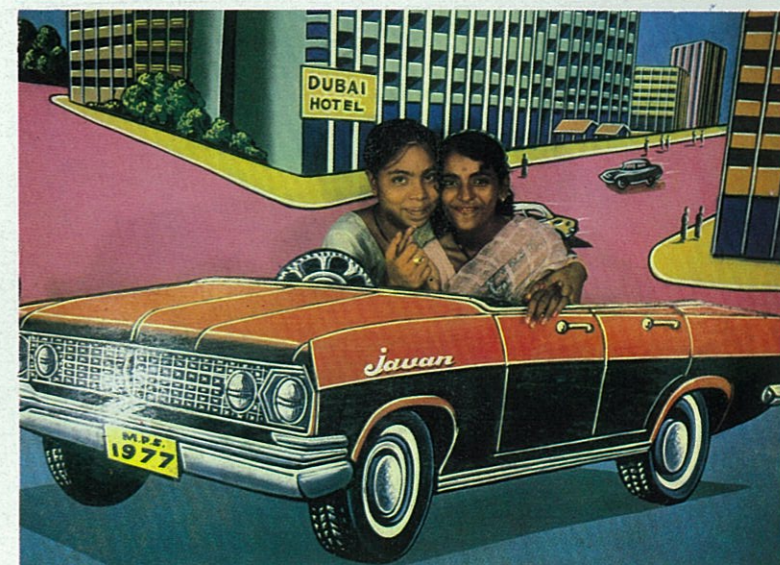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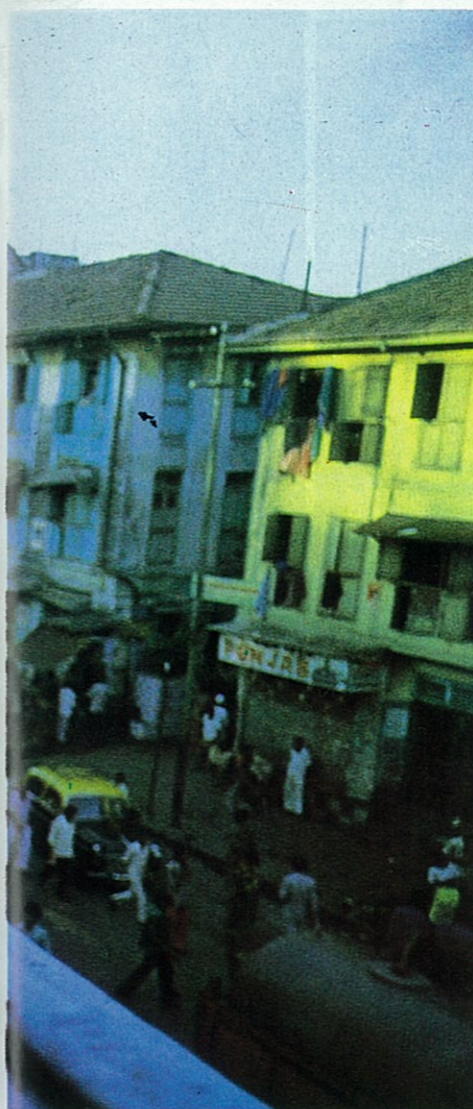
、以及一個面向福克蘭路的窗扉。莎柔雅手下的姑娘和其它妓女戶的姑娘，都在門口和大廳拉客。雖然有的時候，彼此也會搶生意；但更多的時候，她們之間是團結一體的，遇到紛爭，一定互相保護，聯合對付客人。

#### ●鴉母把我藏到床下……

傍晚第一批顧客上門前，鴉母會祝福每一位姑娘，今晚好運；收工時，她會取下那些放在牆上的木盒，一個個拿出裡面的錢，和姑娘五五對分。一點鐘燈熄了，「過夜」的客人走進來，如果指名跟某一個姑娘過夜，得花三十盧比以上（

普通顧客收費五盧比）。我借住在該地的期間，警察曾到室內逮捕幾個姑娘，指控她們在走廊上拉客。當時，鴉母紛紛出去跟他們討價還價。有一個來自尼泊爾的鴉母，甚至將我藏到她的床下，等候風波平息，她說：「我不反對付錢給警察，畢竟他們也有家眷要撫養啊。」我在床下覺得很安全，自覺受到保護和接納。

莎柔雅十二歲那年，被人從印度南部的小村莊擄走，帶到孟買來。她當妓女，慢慢攢錢，再借錢買下幾個姑娘，開始了鴉母的生涯。她對我說：「我渴望擁有自己的房屋——像佛拉斯路（Foras Road）



十分英俊，却拋棄了他們。

莎柔雅跟我愈來愈親密了。偶而，我會在她屋裡逗留到半夜，再從樓下叫些茶點進來，坐著聊天。有一次我還陪伴她和姑娘們去逛街頭的市集。

莎柔雅從不問我切身的問題，別人也沒問過我。她們只想知道：我為什麼不戴胸罩？為什麼不結婚？我想她們肯接納我，就因為我是單身女郎——跟她們一樣，在世上孤苦伶仃。有一個鴉兒曾告訴我：「我們是姊妹，妳和我命定要過著同樣的生活。我每天晚上獨自祈禱，孤單單地睡覺。」

兩名在妓院工作的女子，  
到福克蘭路上的一家照相館，  
在佈景前合照留念。

#### ●都是些傷心的背景

那裡的姑娘都有一頁慘痛的遭遇。卡姆拉（Kamla）在十三歲時被一個老婦人由家鄉拐走，賣給鴉兒。起先，她哭得好厲害，後來被迫化粧、接客，慢慢也只好認命了。十三歲的普特拉來自一個小村莊，被親娘賣入妓院。鴉母說：「普特拉家裏很窮。去年被母親帶來的時候，她才十二歲，但她家急需要錢用，只好送到這兒。她母親今年還來看過她。」又說：「我不喜歡收容黃花閨女，太危險了，搞不好會觸犯法條。我花了四個月才馴服普特拉。」

有個女孩子患了癲癇病，被丈夫

那種帶門牌的平房，讓手下的姑娘各有自己的房間。我可以設一個冰箱，賣酒類和冷飲；可以在門前設警衛，阻擋警察；可以接待比較高級的顧客，甚至外國人。

女孩子如果懷孕了，則由自己來決定胎兒的去留。墮胎在印度是合法的。

妓女院有很多小孩跑進跑出。在莎柔雅那棟房子裡，就有一位二十二歲的夏姐（Sharda）姑娘帶著兩個兒子共同生活，小的才十一個月大，大的已經三歲了，名叫馬利（Mari）；他與眾不同，長得聰明、漂亮又敏感，頗得莎柔雅的寵愛。孩子的父親也是扒手，據說相貌





炎熱的天氣裡，  
授乳的妓女滿臉冒著汗珠。

遺棄，村人將她送到妓女戶來。幾天後，這些人怕村子遭到天譴，又回來把她接走了。

有個叫坎塔（Kanta）的姑娘說：「我不能去探望父母。我已經好幾年沒看見他們了，不知道他們是死是活；但我不敢回去，免得害他們丟臉。」

另一位鴉母說：「如果有選擇的機會，我寧願留在小村子裡；但我若真的留在那兒，可能就不會知道自己失去了多少東西。」

#### ●再見，福克蘭路

孟買一屋難求，用水也不便宜。鴉母說：「我投下六千盧比的積蓄，才租到這一大一小的房間，每天還得付八十盧比的租金；單單用水，每天就花掉我十三盧比。我沒有

直接向屋主承租，是層層轉租下來的，所以每個月要花這麼多錢。如想直接買下租賃權，那要花四萬盧比才行。」

離別的時候到了。莎柔雅和我互相擁抱，她送我一個大花環，我們都哭了。小馬利走進來，也放聲大哭。女人從窗口揮別，我走過籠子屋，有些女人出來跟我握手。人妖鴉母旃巴跑過街說：「姊妹，回到了美國，寄一頂假髮給我。每次我戴在頭上，就會想起妳！」

最後一次，我來到「奧林匹亞咖啡屋」喝茶。阿莎、烏莎和其他的朋友圍在桌畔，我哭出聲來。阿莎一再安慰我，她陪我到街上叫計程車，嚷道：「別忘記我喲。」

我就這樣辭別了孟買的福克蘭路。☺



人間雜誌舉辦「關  
心智障兒童座談會  
」現場

人間座談

# 把權利 還給他們

## 關心智障兒童座談會記實

王光旭先生說，他的孩子已經21歲了，每月八千到一萬元的醫藥費，21年花了多少？

長期負重的苦痛，向誰訴說？誰又願意傾聽……

他們的談話，都會幾度泫然中斷；他們的呼籲，

能不能喚醒社會沉睡了的良心呢？

攝影■曾伯堯  
整理■李瑞

時間：75年6月8日下午2-5時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台大校友會館  
主辦：人間雜誌社  
討論人士：(以發言先後序)

林鈺祥先生(立法委員)  
吳武典先生(師大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劉鴻香女士(省立台北師專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張培士女士(中華民國啟智協會理事長兼第一兒童發展中心主任)  
柴松林先生(政大教授兼第一兒童發展中心董事長)  
方武先生(雙溪啟智中心主任)  
王光旭先生(殘障者家長)  
宗景宜女士(殘障者家長)  
鄭文正先生(殘障者家長)  
林嘉瑞小姐(Paggy Ling)(瑞復益智中心指導老師)

### ● 衡量「良心」的尺度

六月號的「人間」雜誌，推出「6萬個孩子的聲音」特別報導，揭露了智障、肢障者的成長困境及一般殘障教養院的「教養」現狀後，引起了各相關階層人士的震驚：許多私立的教養院，原來是只「養」不「教」；甚至養的水準也讓人感到淒慘與不忍。這樣的現象，這樣讓人痛心的問題，為什麼竟能存在這麼久呢？政府在這方面，難道沒有負責監督的專責機構嗎？對於智障、肢障者的特殊教育及他們做為一個「人」的種種生存權利，政府到底做了哪些努力？從現狀及立法的疏漏看來，顯然政府做得還不够，還有許多需要再加強改進的地方。

另外，由於大部分社會人士對殘障者抱持漠然甚至排斥的態度，使他們的家長在經濟負荷之外，更有沉重的精神挫折。對於這樣的社會疏離，我們是否必須重新衡量「良心」的尺度呢？是否需放開胸懷，給他們更多的鼓舞和支援呢？

「人間」雜誌因此決定邀請與特殊教育有關的各界專家學者與智障者的家長代表，舉行「關心智障兒童座談會」，希望對各相關問題作更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並對政府機構提出更積極的建言與呼籲，讓我們的社會儘早達到真正文明、開放

、進步的標準。

### ● 內政部的社會福利預算實在太少

立法委員林鈺祥，對特殊教育及殘障者權利有關的各項立法，一向極為關切，不斷向各部會提出相關的質詢。

根據歷年來的質詢經驗，林委員發現各部會對這個問題的反應都不相同。少數能進公立學校啟智班的殘障者，就算教育部管；大多數進不了公立學校的，屬於社會福利問題，歸由內政部督導，並編訂政策及經費。內政部編的福利預算是老人、兒童、殘障者等等，一律每年七千萬，實在太少，做不了什麼事。但內政部答覆質詢時曾說，社會福利應由省、市政府、二院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去做，不能因內政部的預算太少就認定做得不够。事實上呢，林委員說：除台北市政府預算較寬裕外，其他地方政府的經費都很拮据，有的甚至發放公務員薪水後就沒什麼建設經費，又哪有餘款編列社會福利的預算呢？

### ● 教育部跨出了第一步

教育部方面，近年雖已增設了不少輕度殘障啟智班，也設了小部分中度殘障啟智班，但大部分中、重度殘障的孩子，仍只好由家長出錢送到私立的啟智教養院，而且得不到任何的教育補助，有欠公平。

去年經林委員大力呼籲後，教育部才首度編列了一千萬中、重度殘障者的教育預算。這筆經費可能用於補助有財團法人登記的中、重度殘障教育機構，分攤下來也沒多少錢了，林委員說：「這總是一個好的開始；至少教育部已承認這些沒有進入公立學校的孩子，以後應由教育部負責了。」

### ● 財政部：減稅不也等於補助？

財政部方面，林委員認為「政府不能直接拿錢幫助殘障者，但減稅也等於是補助」，他曾在立法院審查所得稅法時，連署20人提案，建

議增列「身心障礙親屬寬減額」，但被否定了。現行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的免稅額是三萬元，撫養寬減額每名二萬四千元，林委員認為家有殘障子女的經濟負擔很重，醫藥費等額外開支多，應視殘障的輕重，增列不同等級的寬減稅額，但財政部在書面答覆時却說，現行稅法對撫養親屬已有寬減額，不作特殊考慮增列殘障者寬減額了。他認為財政部官員對殘障者顯然沒有特別的關注和照顧。

另外，立法院最近正在審查由內政部和財政部共同草擬的「平均地權條例」草案，關於在何種情況下可享受最低（百分之十）地價稅，列了許多項，却獨漏了社會福利機構。林委員認為社會福利機構不僅應享最低地價稅，甚至應該免稅。立法院二讀審查時他曾特別提出來，希望下周三讀時能通過。

### ● 要把爭取大餅的呼聲提高

林委員最後強調：政府各部會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和福利，還沒有普遍的共同認識，需要輿論各界繼續大力疾呼，期望決策當局有朝一日能有一致的共識，在立法及預算方面有關鍵性的突破。在這個理想實現之前，林委員說，「預算就像分大餅，呼聲高的人分的多」，所以，他鄭重的向在座的每一個人說：「我們要把爭取大餅的呼聲儘量的提高！」

### ● 從國民所得來比較殘障者的教育權

吳武典主任說，三十多年前憲法制定時，就已明文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義務」；「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但對殘障者提供的教育措施，是否符合憲法規定的「權利」和「平等」呢？吳主任說，在國民義務教育階段接受特殊教育的智障兒童，至73年為止只有12%（包括啟智學校、啟智班、公私立啟智教養中心），比率偏低；去年我國國民所得（3100美元）是美國（15000美元）的 $\frac{1}{5}$ ，但美國接受義務教育的特殊兒高達98%

，我國僅達到美國的 $\frac{1}{5}$ 弱，有待大力改進。

我國的「特殊教育法」自73年公佈迄今一年半，實施細則仍未公佈，吳主任推測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經費問題，而經費不足的原因，則是政府官員認為「科技第一、經濟為先」；殘障問題則被視為「不急之務」。他認為殘障者不能享有教育權，不僅違法，而且是違反人權的。在這方面，許多國家都有明確的經費規定。以美國為例，去年每一正常兒童的教育成本是3347美元，殘障兒童則高達6200美元；超出的部分由聯邦政府補助8%；每一殘障兒童每年可接受261美元。

### ● 五「化」一「通」：一個保障的建議

吳主任認為，要使智障兒童的教育權獲得保障，必須1.普遍化——除輕度啟智班外，也應多設中、重度啟智班；2.效率化——擬定年度和階段性的發展計劃，做好各項配合計劃的準備措施；3.制度化——主動規劃各種制度，並做好配合制度的措施；4.多元化——就各種程度殘障者的實際需要，設置不同等級的班別或特殊學校及養護中心；5.合作化——

關於合作化，吳主任說，林委員曾於72年行政院會總質詢時，建議行政院設立一個跨部會的執行委員會，統籌辦理殘障教育及福利事務，但至今未見設立。吳主任認為，既然沒有專責機構，各相關機構就應多作溝通和合作；他特別建議政府與民間要加強合作。近幾年來，民間的私立啟智機構成長快速，例如民國70年，全省私立啟智機構只有776位學員，至73年已增至1813位，成長率高達113.63%，反觀公立學校特殊班，成長率只有29.4%。由於公立學校特殊班不能符合社會的要求，私立啟智班才增加快速，為殘障者的家庭及國家做了不少事。但目前私立啟智班只在社會福利方面得到部分補助，教育方面並沒有補助。他建議教育部應把私立啟智班納入補助範圍，使它們對智障



林鈺祥先生



吳武典先生

兒童教育，能發揮更多、更好的效果。

### ●師資培訓的漫漫長路

劉鴻香教授則說，政府對智能不足兒童的教育，一直有心在做，只是限於人力財力，距離理想還很遙遠。她負責的省立台北師專特教中心，設有「台灣省智能不足兒童教育師資訓練班」，59年開始設班，負責全省國小啟智班師資培訓工作，每年訓練一期，每期20人。後來因特殊教育普查，發現全省有兩萬多個智能不足兒童，師資培訓人數不敷所求，65年改為一年訓練2期，至67年更增加為一年2期，每期各2班。劉教授說，到今年暑假，這個班已訓練了九百五十多位學員；其中七百多位是各國小派來受訓，其餘的則是各公私立教養院特別班的老師。

由於家長不斷向教育部陳情，要求讓中、重度殘障者也有教育權，教育部去年暑假要求北師專特教中心又開了一個中度啟智班的師資訓練班。教育部當時希望74學年度（去年9月）開始，每縣市都有一個中度啟智班；台北市、台北縣人口較多，可各設三班；高雄市一班；金、馬地區各一班，預計27班。如以每班（8—15人）2位老師計算，就需54位。教育部核准招收60名，劉教授說，實際報到的大約57名。

這些學員結訓返校之後，教育部曾要北師專特教中心寄出訪視表，也曾派員實際到各縣市訪視，證實只有13縣市的17個學校設班；每班學生最少5個，也有8、9或11、12個。劉教授猜測有的縣市沒有設班，是因為教育部去年六、七月間才通知設班的決定，而74年學年的預算在73學年下學期即已做好，無法臨時籌措設班的經費；相信75學年度的設班數量會增加。

### ●輕度、中度兼顧的 啟智老師

爲了因應需要，省教育廳最近發公函給北師專特教中心，希望以後能一年訓練一期輕度啟智班老師、

一期中度啟智班老師。劉教授則希望增加受訓學分，讓參加的老師能二者都學，將來回到學校可發揮較有彈性的教育效果。台灣省政府曾發公報給各縣市政府、師範學校、各小學及特殊學校：要求輕度啟智班如有缺額，應讓中度智障者入學，對授課老師而言，無疑增加不少負擔，但基於對殘障者的愛心，老師也都儘量挑起了重擔。如他們也能接受中度啟智班師資訓練，就更能全力以赴了。

### ●替孩子把權利爭回來！

張培士主任說，六年前第一兒童發展中心成立時，許多朋友問她爲什麼要成立這樣的機構？她的答覆是：「因爲有太多殘障的孩子需要接受訓練。」又有朋友讚揚她做慈善事業的愛心，她說：「這不是慈善事業，因爲這些孩子有權利和義務接受教育，我們只是把他們應有的權利還給他們。」每次去教育部、內政部參加相關的座談會，她也覺得並不是去求政府有關單位「施捨、憐憫這些孩子」，而是去「替孩子把他們的權利爭回來」！

目前台灣各公私立學校有啟智班的，至少500所以上；私立的啟智教養院也有70多所，但因爲沒有一個專門機構負責推動、策劃、督導，難免良莠不齊，也缺少長期的評估和計劃。例如台北市今年設立了7個啟智班，但有的班收不到學生，有的學校則有學生而沒有設班；有的學生爲了進入設有啟智班的學校上課，必須越區就讀，造成家長更大的不便。張主任認爲，設班之前必須有詳實調查，確實掌握智障兒童的人數和殘障等級，再決定設班的地區和數量，才能符合實際的需要。

### ●不當的評估只能造成障礙

另外，目前中、重度兒童上公立學校啟智班要先作評估（考試），中度的評估標準是智商35—50分，張主任認爲這種評估是「發展啟智教育的一大障礙」。一個未經訓練的智障者，不善於和陌生的評估人

員對談溝通；如果能通過30分的評估，其潛能絕不止是中度，而應是輕度。依據她的了解，目前有些中度班的孩子其實都只算輕度；真正中度的孩子根本無法通過那些評估。她建議「啟智班的設立應視爲義務教育的一種，不應規定智商標準」。

張主任也約略報告了中華民國啟智協會的概況。這個成立三年多的協會，已有35個團體機構參加，會員（包括殘障者家長）將近900人。他們一方面把家長組織起來，讓家長能有更堅強、健康的觀念去訓練孩子，並知道孩子應該享有怎樣的權利。對各啟智教養機構的生活環境和教育方法，也希望能讓他們逐步改善。「有些機構是國家的恥辱，」她說：「不要讓我們的孩子活得比人家家裡的動物都不如！」她更希望啟智協會的會員，有人出來選地方甚至中央的民意代表，在立法上爲殘障孩子爭取最基本的權利。

### ●家有殘障的孩子不是罪惡

柴松林教授認爲人間雜誌爲智障、肢障孩子作的特別報導，不止在爲他們爭取權利，更是「對國民的教育」；讓大部分健康的國民知道社會上還有這些不幸的人，需要他們的關切和幫助。

許多殘障孩子的家長都有羞恥之心，甚至認爲是「祖上無德」的後果，柴教授鄭重的呼籲家長修正這種錯誤的觀念。他說：「家有殘障的孩子不是罪惡；很可能是別人罪惡的結果——社會沒有正確的觀念和制度，缺乏預防的措施，使很多不該生出來的孩子出生。」他建議有關單位應設立一個專責機構，去推動預防或減少身心障礙者的出現。他更希望家長能面對現實，「不羞恥，也不隱藏，努力爲孩子爭取權利」。並且，家長在觀念和照顧殘障孩子方面，也應受教育，可以減少家庭生活的困擾。

### ●啟智教育越早開始越好

柴教授也十分關心殘障者教育年限的問題。憲法規定年滿6歲至15

歲的孩子應接受義務教育，如果有一天殘障孩子都能在6~15歲接受義務教育也還是不夠的；「教育是從6歲開始的嗎？」他說：「智障教育越早開始效果越好，是否孩子一生下來，國家就應提早負起教育的責任？」另外，對於15歲之後的殘障孩子，我們的社會是否做好了接納他們的準備工作？如果他們不能繼續受教育，可以從事哪些工作？對於工作性質和報酬，是否該制定一套制度，給他們立法的保障？

### ●應確實掌握名單 而不是數據

台灣到底有多少身心障礙兒童，至今是個備受爭議的問題。雙溪啟智中心的方武主任認爲，政府要提供對他們的服務，就必須「確實掌握名單而不止是數據」，他認爲只靠病歷或申請「殘障手冊」來評估人數是很危險的，如果能提高殘障子女的撫養寬減額，或有其他稅法上的優惠待遇，家長才會積極去申請；政府從稅籍資料上也可得到正確的名單和人數。方主任更建議把「殘障福利法」改爲「殘障權利法」；福利之意是人人可享，殘障朋友則連教育這種基本權利都沒享受到，所以應該改爲「權利法」較切合實際。

### ●我們還差6000名師資

特殊教育師資嚴重缺乏，也是目前備受關切的問題。方主任說，全國9所師專的特教組、彰化教育學院特教系及特研所、師大教育系特教組及省師專的智能不足兒童教育師資訓練班，一年培訓的師資總和不超過250人；而且畢業後並未約束從事啟智教育的年限。另一方面，目前6~12歲的國小學齡兒童即有5萬名輕度殘障，而所有公私立啟智班收容的總和不足5000人。如以教育部規定的一班8~15個學生搭配2名老師的比率，尚欠6000名師資，一年只訓練250名師資，何時才能達到實際的師資需要呢？

私立啟智院的工作人員始終達不到專業水準，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劉鴻香女士



張培士女士

。一般人強調教育殘障孩子需要愛心和耐心，方主任則認為只有愛心和耐心而無專業知識，對孩子並無實質的幫助。由此，他也建議家長建立「消費者的觀念」；既然政府並無專責機構督導，家長就應直接負起監督的責任，因為家長是付錢的消費者，有權利了解甚至要求自己的孩子；在私立啓智院得到怎樣的服務品質。

### ●經費跟著個案走

目前大部分私立啓智機構的經費，是靠善心人士和企業機構捐贈，雖然拮据，也並不奢望從政府機構得到補助。方主任說，更需要得到補助的是孩子或家長。他提出「經費跟著個案走」的構想，希望政府能編列他們的教育、醫療預算；如孩子有教育或醫療、復健的問題，就由教育或衛生機構透過地方政府，把錢直接撥給孩子的家長，再由家長決定去何處就學或就醫。目前有的孩子在殘障院可得到福利補助，但一旦搬家換到別的殘障院，說不定沒有補助；「經費跟著個案走」就不會產生這種不公平現象。

關於預算，他建議一定要有固定的百分比。目前需接受特殊教育的學齡人口，佔總人口的 $\frac{1}{16}$ ，但以73學年度為例，教育部的全年預算400多億，用於特殊教育的却不到千分之一，比例太懸殊。另外，有殘障孩子的家庭負擔較重，許多孩子每月的醫藥費平均一萬元左右，他建議編列給身心障礙兒童的教育、醫療預算，需比普通孩子多三倍才合理。他說，立法院審查特殊教育法時，有一條法規規定「家境清寒者得給予補助」，林委員認為不合理，提議改為「除家境富裕者，都應給予補助」；以目前的經濟環境，一個中上收入者的家庭，要獨力負擔一個殘障孩子的教養費用是很難的。他認為林委員的觀念非常正確，實際了解殘障者家庭的苦衷。

### ●一付沉重而痛苦的擔子

第八期人間雜誌曾報導過的智障兒童家長之一王光旭先生說，他的

孩子已21歲了，每月的醫藥費不到10000也有8000，21年底花了多少錢是不敢想的，只知道那始終是一付沉重的擔子，長期挑下來是很痛苦的。

過去由於殘障者的家長心理不成熟、觀念不正確，大都認命的、默默的獨立承擔，不知道如何為孩子爭取權益。近兩年來，在社會熱心人士的輔導下，家長終於了解團結及爭取的重要性，不斷向政府機構陳情。王先生說，前年10月他聯絡全省500多位家長向中央各院會陳情，有的生效了，有的則讓人失望；例如教育廳的答覆有一句是「教育是教育可教育者，中度智能不足者不在教育範圍之內。」但去年終於創立中度啓智班了，他覺得很欣慰。他並且說，聽了林委員的報告，才知道爭取經費的主要對象是財政部；上次他們向總統府陳情的陳情書分送內政部、教育部、中央黨部、台灣省議會等七個機構，就是沒寄給財政部。他準備最近再結合家長，單獨向財政部陳情。

### ●「我們百年之後，孩子該怎麼辦？……」

宗景宜女士很感慨的說：「如果政府相關單位的決策者都有今天這些專家學者的觀念，我們的孩子就有福了！」她的孩子六歲接到入學通知，但那個學校沒有啓智班，學校拒絕讓她的孩子入學，她只好哭著把孩子帶回家；「以後就沒有再接到任何通知，就像這孩子已經消失了！」

她住在新店，聽說去年新店新設一個中度啓智班，招收8名學童，却有44位去登記；比大專聯考的競爭還激烈。許多家長還先帶孩子去惡補，希望能通過評估，並且成績高一點。

她的孩子被公立學校拒絕後，一直在私立啓智中心就學；她和先生都是公務員，孩子却不能享受教育補助費。在私立啓智中心，每月學費就要5000元；再加交通費和醫藥費，實在是很重的負擔。但是宗女士和大部分殘障者家長一樣，最耽

憂的不是經濟負擔，而是對未來的惶恐：「我們百年之後，孩子怎麼辦？誰來照顧他、撫養他呢？」宗女士說到這裡，哽咽得說不出話來，在座的人也莫不愴然。宗女士呼籲商業機構伸出援手，讓長大後的孩子也有一技之長，能自立更生；更希望政府能多設立庇護工廠，讓他們也有獨立生存的尊嚴。

### ●義工中心和

#### 免費的家教中心

鄭文正先生說，71年3月29日他參加了吳老師舉辦的智障座談會，沒想到三天之後他就做了智障兒的父親；「好像是接受產前教育啊！」他辛酸的、自嘲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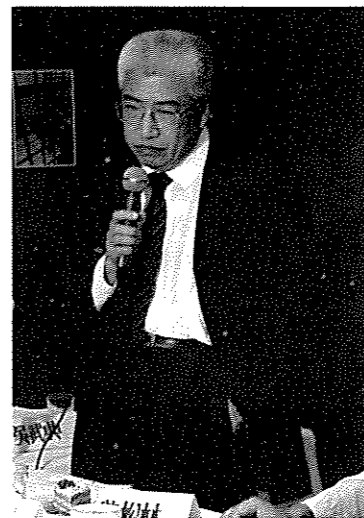
這個四歲多的智障兒，為鄭先生帶來的每月特殊開銷是：台大醫院5000元（公教補助3800元），交通費3000元；家庭教師約5000元（每小時150—200元）；感覺統合治療5000元（每小時300元），醫藥費300元，保險費3000元，合計21300元。而且，因為體力、精神壓力過重，經濟獲取能力相對消弱。他現在是靠貸款來應付每月透支的開支；時常耽心有一天累得病倒時，孩子要怎麼辦？流蕩街頭？乞食為生？被人欺負？……他很感激醫護人員和啓智老師對孩子的幫助，但他知道：要把孩子的終生託付給他們，是不可能的夢想。

鄭先生沉痛地呼籲社會人士成立義工中心和免費的家教中心，幫助家長減輕負擔。也希望能設置專門供智障兒童活動的場所；讓他們在不受排斥和異樣眼光的干擾下，渡過比較快樂的時光。

鄭先生充滿感觸的談話，幾度泣然中斷。他的呼籲，能不能喚醒社會沉睡了的良心呢？

### ●要行動，不要漂亮的話！

會場有許多關心啓智教育的外籍朋友，分別從全省各地趕來。林嘉瑞小姐代表他們發言。林小姐家住美國俄亥俄州，在肯塔基大學特殊教育系專攻生理發展課程，畢業後曾在俄亥俄、維吉尼亞等州從事三



柴松林先生



方武先生



王光旭先生



宗景宜女士



鄭文正先生

年半的特殊教育工作。一年多前，林小姐來到台灣學習中文，並在天主教瑪利諾會甘惠忠神父主持的台南瑞復益智中心，擔任指導老師。

林小姐以流利的中文和坦誠的語氣說，許多外國朋友和她一樣，關心「今天的會議會有怎樣的結果？」她認為，除了感傷和感動，更應付出行動，為這個社會共同的問題，積極尋求解決之道。她說我們的社會到處都在說「明天會更好」，但她關心的是「這些孩子的今天呢？」她強調「今天」就是「從這一分鐘開始去想並且去行動」。她並且呼籲在座的各傳播媒體記者：「要不停提醒我們，讓我們知道還有許多尷尬的問題，需要我們面對現實去行動；不要只告訴我們漂亮的話！」

### ●文明的階梯

主辦單位作結語時說，「人間」雜誌因為常常報導「令人尷尬的問題」，曾被一些朋友形容為「黑色讀物」，但是為了明天要更好，「今天忍受一些不快樂的事」，應該是值得的。身心障礙兒童的問題，代表社會文明的尺度，今天我們的社會標榜進步、富裕、文明，但特殊教育現況卻距離文明的實際尺度非常遙遠；如果身心障礙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比率能像美國那樣達到98%，我們才能沒有愧疚的說：我們的社會已踏上了文明的階梯。

### 後記：

座談會結束之後，社會各界對身心障礙兒童教育問題的關注，使主辦單位覺得十分欣慰。6月8日晚上的台視、中視新聞，及6月9日的中國時報、中華日報、台灣時報、民衆日報等傳播媒體，都對座談會內容做了詳實的報導。台北市政府社會局長白秀雄也宣佈，該局除積極在陽明教養院第二期工程增設有關智障兒童的醫療復健、啟智教育和職業訓練部門外，並決定在新店安康社區增建啟智兒童教養機構，預計完工後可收容四百餘位院童。陽明教養院目前附設的「福利工廠」設有西點糕餅製作、手工藝、陶藝、網版印刷、清潔服務等5個部門；這個新設的教養院也將設置「庇護工廠」，提供智障兒童適當的職業訓練，增加他們未來的就業機會。

6月17日，教育部長李煥在75學年度特殊教育研討會中表示，他曾參觀啟聰、啟明及智能不足特殊學校，發現各校的校區、設備、生活環境比他想像的還差，教育部決定將對這些學校加強補助，有計劃的改進特殊教育的水準。

李煥部長特別指出，「國家發展特殊教育，加強照顧身心障礙的學童及青年，是國家文化水準的表徵之一」；所以國家應提供給身心障礙學生更多升學及就業的管道。☉

### 身心障礙諮詢機構電話號碼

中華民國啟智協會：(02) 7079236

(及各地公私立殘障教養院)

台大醫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02) 3123456轉2370

(及各大醫院復建中心)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殘障福利諮詢中心：(02) 5714994

(及各地方政府社會局第四科)

伊甸殘障福利基金會：(02) 7723868

陽光文教基金會：(02) 9869215

# 人間



## 《試閱》

- 請以明信片，寫明：地址、電話，寄人間訂戶組本社隨即寄上最新一期人間(33期)供試閱。
- 或是以電話告之，說明寄事地點及電話，也可以要求試閱。

## 《分期付款》

- 一般訂戶：全年1480元，分兩期740元×2  
兩年2800元，分兩期1400元×2

《以上訂費分期請於每月15日前劃撥》

## 《專人送書》

- 大台北地區，請電：(02)7091920~3人間訂戶組，專人送書收款。

## 《贈品》

- 為感謝及回饋您的支持：
  - (1)訂閱1年，贈送合訂本4期壹卷一本。
  - (2)訂閱2年，贈送合訂本4期貳卷二本。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 帳號：1008791-0號